

冰心全集

冰心女士著



新新書局刊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印刷

冰心全集 全一冊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一日發行

定價大洋二元壹角

上海東馬路一五〇三

著作人 冰 心 女 士

上海四馬路八七

發行人 新 新 書 局

上海四馬路八七

發行所 新 新 書 局



分銷處 各地大書局

冰心女士全集目次

沙穰雜記	一——一七
書信第一	一八——一九
書信第二	二〇——二二
書信第三	二三——二五
書信第四	二六——二七
書信第五	二八——二九
書信第六	三〇——三一
書信第七	三二——三五
書信第八	三六——三九
書信第九	四〇——五〇

書信第十	五十一——五十七
書信第十一	五八——六四
書信第十二	六五——六八
書信第十三	六九——七五
書信第十四	七六——八一
書信第十五	八二——八六
書信第十六	八七——九二
書信第十七	九三——九四
悟	九五——一二四
英士去國	一二五——一三八
一個慈誠的兵丁	一三九——一四一
一個軍官的筆記	一四二——一四六

姑姑	一四七——一五四
劇後	一五五——一五九
鄉愁	一六〇——一六二
紙船	一六三——一六四
惆悵	一六五——一九九
到青龍橋去	二〇〇——二〇五
夢	二〇六——二〇八
兩個家庭	二〇九——二一九
愛的實現	二二〇——二三四
別後	二三五——二四一
一篇小說的結局	二四二——二四五
莊鴻的姊姊	二四六——二五二

可憐的鄉女·····	二五三——二六三
往事·····	二六四——二九七
新詩·····	二九九——三二〇

沙穰雜記

——遙寄小朋友——

大夫說是養病，我自己說是休息，只覺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過了半年多。這半年中有許多在童心中可驚可笑的事，不足爲大人道。只盼他們看到這幾篇的時候，唇角下垂，鄙夷的一笑，隨手的扔下。而有兩三個孩子，拾起這一張紙，漸漸的感起興味，看完又彼此嬉笑，講說，傳遞，我就已經有說不出的喜歡！本來我這兩天有無限的無聊。天下許多事都沒有道理，比如今天早起那樣的烈日，我出去散步的時候，熱得頭昏。此時近午，却又陰雲密布，大風狂起。廊下獨坐，除了胡寫，還有什麼事可作呢？

六，二十三，一九二四，沙穰。

(一) 我怯弱的心靈

我小的時候，也和別的孩子一樣，非常的小胆。大人們又愛逗我，我的小小身說什麼聊齋，什麼夜談隨錄，都是些僵屍，白面的女鬼等等。在他還說着的時候，我就不自然的惴惴的四顧，塞坐在大人中間故意的咳嗽。睡覺的時候，看着帳門外，似乎出其不意的也許伸進一隻鬼手來。我只這樣想着，使用被將自己的頭蒙得嚴嚴地，結果是睡得週身是汗！

十三四歲以後，什麼都不怕了。在山上獨自中夜走過叢塚，風吹草動，我只回頭凝視。滿立着猙獰的神像的大殿，也敢在陰暗中直立。母親屢屢說我胆大，因為她像我這般年紀的時候，還是怯弱的很。

我白日裡的心，總是很寧靜。很堅強，不怕那些看不見的鬼怪。只是近來常常在夢中。或是在將醒未醒之頃，一陣悚然，從前所怕的牛頭馬面，都積壓了來，都聚圍了來。我呼喚不出，祇覺得怕的很，手足都麻木，靈魂似乎蜷曲着。掙扎到醒來，祇見滿山的青松，一天的明月，灑然自笑。——這樣怯弱的夢。十年來已經不做了。做這夢時，又有此悲哀！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怯弱的心情，有時也極其可愛。

(二) 埋存與發掘

病中的生活，是沒有人理的，只要不誤了三餐和試驗體溫的時間，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醫生和看護

都不來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時再現的時候，從前的愛好。都拿來重溫一遍。

美國不是我的國。沙穰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緣，在這裏遊戲半年，離此後也許此生不再來。不留些紀念，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我幾乎每日做埋存與發掘的事。

我小的時候，最愛做這些事，墨魚脊骨雕成的小船，五色紙黏成的小人等等，無論什麼東西，玩穀了就埋起來。樹葉上寫上字，掩在土裏。石頭上刻上字，投在水裏。想起來時就去發掘看看，想不起來，也就讓他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裏。

病中不必裝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遊山多半是獨行。於是隨時隨地留下許多紀念，名片，西湖風景畫。用過的紗巾等等，幾乎滿山中星羅棋布。經過芍藥花下，流泉邊，山亭裏，都使我微笑，這其中都有我的手澤！興之所至，又往往去掘開看看。

有時倘遇見人，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本來這些事很難解說。人家問時，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迫不得已祇有一笑。因此女伴們更喜歡追問，我祇有躲著她們。

那一次一位舊朋友來，她笑說我近來更孩子氣。更愛臉紅了。童心的再現。有時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養，自然血氣旺盛，臉紅那有什麼愛不愛的可言呢？

去冬多有風雪。風雪的時候，便都坐在廣廳裏，大家隨便談笑，開話匣子，彈琴，編絨織物等等，祇是消磨時間。

榮是希臘的女孩子，年紀比我小一點，我們常在一處玩。她以古國國民自居，拉我作伴，常常和美國的女孩子戲笑口角。

我不會彈琴，她不會唱。但悶來無事，也就走到琴邊胡鬧，翻來覆去的只是那幾個簡單的熟調子，於是大家都笑道，『趁早停了罷，這是什麼音樂？』她傲然的叉手站在琴旁說，『你們懂得什麼：這是東西兩古國，合奏的古樂，你們那裏配領略！』琴聲仍舊不斷，歌聲愈高，別人的對話，都不相聞。於是大家急了，將她的口掩住，推到屋角去，從後面連椅子連我，一齊拉開，屋裏已笑成一團！

最妙的是連『印第阿那的月』等等的美國調子，一經我們用過，以後無論何時，一聽得琴聲起，大家互相點頭笑說，『聽古國的樂啊！』

(四) 雨雪時候的星辰

寒暑表降到冰點下十八度的時候，我們也是在廊下睡覺，每夜最熟識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也不過只是點點閃爍的光明。而相看慣了，偶然不見，也有些想望與無聊。

連夜雨雪，一點星光都看不見，荷和我擁衾對坐，在廊子的兩角，遙遙談話。

荷指着說，『你看維納司（Venus）升起了一！』我抬頭望時，却是山路轉折處的路燈，我怡然一笑，也指着對山的一星燈火說，『那邊是周彼得（Jupiter）呢！』

愈指愈多，松林中射來零亂的風燈。都成了滿天星宿。真的，雲光隙裏，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將繁星當作繁星。簡直是抵得過。

一念至誠的將假作真，燈光似乎都從地上飄起，這幻成的星光，都不移動，不必半夜夢醒時，再去追尋他們的位置。

於是雨雪寂寞之後，也有了慰安了！

（五）她得了刑罰了

休息的時間，是萬事不許作的。每天午後的這兩點鐘，乏倦時覺得需要，睡不着的時候，覺得白天強臥在床上，真是無聊。

我常常偷着帶書在床上看，等到看護婦來巡視的時候。就趕緊將書壓在枕頭底下，閉目裝睡。——我無論如何淘氣，也不敢大犯規矩，只到看書為止，而壁這個女孩子，往往悄悄的起來，抱膝坐在床上，逗引着別人談笑。

這一天她又坐起來，看看無人，便指手畫腳的學起醫生來，大家正臥着看着她笑，看護婦已遠遠的來

了，她的床正對着甬道，臥下已來不及，只得仍舊皺眉的坐着。

看護婦走到廊上，我們都默然，不敢言語。她問壁說，『你怎麼不躺下。』壁笑說『我胃不好。不住的打呃，躺下就難受。』看護婦道，『你今天飯吃得怎樣？』壁惴惴的忍笑的說『還好！』看護婦沉吟了一會便走出去。壁回首看看我們，抱頭笑說，『你們等着，這一下子我完了！』

果然看見看護婦端着一杯藥進來，杯中泡泡作聲。壁只得接過，皺眉四顧，我們都用氈子蒙着臉，暗暗的笑得喘不過氣來。

看護婦看着她一口氣喝完了。才又慢慢的出去。壁頹然的兩手捧着胸口臥了下去，似哭似笑的說『天呵！好酸！』

他以後不再胡說了，無病吃藥是怎樣難堪的事。大家談起，都快意，拍手笑說，『她得了刑罰了！』

(六) Eskimo

沙穰的小朋友替我上的 Eskimo 的徽號。是我所喜愛的，覺得比以前的別的稱呼都有趣！

Eskimo 是北美森林中的蠻族，黑髮披裘，以雪爲屋，過的是冰天雪地的漁獵生涯，我那能像他們那樣的勇敢？

只因去冬風雪無阻的在林中遊戲行走，林下冰湖，正是沙穰村中小朋友的溜冰處，我經過，雖然我們

屢次相逢，却沒有說話，我只覺得他們往往的停了遊走，注視着我，互相耳語。

以後醫生的甥女告訴我，沙穰的孩子傳說林中來了一個 Eskimo，問他們是怎樣說法，他們以黑髮披裘爲證。醫生告訴他們說不是 Eskimo 是院中一個養病的人，他們才不再傳說了。

假如我是真的 Eskimo 呢，我的思想至少要簡單了好些，這是第一件可羨的事，曾看過一本書上說，『近代人五分鐘的思想，設原始人或野蠻人想一年的。』人類在生理上，五十萬年來沒有進步，而勞心勞力的事，一年一年的增加，這是疾病源泉，人生的不幸！

我願終身在森林之中，我足踏枯枝，我靜聽樹葉微語。清風從林外吹來，帶着松林的香氣。白茫茫的雪，除我外沒有行人。我所見所聞，不出青松白雪之外，我就似可滿意了！

出院之期不遠，女伴戲對我說，『出去到了車水馬龍的波司頓街上，千萬不要顛倒，這半年的閉居，足可使你成個瘋子！』

不必說，我自己驚悚，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來……我倒願做 Eskimo 呢，黑髮披裘，只是外面的事。

(七)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話

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可喜你已太好了，城市與你不宜，今夏海濱之行，也是取銷了爲妙。』

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焦雷！

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煙稠密的地方，終身不去也沒什麼，只是說不許我到海邊去，這却太使我傷心了。

我抬頭張目的說，『不，你沒有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太潮濕了，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

我們爭執了半點鐘，至終他說，『那麼你去一個禮拜罷！』他又笑說，『其實秋後的湖上，也假你玩的了！』

我愛慰冰，無非也是海的關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憐，沙穰的六個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連慰冰都看不見！山也是可愛的，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說『海闊天空』，祇有在海上的時候，才覺得天空濶遠到了盡量處，在山上的時候，走到巖壁中間，有時只見一線天光。卽或是到了山頂，而因着天末是山，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線的齊整。

海是藍色灰色的，山是黃色綠色的。拿顏色來比，山也比海不過。藍色灰色含着莊嚴淡遠的意味，黃

色綠色却未免淺顯小氣一些，固然我們常以黃色爲至尊，皇帝的龍袍是黃色的，但皇帝稱爲『天子』，天比皇帝還尊貴，而天却是藍色的。

海是動的，山是靜的，海是活潑的，山是呆板的。晝長人靜的時候，天氣又熱，凝神望着青山，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動，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從天邊微波瀾瀾的直捲到岸邊，觸着崖石，更欣然的濺躍了起來，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

四圍是大海，與四圍是亂山，兩者相較，是如何滋味，看古詩便可知道，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詩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細細咀嚼，這兩句形容亂山，形容得極好，而光景何等臃腫，崎嶇，儼冷，讀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嫵媚，遙遠，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沒有紅，白，紫，黃的野花，沒有藍雀，紅襟，等等美麗的小鳥。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間，便都萎謝，反予人以凋落的淒涼。海上的朝霞晚霞。東方一片大海，天上水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這一片花。却是四時不斷的。說到飛鳥。藍雀，紅襟自然也可愛，而海上的沙鷗，白胸翠羽。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看見藍雀，紅襟，只使我聯憶到『山禽自喚名』，而見海鷗，却使我聯憶到千古頌讚美人，頌讚到絕頂的句子，是『婉若游龍，翩若驚鴻！』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這句話天然是真的！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頃碧波玻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鮫紗。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有什麼金銀銅鐵。因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們思想往海裏去的趨向。

簡直越說越沒有完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說句極端的話，假如我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爭論真有意思！我對於山和海的批評，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這樣世界上才有個不同和變換。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樣的臉，我必不願見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穿衣服的顏色式樣都是一般的，則世界成了一個大學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無味！再一說。如大家都愛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靜了！

(八) 他們說我幸運

山做了圍牆，草場成了庭院，這一帶山林是我遊戲的地方。早晨朝露還顆顆閃爍的時候，我就出去奔走，鞋襪往往都被露水淋濕了。黃昏睡起，短裙捲袖，微風吹衣，晚霞中我又游雲似的在山路上徘徊。

固然的，如詞中所說，『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不是什麼好滋味；

而『無人管』的情景，有時却真難得。你要以山中躑躅的態度，移在別處。可就不行。在學校中，在城市裏，是不容你有行雲流水的神意的，只因管你的人太多了！

我們樓後的兒童院，那天早晨我去參觀了。正值院裏的小朋友們在上課，有的在默寫生字，有的在做算學。大家都有點事牽住精神，而忙中偷閒，還暗地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小手小腳，沒有安靜的時候，這些孩子我都認得，因他們在上課，我只在後面悄悄的坐着，不敢和他們談話。

不見黑板六個月了，這倒不覺得怎樣。只是看見教員桌上那個又大又圓的球儀，滿屋裏矮小的桌子，椅子，字跡很大的捲角的書：頓時將我喚回到十五年前去，而黑板上寫着的。

$$\begin{array}{r} 35 \\ -15 \\ \hline 20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r} 21 \\ +10 \\ \hline 31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r} 18 \\ -9 \\ \hline 9 \end{array} \quad \begin{array}{r} 64 \\ \times 69 \\ \hline \end{array}$$

算式。以及站在黑板前扶頭思索，將粉筆在手掌上亂畫的小朋友，我看着更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惘，窗外日影徐移，雖不是我在上課，而我呆呆的看着壁上的大鐘，竟有急盼放學的思想。

放學了，我正和教員談話，小朋友們圍攏來將我拉開了。保羅笑問我說，『你們那樓裏也有功課麼？』我說：『沒有，我們天天只是玩！』彼得笑數道，『你真是幸運！』

他們也是休養着，却每天仍有四點鐘的功課。我出遊的工夫，只在一定的時間裏，才能見着他們。

喚起我十五年前的事，慚愧『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的背乘數表等等，我已算熬過去，打過這一關來了！而回想半年前，厚而大的筆記本，滿屋滿架參考書，教授們流水般的口講，如今病好了，這生活還必須去過，又是儼然。

這生活還必須去過，不但人管，我也自管，『哀莫大於心死』，被人管的時候，傳遞小紙條偷偷說偷玩等事還有工夫做。而自管的時候，這種動機竟絕然沒有，十幾年的訓練，使人絕對的被書本征服了！

小朋友，『幸運』？這兩字又豈易言？

(九) 機器與人類幸福

小朋友一定知道機器的用處和好處，就是省人力，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很重大的工作。

在山中閑居，沒有看見別的機器的機會，而山右附近的農園中的機器，已足使我讚歎。

他們用機器耕地，用機器撒種，以至於刈割等等，都是機器一手經理。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望見

農人坐在汽機上，開足機力，在田地上突突爬走，很堅實的地土，汽機過處，都水浪似的，分開兩邊。

不到半點鐘工夫，很寬闊一片地，都已耕鬆了。

農人從衣袋裏掏出錶來看，便緩緩的振轉汽機，回到園裏去。我也自轉身，不知爲何，竟然微笑，

農人運用大機器，而小機器的錶，又指揮了農人，我覺得很滑稽！

我小的時候，家園牆外，一望都是麥地。耕種收割的事，是最熟見不過的了，農夫農婦，汗流浹背的，在田裏，一鋤一鋤的掘，一鎌刀一鎌刀的割，我在旁邊看着，往往替他們吃力，又覺得遲緩的可憐！兩下裡比起來，我確信機器是增進人類幸福的工具。但昨天我對於此事又有點懷疑。

昨日的下午，樓上樓下幾十個病人都沒有睡好！休息的時間內。山前耕地的汽機，軋軋的聲滿天地。酷暑的簽下，蒸爐一般熱的床上，聽着這單調而枯燥，振耳欲聾的鐵器聲，連續不斷，腦筋完全跟着他顛簸了。焦燥加上震動，真使人有瘋狂的傾向！

樓上下一片喃喃怨望聲，却無法使這機器止住。結果我自己頭痛欲裂。樓下那幾個日夜發燒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度的女孩子，我真替她們可憐，更不知道她們煩惱到什麼地步！農人所節省的一天半天的工夫，和這幾十個病人，這半日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損失，比較起來，相差遠了！機器又似乎未能增益人類的幸福。

想起幼年，我的書齋，只和麥地隔一道牆。假如那時的農人也用機器，簡直我的書不用念了！

這聲音直到黃昏才止息，我因頭痛，要去走走，順便也去看看那害我半日不得休息的汽機。——走到田邊，看見三四個農人正站着躊躇，手臂都又在腰上。搖頭歎息。原來機器壞了。這座東西笨重的很，十個人也休想搬得動，只得明天再開一座汽機來拉他。

我一笑就回來了——

(十) 鳥獸不可與同羣

女伴都笑弗玲是個傻子，而她並沒有傻子的頭腦，她的話有的我很喜歡，她說，『和人談話真拘束，不如同小鳥小貓去談，他們不擾亂你，而且溫柔的靜默的聽你說。』

我常常看見她坐在櫻花下，對着小鳥，自說自笑，有時坐在廊上，撫着小貓，半天不動。這種行徑，我並不覺得討厭，也許就是因此，女伴才贈她以傻子的徽號，也未可知。

和人談話未必真拘束，但如同生人，大人先生等等，正襟危坐的談起來，却真不能說是樂事。十年來正襟危坐談話的時候，一天比一天的多，我雖然做慣了，但偶有機會，我仍想釋放我自己。這半年我就也常常做傻子了！

第一樂事，就是拔草喂馬。看着這龐然大物，濶馴的磨動他的鬆軟的大口，和齊整的大牙，在你手中吃嚼青草的時候，便覺得有說不盡的嫵媚。

每日山後牛棚，拉着滿車的牛乳罐的那匹斑白的大馬，我每日喂牠。乳車停住了，駕車人往廚房裏搬運牛乳，我便慢慢的過去。在我跪伏在櫻花底下，拔那十樣錦的葉子的時候，他便側轉那狹長而良善的臉來看我，表示他的歡迎與等待。我們漸漸熟識了。遠遠的看見我，他便抬起頭來，我相信我離開之後

牠雖不會說話，牠必每日的懷念我。

還有就是小狗了，那隻棕色的，在和我生分的時候，曾經嚇過我。那一天雪中遊山，出其不意在山頂遇見牠，他追着我狂吠不止。我嚇得走不動。牠看我嚇得走不動，他看我嚇怔了，才住了吠，得了勝利似的，垂尾下山而去。我看他走了，一口氣跑了回家，三夜沒有睡好，心脈每分鐘跳到一百五十下。

女伴告訴我，他是最可愛的狗，從來不咬人的。以後再遇見他，我先呼喚他的名字。他竟搖尾走了過來。自後每次我遊山，他總是前前後後的跟着走。山林中雲深的時候，光景很冷靜。他總算助了我不少的膽子。

此外還有一隻小黑狗，尤其跳盪可愛。一隻小白狗，也很馴良。

我從來不十分愛貓，因為小猫很帶狡猾的樣子。又喜歡抓人。醫院中有一隻小黑貓；在我進院的第二天早起剛開了門，牠已從門隙塞進來。一躍到我床上，悄悄的便伏在我的懷前，眼睛慢慢的閉上，很安穩的便要睡着，我最怕小猫睡時呼吸的聲音，我想推牠，又怕牠抓我。那幾天我心裏又難過，因此愈加焦燥。幸而看護婦不久便進來！我皺眉叫她抱出這小猫去。

以後我漸漸的也愛牠了，牠並不抓人。當牠仰臥在草地上，用前面兩隻小爪，撥弄着玫瑰花葉，自驚自跳的時候，我覺得牠充滿了活潑和歡悅。

小鳥是怎樣的玲瓏嬌小啊！在北京城裏，我只看見老鴉和麻雀，有時也看見啄木鳥。在此却是雪未化盡，鳥兒已成羣的來了。最先的便是青鳥，西方人以青鳥爲快樂的象徵，我看最恰當不過，因爲青鳥鳴聲中，婉轉的報着春的消息。

知更雀的紅胸，在雪地上，草地上站着，都極其鮮明。小蜂雀更小到無可苗條，從花梢飛過的時候，竟要比花還小。我在山亭中有時抬頭瞥見，只屏息靜立，連眼珠都不敢動，我似乎恐怕將這弱不禁風的小仙子驚走了。

此外還有許多毛羽鮮麗的小鳥，我因找不出他們的中國名字，只得闕疑。早起朝日未出，已滿山滿谷的起了輕美的歌聲。在朦朧的曉風之中，欹枕傾聽，使人心魂俱靜，春是鳥的世界。『以鳥鳴春，』和『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這兩句話，我如今澈底的領略過了？

我們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和小鳥最相親愛。玫瑰和丁香叢中更有青鳥和知更雀的巢，那巢都是築得極低，一伸手便可觸到。我常常去探小鳥的家庭，而我却從不做偷卵捉雛等等破壞他們家庭幸福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不過是暫時離家，我的母親和父親已這樣的牽掛。假如我被人捉去，關在籠裏，永遠不得回來呢。我的父母親豈不心碎！我愛自己，也愛雛鳥，我愛我的雙親。我也愛雛鳥的雙親！

而且怎樣有趣的事，你看小鳥破殼出來，很黃的小口，毛羽也很稀疎，覺得很醜。牠們又極其貪吃，

總日張口在巢裏啾啾的叫，累得他母親飛去飛回的忙碌。漸漸的長大了，他母親領他們飛到地上。牠們的毛羽很蓬鬆，兩隻小腿蹣跚的走，看去比牠們的母親還肥大，牠們很傻的樣子，茫然的只跟着母親亂跳。母親偶然啄得了一條小蟲，牠們便紛然的過去，啾啾的爭着吃。早起母親教給牠們歌唱，母親的聲音極婉轉，牠們的聲音，却很悠澀。這幾天來，牠們已完全的會飛了，會唱了，也知道自己覓食，不再累牠們的母親了。前天我去探望牠們時，這些雛鳥已不在巢裏，他們已築起新的巢了，在離牠們父母的巢不遠的枝上，牠們常常來看牠們的父母的。

還有蟲兒也是可愛的。藕合色的小蝴蝶，背着圓殼的蝸牛，嗡嗡的蜜蜂，甚至於水裏每夜亂唱的青蛙，在花叢中閃爍的螢虫，都是極溫柔，極其孩氣的。你若愛牠，他也愛你們，因為牠們喜愛小孩子，大人們太忙，沒有工夫和牠們玩。

書信 第一

似會相識的小朋友們：

我以負病又將遠行之身，此三兩月內，自己已和文字絕緣：因為昨天看見「晨報副刊」上已特闢了「兒童世界」一欄，欣喜之下，便藉着軟弱的手腕，生疏的筆墨，來和可愛的小朋友，作第一次的通信。

在這開宗明義的第一信裏，請你們容我在你們面前介紹我自己，我是你們天真隊裏的一個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從前的時候也會是一個小孩子，現在還有時仍似一個小孩子。爲着要保守這一點天真，直到我遷在另一世界時爲止。我懇切的希望你們幫助我，提攜我。我自己也要永遠勉勵着，做你們的一個最熱情最忠實的好朋友！

小朋友們，我要走到很遠的地方去，我十分的喜歡有這次的遠行，因為或者可以從旅行中多得些材料以後的通信裏，能告訴你們些略爲新奇的事情。——我欲去的地方，是在地球的那一邊，我有三個弟弟最小的十三歲了，他念過地理。知道地球是圓的。他開玩笑似的向我問：「姊姊，你走了，我們想你的時候，可以拿一條很長的竹竿子，從我們院子裏，直穿到對面你們的院子裏去，穿成一個孔穴，我們從

那孔穴裏，可以彼此看見。我看看你別後是胖了，或是瘦了。」小朋友，你們想這是可能的事麼？——我又有一個小朋友，今年四歲了。他有一天問我說：『姑姑，你去的地方，是比前門還遠麼？』小朋友你們看是地球的那一邊呢？還是前門遠呢？

我要走了，離開父母兄弟，一切親愛的人，雖然是時期很短，我也已覺得很難過。倘若你們在風晨雨夕，在父親母親的膝下懷前，姊妹兄弟的行間隊裏，快樂甜柔的時光之中，能聯想到海外萬里有一個熱情忠實的朋友，獨在惱人淒清的天氣中，不能享得這般濃福，則你們一瞥時的天真的憐念，從宇宙之靈中，已遙遙的付與我以極大無量的感激與安慰！

小朋友，但得我有工夫，一定不使這通信有長期間的間隔。若是間斷的時候稍長些，也請你們饒恕我。因為我若不是在童心來復的一刹那頃拿起筆來，我決不敢以成人煩雜之心，來寫這通信，這一層是要請你們體會原諒的。

這信暫且收束了，我心中莫可名狀。我覺得非常榮幸！

冰心七，二十五，一九二一。

書·信 第二

小朋友們：

我極不願在第二次的書信裏，便劈頭告訴你們一件傷心的事情；然而這件事，自從去年起，使我的靈魂受了隱痛，直到現在，不容我不在純潔的小朋友面前懺悔。

去年的一個春夜——很清閒的一夜，已過了九點多鐘了，弟弟們都已去睡覺，只我的父親和母親對坐在圓棹旁邊，看書，吃果點，談話；我自己也拿着一本書，倚在桌背上站着看。那時一切都和柔，很安靜的，

我見一隻小鼠：悄悄地從桌子底下出來，慢慢的吃着地上的餅屑。這鼠小得很，他無猜疑的，坦然的一邊吃着，一邊抬頭看看我——我驚悅的喚起來，母親和父親都向下注視了。四面眼光之中。他仍是怡然的不走，燈影下照見很小很小，淺灰色的嫩毛，靈便的小身體，一雙閃爍的明亮的小眼睛。

小朋友們，請容我懺悔！一剎那頃我神經錯亂的俯來下去，拿着手裏的書，輕輕的將他蓋住，上帝！他竟然不走：隔着書頁，我覺得他柔軟的小身體，無抵抗的蜷伏在地上。

這完全出於我意料之外了！我按著他的手，方在微顫！母親已連忙說：『何苦來！這麼馴良有趣的一

個小活物……」話猶未了，小狗虎兒從簾外跳將進來，父親也連忙說：「快放手，虎兒要得着牠了！」我又神經錯亂的拿起書來，可恨呵！牠仍是怡然的不動。——一聲喜悅的微吼，虎兒已撲着牠，不容我喚住，已衝着牠從簾隙裏又竄了出去，出到門外，只聽得牠在虎兒口裡婉弱凄苦的啾啾的叫了幾聲，此後便沒有了聲息。——前後不到一分鐘，這溫柔的小物，使我心上壓的着了一箭！

我從驚惶中長吁了一口氣，母親慢慢也放下手裏的書，抬頭看着我說：「我看牠實在小得很，無智得很。否則一定跑了。初次出來覓食，不見回來，牠母親在窩裏，不定怎樣的想望呢。」

小朋友，我墜落了，我實在墜落了！我若是和你們一般年紀的時候，聽得這話，一定要慢慢的挪過去，突然的撲在母親懷中痛哭；然而我那時……小朋友們恕我！我只裝作不介意的笑了一笑。

安息的時候到了，我回到臥房裏去。勉强的笑，增加了我的罪孽，我徘徊了半天，心裏不知怎樣才好——我沒有換衣服，只倚在床沿，伏在枕上，在這種狀態之下，靜默了有十五分鐘——我終至流下淚來。

至今已是一年多了，有時讀書至夜深，再看見有鼠子出來，我總覺得憂愧，幾乎要避開，我總想是那隻小鼠的母親，含着傷心之淚，夜夜出來找牠，要帶牠回去。

不但這樣，看見虎兒時想起，夜坐時也想起，這印象在我心中時時作病。有一次禁受不住，便對一個

成人的朋友，說了出來：我拚着受她一場責備，好減除我些痛苦，不想她却失笑着說：『你真是越來越孩子氣了，針尖大的事。也值得說說！』她漠然的笑容，竟將其以下的話，攔了回去；從那時起，我灰心絕望，我沒有向第二個成人，再提起這針尖大的事！

我小時曾爲一頭折足的蟋蟀流淚，爲一隻受傷的黃雀嗚咽，我小時明白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的，我小時未曾作過不仁愛的事情，但如今已然墜落了……

今天都在你們面前陳訴承認了，嚴正的小朋友，請你們裁判罷！

冰心七，廿八，一九二三。北京。

書信 第三

親愛的小朋友！

我昨天下午離開了家，如同入夢一般，車轉過街角的時候，我回頭凝望着——除非是再看見這綠滿豆葉的棚下的一切親愛的人，我這夢是不能醒的了！

送我的盡是小孩子——從家裏出來，同車的也是小孩子。車前車後也是小孩子，我深深覺得悽惻中的光榮。冰心何福，得這些小孩子天真純潔的愛，消受這甚深而不牽累的離情。

火車還沒有開行，小弟弟冰季別到臨頭，這纔知道難過，不住的牽着冰叔的衣衫，說「哥哥，我們回去罷。」他酸淚盈眸，遠遠的站着看着我。我叫過他來，捧住了他的臉，我又無力的放下手來，他們便走了。——我們自始至終沒有一句話。

慢慢的火車出了站，一邊城牆，一邊楊柳，從我眼前飛過，我心沉沉如死，倒覺得廓然；便拿起國語文學史來看，剛翻到『卿雪爛兮』一段，忽然看見書頁上的空白寫着幾個大字：「別忘了小小」。我的心忽然一酸，連忙拋了書，走到對面椅子上坐下——這是冰季的筆跡呵！小弟弟，如何還因弄我於別離之後？

夜中只是睡不穩，幾次坐起，開起窗來，只有模糊的半圓的月，照着深黑無際的田野。——車只風馳電掣的，輪聲軋軋裏，奔向着無限的前途。明月和我，一步一步的離家遠了！

今早過濟南，我五時便起來，對窗整髮。外望遠山連綿不斷，都沒在朝靄裏，淡到欲無，只淺藍色的山峰綿綿，橫亘天空。山坳裏人家的炊煙，濛濛的屯在谷中，如同雲起。朝陽極光明的照在無邊的整齊青綠的田畦上，我梳洗畢凭窗站了半點鐘，在這莊嚴偉大的環境中，我只能默然低頭，讚美萬能智慧的造物者。

過泰安府以後，朝露還零，各站台都在濃陰之中，最有古趣，最清幽，到此我才下車稍稍散步，遠望泰山，悠然神往。默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四句，反覆念了好幾遍。

自此以後，站台上時聞皮鞋拖踏聲，刀槍相觸聲，又見黃衣灰衣的兵丁，成隊的來往梭巡。我忽然憶起臨城劫車的事，知道快到抱犇岡了，我切願一見，我這時心中只憧憬着梁山泊好漢的生活，武松林冲魯智深的生活，我不是羨慕什麼分金閣，剝皮亭，我羨慕那種激越豪放，大刀闊斧的胸襟！

因此我走出去，問那站在兩車掛接處荷鎗帶彈的兵丁。他說快到臨城了，抱犇岡遠在幾十里外，車上是看不見的。他和我說話極溫和，說的是純正的山東話，我如同遠客聽到鄉音一般，起了無名的喜悅，——山東是我靈魂上的故鄉，我只喜歡忠懇的山東人，聽那生怯的山東話。

一站一站的近江南了，我旅行的快樂，已經開始，這次我特意定的自己一間房子，爲的要自由一些，安靜一些，好寫些通訊，我靠在長枕上，近窗坐着，向陽那邊的窗簾，都嚴嚴的掩上，對面一邊，爲要看風景，便開了一半，涼風徐來，這房裏寂靜幽陰已極，除了單調的輪聲以外，與我家中的書室無異，窗內雖然沒有滿架的書，而窗外却旋轉著偉大的自然，筆在手裏，句在心裏，只要我不按鈴，便沒有人進來攪我，魏定菴有句云：『……都道西湖清怨極。誰分這般濃福……？』今早這樣恬靜喜悅的心境，是我所夢想不到的，書此不但自慰，並以慰弟弟們和記念我的小朋友。

冰心，八，四，一九二三，津浦道中。

書信 第四

小朋友：

好容易火車到了臨城站，我走出車外，只看見一大隊兵，打着紅旗，上面寫着「……第二營……」又放砲仗，又吹喇叭；此外站外只是遠山田隴，更沒有什麼。我很失望，我竟不會看見一個穿夜行衣服，帶鏢背劍。來去如飛的人。

自此以南，浮雲蔽日，軌道旁時有小湫，更有小孩子，在水裏洗澡遊戲，更有小女兒，戴着大紅花，坐在水邊樹底作活計，那低頭穿線的情景，煞是溫柔可愛。

過南宿州至蚌埠，軌道兩旁，雨水成湖，湖上時有小舟往來。無際的微波，照映着落日，那景物美到不可描寫。——自此人民的口音，漸漸的改了，我也漸漸的覺得心怯，也不知道爲什麼。

過金陵正是夜間，上下車之頃，只見隔江燈火燦然，我只想像著城內的秦淮莫愁，而我可能看見的，只是長橋下微擊船舷的黃波浪。

五日絕早過蘇州，兩夜失眠，煩困已極，而窗外風景，侵入我倦乏的心中，使我悠然如醉。江水伸入田隴，遠遠的架水車，一簇一簇的茅亭農舍，樹圍水繞，自成一村，水漾輕波，樹枝低亞，當村兒農夫

挑着擔兒，荷着鋤兒，從那邊走過之時，真不知是詩是畫！

有時遠見大江，江帆點點，在曉日之下，情極秀麗，我素喜北方風物，至此也不得不傾倒於江南之雅澹溫柔。

晨七時半到了上海，又有小孩子來接，叫我一聲「姑姑」，予我以無限的歡喜——到此已經四五天了休息之後，俗事又忙個不了，今夜夜涼如水，燈下只有我自己，到此靜夜極難得，許多姊妹兄弟，知道我來，多在夜間來找我乘涼閒談。我三次拿起筆來，都因門環響中止。憑欄下視，又是哥哥姊姊來看望我的。我慰悅而又惆悵，因為三次延擱了我所樂意寫的書信。

這只是沿途的經歷，感想還多，不願在忙中寫過，以後再說。夜深了，容我說晚安罷！

冰心，八，九，一九二三，上海。

書信第五

二九

小朋友：

早晨五時起來，趁着人靜，我清明在躬之時，來寫幾個字。

我這次過蚌埠，有母女二人上車，茶房直引她們到我屋裏來。她們帶着好幾個提籃，內中一個滿圈着小雞。那時車中熱極，小雞都紛紛的伸出頭來喘氣，那個女兒不住的又將他們按下去；她手脚匆忙，好似彈琴一般。那個女兒二十上下年紀，穿着一套麻紗衣服，一臉的麻子，又滿撲着粉，頭上手戴滿了簪子，耳珥，戒指，鐲子之類，說話時善能作態。我那時也不知是因爲天熱，心中煩燥，也不知還是什麼別的緣故，只覺得那女孩兒太不可愛。我沒有同她招呼，只望着窗外，一回頭正見她們談着話，那女孩兒不住撒嬌撒痴的要湯要水；她母親穿一套青色香雲紗的衣服，五十歲上下，面目藹然，和她談話的態度，又似愛憐。又似斥責，我旁觀忽然心裡難過，趁着她們在屋，便走了出去——小朋友！我想起我的母親，不覺感在甬道的窗邊，臨風偷灑了幾點酸淚。

請容我傾吐，我信世界上只有你們不笑話我！我自從去年得有遠行的消息以後，我背着母親，天天數着日子，日子一天一天的逼近了，我也漸漸的瘦了，大人們常常安慰我說：『不要緊的，這是好事！』

我何嘗不知道是好事，叫我說起來，恐怕比他們說的還動聽。然而我終竟是個弱者，弱者中最弱的一個。我時常暗恨我自己！臨行之前，到姨母家裏去，姨母一面張羅我就坐吃茶，一面笑問：「你走了，捨得你母親麼？」我也從容的笑說：「那沒有什麼，日子又短，那邊還有人照應。」——等到姨母出去，小表妹忽然走到我的面前，兩手按在我的膝上，仰着臉說，「姊姊，是麼？你真捨得母親麼？」我那時忽然禁制不住，看着她那智慧誠摯的臉，眼淚直奔湧了出來。我好似要墜下深崖，求她牽援一般，我堅握著他的小手，低聲說「不瞞你說，妹妹，我捨不得母親。捨不得一切親愛的人！」

小朋友！大人們真是可欽羨的，他們的眼淚是輕易不落下來，他們又勇敢，又大方，我在極難過的時候，我的父親母親，還能從容不迫的勸我，雖不知背地裡如何，那時總算體卹，堅忍，我感激至於無地！

我雖是弱者，我還有我自己的傲岸，我還不肯在不相干的大人前，披露我的弱點，行前和一切師長朋友的談話。總是喜笑着說的，我不願以我的至情，來受他們的譏笑。然而我却願以此在上帝和小朋友面前，乞得幾點神聖的同情的眼淚！

窗外是斜風細雨，寫到這悽惻時，我已經把持不住，同情的小朋友，再談罷！

冰心，八，十二，一九二三。上海。

書信 第六

三〇

小朋友：

你們讀到這封信時，我已離開了可愛的海棠葉形的祖國，在太平洋舟中了。我今日心厭淒戀的言詞，再不說什麼話，來撩亂你們簡單的心緒。

小朋友，我有一個建議，就是「兒童世界」欄，專為兒童闢的，原當是兒童寫給兒童看的；我們正不妨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竭力佔領這方土地。有什麼可喜樂的事情，不妨說出來，讓天下的小孩子一同笑笑，有什麼可悲哀的事情，也不妨說出來，讓天下的小孩子陪着哭哭；只管坦然公然的，大人前無須畏縮，——小朋友，這是我們積蓄的秘密，容我們低聲匿笑的說罷！大人的思想，竟是極高深奧妙的，不是我們所能以測度的。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的是非，往往和我們的顛倒。往往我們所以為刺心刻骨的他們却雍容談笑的不理；我們所以為是渺小無關的，他們却以為是驚天動地的事情。比如說罷，開砲打仗，死了傷了幾千幾萬的人，血肉模糊的臥在地上，我們不必看見，只要聽了說了，就要心悸，夜裏要睡不着，或是說囁語的；他們却不在乎。而且很喜歡操縱這些事。又如我們覺得偌大的中國，不拘誰做總統，只要他老老實實，治撫得大家平平安安的，不妨礙我們的遊戲，我們就心滿意足了；而大人

們却奔走辛苦的談論這件事，他舉他，他推他，亂個不了，比我們玩耍時的舉動「小人王」還難。總而言之，他們的事，我們不敢管，也不會管；我們的事，他們竟是不屑管。所以我們大可暢膽的談談笑笑不必怕他們笑話。亦不怕他們譏誚。我的話完了，請小朋友拍手贊成！

我這一方面呢，除了一星期後或者能從日本寄回信來之外，往後兩月中，因為道遠信件阻滯的關係，恐怕不能有什麼消息，秋風漸涼，最宜書寫，望你們努力！

在上海還有許多有意思的事。要報告給你們，可惜我太忙，大約要留着在船上，對着大海，慢々の寫請等待着。

小朋友！明天午後，真個別離了；願上帝無私照臨的愛光，永遠包圍着我們，永遠溫慰着我們。別了，別了，最後的一句話，願大家努力做個好孩子！

冰心八，十六，一九二三，上海。

書信第七

親愛的小朋友：

八月十七的下午，約克遜號郵船無數的窗眼裡，飛出五色的飄揚的紙帶，遠遠的拋到岸上，任意送別的人牽住的時候，我的心是如何的飛揚而悽惻！

痴絕的無數的送別者，在最遠的江岸，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放這龐然大物，載着最重的離愁，飄然而去！

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潑，除了三餐外，只是隨意遊戲散步，海上的頭三日，我竟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拋沙袋，樂此不疲，過後又絕然不玩了。後來自己回想很奇怪，無他，海喚起了我童年的回憶，海波聲中，童心和遊伴都跳躍到我腦中來，我十分的恨這次舟中沒有幾個小孩子使我童心來復的三天中。有無猜暢好的遊戲！

我自小住在海濱，却沒有看見過海平如鏡。這次出了吳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無際盡是溝溝的微波涼風習習，舟如在冰上行。到過了高麗界，海水竟似湖光，藍極綠極，凝成一片，斜陽的金光，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旁人立處。上自穹蒼，下至船前的水。自淺紅至於深翠。幻成幾十色，一層層，一片片

的漾了開來。……小朋友，恨我不能畫，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寫不出這空靈的妙景！

八月十八夜，正是雙星渡河之夕，晚餐後獨倚欄旁，涼風吹衣，銀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遠遠聽得樓欄下人聲笑語，忽然感到家鄉漸遠。繁星閃爍着。海波吟嘯着，凝立悄然，只有惆悵。

十九日黃昏，已近神戶，兩岸青山，不時的有漁舟往來。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圓扁的，大家說笑，便道是「饅頭山」。這饅頭山沿途點綴，直到夜裏，遠望燈光燦然，已抵神戶，船徐徐停住，便有許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又到最高層上，初次看見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燈光無聲相映，不時的還有一串光明從山上橫飛過，想是火車周行。……舟中寂然，今夜沒有海潮音，靜極心緒忽起；「倘若此時母親也在這裡……」我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小朋友，恕我，不能往下再寫了。

冰心八，二十，一九二三，神戶。

朝陽下轉過一碧無際的草坡，穿過深林，已覺得湖上風來，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樣子。——悄然坐在湖岸上，伸開紙，拿起筆，抬起頭來，四圍紅葉中，四面水聲裏，我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遠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對岸意大利花園裡亭亭層列的松樹。都證明我已在萬里外。小朋友，到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會寄過一字，說是對不起呢，我又不願！

我平時寫作，喜在人靜的時候，船上却處處是公共的地方，船面闌邊，人人可以來到。海景極好，心胸却難得清平。我只能在晨間絕早，船面無人時，願意寫幾個字，堆積至今，總不能整理，也不願草草整理，便遲延到了今日。我是尊重小朋友，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諒我！

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而一聲聲打擊湖岸微波，一層層的沒上雜立的湖石，直到我蔽膝的氈邊來，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明月和落日，湖上的濃陰和微雨，我都見過了，真是儀態萬千。小朋友，我的親愛的人都不在這裏，只有她——海的女兒，能慰安我了。Lakeview Ben，諧音會意，我便喚她做「慰冰」，「每日黃昏遊泛，舟輕如羽。水柔如不勝漿。岸上四圍的樹葉，綠的，紅的，黃的，白的，一叢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覆蓋了半湖秋水，夕陽下極其豔冶，極其柔媚。將落的金光，到了樹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霧中，低低的囑咐他，帶我的愛和慰安。一夜和他到遠東去。

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過半月了，若問我愛那一個更甚，這却難說。——海好像我的母親，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親近在童年，和湖親近是現在。海是深闊無際，不着一字，她的愛是神秘而偉大的，

我對他的愛是歸心低首的。湖是紅葉綠枝，有許多襯托，她的愛是溫和嫵媚的，我對他的愛是清淡相照的，這也許太抽象。然而我沒有別的話來形容了！

小朋友，兩月之別，你們自己寫了多少，母親懷中的樂趣，可以說來讓我聽聽麼？——這便算是沿途書信的小序，此後仍將那寫好的信，按序寄上，日月和地方，都因其舊，「弱遊」的我，如何自太平洋東岸的上海繞到大西洋東岸的波司頓來，這些信中說得很清楚，請在那裏看罷！

不知這幾百個字，何時方達到你們那裏，世界真是太大了！

冰心十，十四，一九二三，慰冰湖畔，威爾斯利。

書信第八

親愛的弟弟們：

波司頓一天一天的下着秋雨，好像永沒有開晴的日子：落葉紅的黃的堆積在小徑上，有一寸來厚，踏下去又濕又軟。湖畔是人少去的，然而我還是一天一遭，很長很靜的道上。自己走着，聽着雨點打在傘的聲響，有時自笑不知這般獨往獨來，冒雨迎風，是何目的！走到了；石磯上，樓根上，都是濕的，沒有坐處，只能站立一會，望着濛濛的霧。湖水白極淡極，四圍湖岸的樹，都隱沒不見，看不出湖的大小，倒覺得神秘。

回來已是天晚，放下綠簾，開了燈，看中國詩詞，和新寄來的晨報附鐫，看到親切處，竟然忘却身在異國。聽得敲門，一聲「請進」，回頭却是金髮藍睛的女孩子，笑頰粲然的立於明燈之下，常常使我猛覺，笑而吁氣！

正不知北京怎樣，中國又怎樣了！怎麼在國內的時候，不會這樣的關心？——前幾天早晨，在湖邊石上讀倭特倭斯 (Wordsworth) 的一首詩，題目是『我在不相識的人中間旅行』

„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

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

In land beyond the sea.

Now England! did I know till then

what love I bore to thee.

大意是：

直至到了海外，

在不相識的人中間旅行：

英格蘭！我纔知道我付與你的

是何等樣的愛。

讀此使我恍然如有所得，又悵然如有所失，是呵，不相識的！湖畔歸來，遠遠幾簇樓窗的燈火，繁星般的燦爛，但不曾與我以絲毫慰藉的光氣！

想起北京城裏此時街上正聽着賣葡萄，賣棗的聲音呢？我真是不堪，在家時黃昏睡起，秋風中聽此，往往悽動不寧。有一次似乎是星期日的下午，你們都在安定門外泛舟去了，我自己廊上凝坐，秋風侵衣，一聲聲賣棗牆外傳來，覺得十分黯淡無趣，正不解爲何這般寂寞，忽然你們的笑語喧嘩也從牆外傳來，

我的惆悵；立時消散。自那時起，我承認你們是我的快樂和慰安，我也明白只要人心中有了春風，秋風是不會引人愁思的。但那時卻不會說與你們知道，今日偶然又想起來，這裏雖沒有賣葡萄甜棗的聲響，而窗外風雨交加。——爲着人生，不得不別離，却又禁不起別離，你們何以慰我？……一天兩次，帶着鑰匙，憂喜參半的下樓到信櫃前去，隔着玻璃，看不見一張白紙，又近看了看，實在沒有，無精打采的挪上樓來，不止一次了！明知萬里路，不能天天有信，而這兩次終不肯不走，你們何以慰我。

夜漸長了，正是讀書的好時候，願隔着地球，和你們一同勉勵着在晚餐後一定的時刻用功。只恐我在燈下時，你們却在課堂裏——回家千萬常在母親跟前！這種光陰是貴過黃金的，不要輕輕拋擲過去，要知道海外的姊姊，是如何的羨慕你們！——往常在家裏，夜中寫字看書，只管漫無限制，橫豎到了休息時間，父親或母親就會來催促的，攔筆一笑，覺得樂極。如今到了夜深人倦的時候，只能無聊的自己收拾收拾，去做那還鄉的夢。弟弟！想着我，更應當儘量消受你們眼前歡愉的生活！

菊花上市，父親又忙了，今年種得多不多？我案頭只有水仙花，還沒有開，總是含苞，總是希望，常常引起我的喜悅。

快到晚餐的時候了，美國的女孩子，真愛打扮，尤其是夜間，第一遍鐘響，就忙着穿衣敷粉，紛紛晚妝，夜夜晚餐桌上，個個花枝招展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我曾戲譯這

四句詩細細講解給她們聽，攢三聚五的凝神向我，聽罷彼此相顧，無不歡笑。

我不多說什麼了，只有「珍重」二字，願彼此牢牢守着！

冰心，十，廿四夜，一九二三。閉壁樓。

倘若你們願意，不妨將這封信給我們的小朋友看看。途中書信，正在整理。一兩天內，不見得能寫寄，將此塞責，也是慰情聊勝無啊！又書。

書信第九

這是我姊姊由病院寄給父親的一封信，描寫她病中的生活和感想，真是比日記還詳。我想她病了，一定不能常寫信給兒童世界的小讀者。也一定有許多的小讀者，希望得着她的消息。所以我請於父親，將她這封信發表。父親允許了。我就略加聲明當作小引。想姊姊不至責我多事？

一，二二，一九二四，冰仲，北京交大

親愛的父親：

我不願告訴我的恩慈的父親，我現在是在病院裏；然而尤不願我有任何一件事，隱瞞着不叫父親知道。橫豎信到日，我一定已經全愈，病中的經過。正不妨作記事看。

自然又是舊病了，這病是從母親來的。我病中沒有分毫不適，我只感謝上蒼，使母親和我的體質上，有這樣不模糊的連結。血亦是我們的心，是我們的愛，我愛母親，也並愛了我的病！

前兩天的夜裏——醫院中沒有日月，我也想不起來——S女士請我去晚餐。在她小小的書室裡，滅了燈，燃着閃閃的燭，對着熊熊的壁爐的柴火，談着東方人的故事。——一回頭我看見一輪淡黃的月，從窗外正照着我們；上下兩片輕綃似的白雲，將牠托住。S女士也回顧驚喜讚歎，即忙飲了咖啡，披上外

衣，匆匆的一同走了出去。——原來不僅月光如水，星光也爛然滿天！

她指點給我看：那邊是織女，那個是牽牛，還有仙女星，獵戶星，孿生的兄弟星，王后星，末後她悄悄的微笑說：『這些星星方位和名字，我一牢牢记住，到我衰老不能行走的時候，我臥在床上，看着疏星從我窗外度過，那時便也和同老友相見一般的喜悅。』她說着起了微喟，月光照着她飄揚的銀白的髮，我已經微微的起了感觸：如何的淒涼又帶着詩意的句子呵！

我問她如何會認得這些星辰的名字，她說是因為她的弟弟是航海家的緣故，這時父親已橫上我的心頭了。

記否去年的一個冬夜。我同母親夜坐，父親回來的很晚。我迎着走進中門，朔風中父親帶我立在院裏也指點給我看：這邊是天狗，那邊是北斗，那邊是箕星。那時我覺得父親的智慧是無限的，知道天空縹渺之中，一切微妙的事，——又是一年了！

月光中S女士送我回去，上下的曲徑上，緩緩的走着，我心中悄然不恰——半夜便病了。

早晨還能起來，早餐後又臥下，午後還上了一課，課後走了出來，天氣好似早春，慰冰湖波光蕩漾，我慢慢的走到湖旁，臨流坐下，覺得弱又無聊；晚霞和湖波的細響，勉強振起我的精神來，黃昏時才回去，夜裏九時，他們發覺了，立時送我入了醫院。

醫院是在小山上，學校在範圍之中，夜中到來看不真切。醫生和看護婦在燈光下注視着，我的微微的笑容，使我感到一種無名的感覺。——一夜很好。安睡到了天曉。

次晨絕早，看護婦抱着一大束黃色的雛菊，是閉豐樓同學送來的，我忽然下淚憶起在國內病時床前的花了。——這是第一次。

這一天中睡的時候最多，但是花和信，不斷的來，不多時便屋裏滿了清香，玫瑰也有，菊花也有，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每封信都很有趣味，但信末的名字我多半不認識，因為同學多了，只認得面龐，名字實在難記！

我情願在這裡病，飲食很精良，調理的又細心，我一切不必自己勞神，連頭都是人家替我梳的。我的床一日推移幾次，早晨便推到近窗前。外望看見禮拜堂紅色的屋頂和塔尖，看見圖書館，更隱隱的看見了慰冰湖對岸秋葉落盡，樓臺也露了出來。近窗有一株很高的樹，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昨日早上，我看見一隻紅頭花翎的啄木鳥，在枝上站着，好一會才飛走。又看見一頭很小的松鼠，在上面往來跳躍。

從看護婦遞給我的信中，知道許多師長同學來看我，都被醫生拒絕了，我自此便閉居在這小樓裏，——這屋裏清雅絕塵，又加無數的花，把我圍將起來。我神志很清明。却又混沌，一切感想都不起，只停在「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的狀態之中。

何從說起呢？不時聽得電話的鈴聲響：

「……醫院……她麼？……很重要……不許接見……眠食極好，最要的是靜養，……書等明天送來罷，……花和短信是可以的……」

差不多都是一樣的話，我倚枕模糊可以聽見，猛憶起今夏病的時候，電話也一樣的響，冰仲弟說：

「姊姊麼——好多了：謝謝！」

覺得我真是多事，到處叫人家替我忙碌——這一天自半醒半睡中度過。

第二天頭一句問看護婦的話，便是「今天許我寫字麼？」她笑說「可以的，但不要寫的太長。」我喜出望外，第一封便寫給家裏。報告我平安，不是我想隱瞞，因不知從那裏說起，第二封便給了閉壘樓九十六個「西方之人兮」的女孩子，我說：

「感謝你們的信和花帶來的愛——」我臥在床上，用悠暇的目光，遠遠看着湖水，看着天空，偶然也看見草地上，圖書館，禮堂門口進出的你們，我如何的幸福呢？沒有那幾十頁的詩，當功課的讀，沒有晨興鐘，促我起來。在閒閒的背着詩句，看日影漸淡，夜中星辰當着我的窗戶：如不是因為想你們。我真不想回去了！」

信和花仍是不斷的來，黃昏時看護婦進來，四顧室中，她笑着說，「這屋裡成了花窖了。」我喜悅的

也報之一笑。

我素來是不大喜歡菊花的香氣的；竟不知她和着玫瑰花香拂到我的臉上時，會這樣的甜美而濃烈？——這時趁了我的心願了！日長晝永，萬籟無聲。一室之內，惟有花與我，在天然的禁令之中，杜門謝客，過我的清閒迴憶的光陰。

把往事一一提起，無一不使我生美滿的微笑。我感謝上蒼：過去的二十年中，使我一無遺憾，只有這次的悽惻別離的景況，憶起有些兒驚心！

B夫人早晨從波士頓趕來，只有她闖入這清嚴的禁地裏，醫生只許她說，不許我說。她雙眼含淚，蒼白無主的面顏對着我，說：『本想我們有一個最快樂的感恩節……然而不要緊的，等你好了，我們另有一個……』

我握着她的手；沉靜的不說一句話，等她放好了花，頻頻回顧的出去之後，望着那「可愛」的後影，我潛然淚下——這是第二次。

夜中絕好，是最難忘之一夜，在衆香國中，花氣氤氳，我請看護婦將兩盞明燈都開了，燈光下，休疊

四圍，淺綠濃紅，爭妍鬥媚。如低媚，如含笑。窗外嚴淨的天空裏。疎星炯炯，枯枝在微風中，顫搖有聲，我凝然肅然，此時此心可朝天帝！

猛憶起兩句：

『消受白蓮花世界，

風來四面臥中央。』

這福是不能多消受的！果然，看護婦微微的笑進來，閉了窗，放下簾子，挪好了床，便一瓶一瓶的都抱了出來，回頭含笑對我說，『太香了，於你不宜，而且夜中這屋裏太冷。』——我只得笑着點首，然終留下了一瓶玫瑰，放在窗台上，在黑暗中，牠似乎知道現在獨有牠慰藉我，便一夜的溫香不斷——

『花怕冷，我便不怕冷麼？』我因失望起了疑問，轉念我原是不應怕冷的，便又寂然心喜。

日間多眠，夜裏便十分清醒，到了連書都不許看時，才知道能背誦詩句的好處，幾次聽見車聲隆隆走過，我憶起：

『水調歌從鄰院度，

雷聲車是夢中過。」

朋友們送來一本書，是

Student's Book of Inspiration

內中有一段恍惚說

「世界上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有人能增加些美到世上去，這人便是天之驕子。」
真的。最難忘的是自然之美！今日黃昏時，窗外的慰冰湖，銀海一般的閃爍，意態何等清寒？秋風中的顫動枯枝，叢立在湖岸之上，何等疏遠，秋雲又是如何的幻麗？這廣場上忽陰忽晴的天際，我病中的心情，又是何等的飄忽無着？

沉黑中仍是滿了花香，又憶起；

「到死未消蘭氣息，

他生宜護玉精神！」

父親！這兩句我不應寫了出來，或者會使你生無謂的難過，但我欲其真，當時實是這樣忽然憶起來

的。

沒有這般的孤立過，連朋友都隔絕了，但讀信又是怎樣的有趣呢？

一個美國朋友寫着：

「從村裏回來，到你屋去，竟是空空，我幾乎哭了出來：看見你相片立在桌上，我也難過。告訴我，有什麼我能替你做的事情，我十分樂意聽你的命令！」

又一個寫着說！

「感恩節近了，快康健起來罷！大家都想你，你長在我們的心裏！」

但一個日本的朋友寫着：

「生命是無定的，人們有時雖覺得很近，實際上却是很遠。你和我隔絕了。但我覺得你是常常近着
我！」中國朋友說：

「今天怎麼樣。要看什麼中國書麼？」

都是寥寥數字，竟可見出國民性——一夜從雜亂的思想中度過。

清早的時候，掃除橡葉的馬車聲，輾破曉靜，我又憶起：

『馬蹄隱隱聲隆隆，

入門下馬氣如虹。』

底下自然又連帶道：

『我今垂翅負天鴻，

他日不羞蛇作龍；』

這時天色便大明了。

今天是感恩節，窻外的樹枝都結上嚴霜，晨光熹微，湖波也凝而不流，做出初冬天氣，——今天草場上斷絕行人，個個都回家過節去了，美國的感恩節如同我們的中秋節一般，是家族聚會的日子。

父親！我不敢說是「每逢佳節倍思親」，因為感恩節在我心中，並沒有什麼甚深的觀念，然而病中心情今日是很惆悵的。花影在壁，花香在衣。濛濛的朝霧中，我默望窗外，萬物寂然無語，我不禁淚下沾襟。——這是第三次。

幸而我素來是不喜熱鬧的，可是憶到每逢佳節倍思親的佳句，我就想到幽靜的地方去。今年此日避到這小樓裏，也是清福，昨天偶然憶起辛又安的「青玉案」：

『夢裏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人却在

燈火闌珊處。』

我隨手便記在一本書上，並附了幾個字：

『明天是感恩節，人家都尋歡取樂去了，我却閉居在這小樓裏，然而憶到這孤芳自賞。別有懷抱的句
子，又不禁喜悅的笑了。』

花香纏繞筆端，終日寂然，我這封信時作時輟，也用了一天工夫。醫生替我回絕了許多朋友，我恍惚聽見她電話裏說：

『她今天看着中國的詩，很平靜，很喜悅！』

我便笑了，我昨天倒是看詩，今天却是拿書遮着我的信紙，父親！我又淘氣了！

看護婦的嚴淨的白衣。忽然現在我的床前，她又送一束花來給我——同時她發覺我寫了許多，笑着便來禁止，我無法奈何她。——她走了，她實是一個最可愛的女子，當她在屋裏蹀躞之頃。無端有「身長玉立」四字浮上腦海！

當父親讀到這封信時，我已生龍活虎般在雪中遊戲了，不要以我置念罷！——寄我的愛與家中一切的人我記念着他們每一個！

這回真不寫了，——父親記否我少時的一夜，黑暗裏跑到山上的旗臺上去找父親，一星燈火裏，我們在山上彼此喚着，我一憶起，心中就充滿了愛感。如今是隔着我們摯愛的海洋呼喚着了！親愛的父親再談罷，也許明天我又寫信給你！

女兒整倚枕。十一，二十九，一九二三。

書信第十

親愛的小朋友：

我常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述說我幼年的事。

母親癡想着，含笑地，低低地說：

『不過有三個月罷了。偏已是這般多病，聽見端藥杯的人的脚步聲，已知道驚怕啼哭，許多人圍在床前，乞憐的眼光，不望着別人，只向着我，似乎已經從人羣裏認識了你的母親！』

這時眼淚已經濕了我們兩個人的眼角！

『你的彌月到了，穿着舅母送的水紅綢子的衣服，戴着青緞沿邊的大紅帽子，抱出到廳堂前。因着你豐滿紅潤的面龐，使我在姊妹妯娌羣中，起了驕傲。』

『只有七個月。我們都在海舟上，我抱你站在欄旁：海波聲中，你已會呼喚「媽媽」和「姊姊」。』
對於這件事，父親和母親還不時的起爭論，父親說世上沒有七個月會說話的孩子，母親堅執說是的。在我們家庭歷史中，這事至今是件疑案。

『濃睡之中猛然聽得丐婦求乞的聲音，以爲母親已被她們帶去了，冷汗被面的驚坐起來，臉和唇都青

了，嗚咽不能成聲。我從後屋連忙進來，珍重的攙住，經過了無數的解釋和安慰。自此後，便是睡着，我也不敢輕易的離開你的床前。」

這一節，我彷彿記得。我聽時都重新起了嗚咽！

「有一次病得重極了，地上鋪着蓆子，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正是暑月，你父親又不在家；你斷斷續續說的幾句話，都不是三歲的孩子所能說說的，因為你奇異的智慧，增加了我無名恐怖，我打電報給你父親，說我身體和靈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忽然一陣大風雨，深憂的我，重病的你，和你疲乏的乳母，都沉沉的睡了一大覺，這一番風雨，把你又從死神的懷抱裏，接了過來。」

「我不信我智慧，我又信我智慧！母親以智慧的眼光，看萬物都是智慧的，何況他的唯一摯愛的女兒？」

「頭髮又短，又沒有一刻肯安靜，早晨這左右兩個小辮子，總是梳不起來，沒有法子，父親都來幫忙。」

「站好了，站好了，要照像了！」父親拿着照像匣子，假作照着，又短又粗的兩個小辮子，好容易天天這樣的將就的編好了。」

我奇怪我竟不知向父親索要我每天照的像片：

「陳媽的女兒寶姐，是你的好朋友。她來了，我就關你們這兩個人在屋裏，我自己睡午覺。等我醒來一切的玩具，小人小馬，都當做船，飄浮在臉盆的水裏，地上已是水汪汪的。」

寶姐是我一個神秘的朋友，我自始至終不記得，不認識她，然而從母親口裏，我深深的愛了她。

「已經三歲了，或者快四歲了。父親帶你到他的兵艦上去，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衣服。我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把一隻小木鹿，放在小靴子裏，到船上只要父親抱着，自己一步也不肯走，放到地上走時，只有一跛一跛的，大家奇怪了，脫了靴子，發現了小木鹿，父親和他許多朋友都笑了——『傻孩子！你怎麼不會說？』」

母親笑了，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的笑了。——回想起來，他的質問，和我的羞愧，都是一點理由沒有的。十幾年前事，提起當面前事說。真是無謂。然而那時我們中間彌漫了痴和愛：

「你最怕我凝神，我至今不知是什麼緣故，每逢我凝望窗外，或是稍微呆了一呆，你就過來呼喚我，搖撼我。說『媽媽，你的眼睛怎麼不動了？』我有時喜歡你來抱住你，便故意的凝神不動。』」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許母親凝神，多是憂愁的時候，我要攪亂他的思路，也未可知，——無論如何，這是個隱謎！

「然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天天吃着飯，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字畫，桌上的鐘和花瓶，一碗飯數米粒似的，吃了幾點鐘，我急了，便把一切都挪移開。』」

這件事我記得，而且很清楚，因為獨坐沉思的脾氣至今不改。

當她說這些事的時候，我總是臉上堆着笑，眼裏滿了淚，聽完了用他的衣襟來印我的眼角，靜靜的伏在她的膝上。這時宇宙已經沒有了。只母親和我，最後我沒有了，只有母親，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

這是如何可驚喜的事，從母親口中，逐漸的發現了，完成了，我自己！她從最初已知道我，認識我，喜愛我，在我不知道不承認世界上有個我的時候，她已愛了我了。我從三歲上，才慢慢的在宇宙中尋到了自己，愛了自己；認識了自己；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不過是母親意念中的我的百分之一。千萬分之一。

小朋友，當你尋見了世界上有一個人。認識你，知道你，愛你，都千百倍的勝過你自己的時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淚，不死心蹋地的愛她，而且死心蹋地的容她愛你？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親面前，仰着臉問說，『媽媽，你到底爲什麼愛我？』母親放下針線用的面頰。抵住我的前額。溫柔地，不遲疑地說：『不爲什麼，——只因你是我的女兒！』

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還有人能說這句話！『不爲什麼』這四個字，從她口裏說出來，何等剛決，何等無回旋！她愛我，不是因爲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間的一切虛僞稱呼和名字！她的愛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兒。總之，她的愛，是屏除一切，拂拭一切，層層的纒開我前後左右所蒙罩的，使我爲『今我』的原素。而直接的來愛我的自身！

假使我走至幕後，將我二十年的歷史和一切都更變了，再走出到她面前。世界上縱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兒，她就仍用她堅強無盡的愛來包圍我。她愛我的肉體，她愛我的靈魂，她愛我前後左右，過去，將來，現在的一切！

天上的辰星，驟雨般落在大海上，嘈囂繁響，海波如山一般的洶湧，一切樓屋都在地上旋轉，天如同一張藍紙捲了起來。樹葉子滿空飛舞。鳥兒歸巢，走獸躲到他的洞穴。萬象紛亂中，只要我能尋到她，投到她的懷裏……天地一切都信她！她對於我的愛，不因着萬物毀滅而變更！

她的愛不但包圍我，而且普遍的包圍着一切愛我的人；而且因着愛我，她也愛了天下的兒女，她更愛了天下的母親。小朋友！告訴你一句小孩子以爲是極淺顯，而大人們以爲是極高深的話，『世界便是這樣的建造起來的！』

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頭上的兩根絲髮，也不能一般長短。然而——請小朋友們和我同聲讚美！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或隱或顯。或出或沒，不論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我的母親對於我，你的母親對於你，她的和他的母親對於她和他；她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分毫都不差減。小朋友！我敢說，也敢信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祕密的時候，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

我的心潮，湧到最高度，我知道於我的病體是不相宜的，而且我更知道我所寫的都不出乎你們的智慧範圍之外，——窗外正是下着緊一陣慢一陣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氣，也正無聲的贊美她們的「自然母親」的愛

我現在不在母親的身畔，——但我知道她的愛沒有一刻離開我，她自己也如此說；——暫時無從再打聽關於我的幼年的消息；然而我會寫信給我的母親，我說；「親愛的母親，請你將我所不知道的關於我的事，隨時記下寄來給我。我現在正是考古家一般的，要從深知我的你口中，研究我神秘的自己。」

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你們正在母親的懷裏。——小朋友！我教給你，你看完了這一封信，放下報紙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親——若是他出去了，就去坐在門檻上，靜靜的等她回來——不論在屋裏或在院中把她尋見了：你便上去攀住她，左右親她的臉，你說：「母親！若是你有工夫，請你將我小時候的事情說給我聽！」等他坐下了，你便坐在她的膝上。倚在她的胸前，你聽得見她心脈和緩的跳動，你仰着臉會有無數關於你的，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從她口裏天樂一般的唱將出來！

然後，——小朋友！我願你告訴我，她對你所說的都是什麼事。

我現在正病着。沒有母親坐在旁邊，小朋友一定憐念我，然而我有說不盡的感謝！造物者將我交付給我母親的時候，竟賦予了我以記憶的心才：現在又從忙碌的課程中替我勻出七日夜來，回想母親的愛，

我病中光陰，因着這回想，寸寸都是甜蜜的。

小朋友，再談罷，致我的愛與你們的母親！

你的朋友冰心十二，五晨，一九二三，

聖卜生療養院，威爾斯利，

書信第十一

小朋友：

從聖卜生醫院寄你們一封長信之後，又是二十天了。十二月十三之晨，我心酸腸斷，以爲從此要嘗些人生失望與悲哀的滋味，誰知尚有這種柳暗花明的美景，但凡有知，能不感謝！

小朋友們知道我不幸病了。我却沒有想到這病是須休息的，所以當醫生緩緩的告訴我的時候，我幾乎神經錯亂，十三，十四兩夜，淒清的新月，射到我的床上，瘦長的帶霜的白楊樹影，參差滿窗。——我深深的覺出了宇宙間的淒楚與孤立，一年來的計畫，全歸泡影，連我自己一身也不知是何底止。秋風颯然，我的頭垂在胸前，我竟恨了西半球的月，一次是中秋前後兩夜，第二次便是現在了。我竟不知明月傷人至此！

昏昏沉沉的過了兩日，十五早起，看見遍地是雪，空中猶自飛舞，湖上凝陰，意態清絕。我蕭然倚窗無語，對着慰冰純潔的餞筵，竟麻木不知感謝，下午一乘輕車，幾位師長帶着心灰意懶的我，雪中馳過深林，上了青山（The Blue Hills）到了沙穰療養院。

如今窗外不是湖了，是四圍山色之中，叢密的松林，將這座樓圍將起來。清絕靜絕，除了一天幾次火

車來往，一道很濃的白烟從兩重山色中串過，隱隱的聽見輪聲之外，輕易沒有什麼聲息。單弱的我，拚着頹然的身在此住下了！

一天一天的過去覺得生活很特別，十二歲以前半玩半讀的時候不算外，這總是第一次拋棄一切，完全來與「自然」相對，以讀書。癡想，賞明月，看朝霞爲日課。有時夜半醒來，萬籟俱絕。皓月中天，儻然四顧，覺得心中一片空靈。我縱欲修心養性，那時有半年空閒，幕天席地的日子，百忙中爲我求安息造物者！我對你安能不感？

日夜在空曠之中，我的注意就有了更動。早晨朝霞是否相同？夜中星辰會否轉移了位置？都成了我關心的事。在月亮左側不遠，一顆很光明的星，是每夜最使我注意的。自此稍右，三星一串，閃閃照人，想來不是「牽牛」，就是「織女」，此外秋雲窈窕，都羅列在我的枕前。就是我閉目寧睡之中，他們仍明明在上臨照我，無聲的環立，直到天明，將我交付與了朝霞。纔又無聲的歷落隱入天光雲影之中。

說到朝霞，我要擱筆。只能有無言的讚美，我所能說的就是朝霞顏色的變換，和晚霞恰恰相反。晚霞的顏色是自淡而濃，自金紅而碧紫。朝霞的顏色是自淡而濃，自青紫而深紅，然後一輪朝日。從松嶺捧將上來，大地上一切都從夢中醒覺。

便是不晴明的天氣，夜臥聽簷上夜雨，也是心寧氣靜。頭兩夜聽雨的時候，憶起什麼……夢回殘雨

滴，曉起暮雲收』等句，『第一是難聽夜雨！天涯倦旅，此時心事良苦……』『灑空階更闌未休……似楚江暝宿，風燈零亂，少年羈旅……』『……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等句，心中很惆悵的，現在已好些了，小朋友！我筆不停揮，無意中寫下這些詞句，你們未必看過，也未必懂得。然而你們儘可不必研究，這些話，都在人情之中，你們長大時，自己都會寫的。特意去看，反倒無益。

山中雖不大記得日月，而聖誕的觀念，却充滿在同院二十二個女孩的心中，二十四夜在樓前雪地中間的一顆松樹上，結些燈彩，樹巔一顆大星星，樹下更掛着許多小的，那夜我照常臥在廊下。只有十二點鐘光景，忽然柔婉的聖誕歌聲，沉沉的將我從濃睡中引將出來，開眼一看，天上是月，地下是雪，中間一顆大燈星，和一個猛醒的人，這一切完全成了一個透澈晶瑩的世界！想起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前，一個純潔的嬰孩，今夜出世，似他的完全的愛，似他的完全的犧牲，這個澈底光明柔潔的夜，原只是爲他而有的。我側耳靜聽，憶起舊作大嬰中的兩節。

馬槽裏可能無睡眠

凝注天空——

這清亮的歌聲。

珍重的詔語。

催他思索，

想只有淚珠盈眼，

熱血盈腔。

奔赴着十字架，

奔赴着荆棘冠，

想一生何會安頓？

繁星在天，

夜色深深

開始的負上罪擔千鈞！

此時心定如冰，神清若水。默然肅然，直至歌聲漸遠，隱隱的只餘山下孩童奔逐歡笑祝賀之聲，我漸漸又入夢中。夢見冰仲肩着四絃琴，似愁似喜的站在我面前拉着最熟的調子是『我如何能離開你？』聲

細如絲，如不勝清怨，我悽惋而醒，天幕沉沉，正是聖誕日！

朝陽出來的時候，四圍山中松梢的雪，都映出粉霞的顏色。一身似乎擁在紅雲之中，幾疑自己已經仙去，正在凝神，看護婦已出來將我的床從廊下慢慢推到屋裏，微笑着道了「聖誕大喜」，便捧進幾十個紅絲纏繞，白紙包裹的禮物來，堆在我的牀上，一包一包的打開，五光十色的玩具和書。足足的開了半點鐘我喜極了，一剎那頃童心來復，忽然想要跑到母親床前去，搖醒她，請她過目，猛覺一身在萬里外！……只無聊的隨便拿起一本書來，顛倒的翻閱，心不在焉的亂看。

這座樓素來沒有火，冷清清的如同北冰洋一般，難得今天開了一天的汽管，也許人坐在屋裏，覺得適意一點，果點玩具和書，都堆疊在桌上，而弟弟們以及小朋友們却不能和我同樂。一室寂然，窗外微陰雪滿山中，想到如這回不病，此時正在紐約或華盛頓，塵途熱鬧之中，未必能有這般的清福可享，又從失意轉成喜悅。

晚上院中也有有一個慶賀的會，在三層樓上，那邊露天學校的小孩子們也都來了。約有二十個。——那些孩子都是居此治療的，那學校也是為他們開的。我還未曾下樓，不得多認識他們，想再過幾天，許我遊山的時候，一定去看他們上課遊散的光景，再告訴你們些西半球帶病行樂的小朋友們的消息——廳中一顆裝點的極其輝煌的聖誕樹，上面繫着許多的禮物，醫生一包一包的摘下來，上面註有各人的名字，

附有滑稽詩一首，是互相取笑的句子，所以那禮物也是極小却極有趣的東西。我得了一支五彩漆管的鉛筆，一端有個綠皮帽子，那首詩是：

親愛的。你天天在床上寫字，寫字。

必有一日犯了醫院的規矩，

墨水沾污了床單。

給你這一支鉛筆，還有橡皮，

好好的用罷，

可愛的孩子！

醫生看護以及病人，把那廳坐滿了，集合八國的人，老的少的，唱着同調的曲，也倒燈火輝煌，歌聲嘹亮的過了一個完全的聖誕節。

二十六夜大家都覺乏倦了，鴉雀無聲的都早去安息，雪地上那一顆燈星，却仍是明明遠射。我關上了屋裏的燈，倚窗而立，燈光入戶，如同月光一般。憶起昨夜那些小孩子。接過禮物攢三集五。聚精凝神一層層開包裹的光景，正在出神，外間敲門，進來了一個希臘女孩子，她從沉黑中笑道『好一個詩人啊！我不見燈光，以爲你不在屋呢！』我悄然一笑，才覺得自己身在山間萬靜之中。

自那時又起了鄉愁——恕我不寫了，此信到日，正是故國的新年，祝你們快樂平安！

冰心十二，二十六，一九二三，沙穰療養院。

書信第十二

小朋友：

滿廊的雪光，開讀了母親的來信，依然不能忍的流下幾滴淚。——四圍山上的層層的松枝，戴着白絨般的很厚的雪，沉沉下垂，不時的掉下一兩片手掌大的雪塊，無聲的堆在雪地上。小松呵！你受造物的滋潤是過重了！我這過分的被愛的心，又將何處去交卸！

小朋友。可怪我告訴過你們許多事，竟不會將我的母親介紹給你。——她是這麼一個母親，她的話句句使做兒女的人動心，她的字，一點一畫都使做兒女的人下淚！

我每次得她的信，都不會預想到有什麼感觸的，而往往讀到中間，至少有一兩句使我心酸淚落。這樣深濃，這般沉摯，開天闢地的心情呵！願普天下一切有知，都來頌讚！

以下節錄母親信內的話，小朋友，試當她是你自己的母親，你和她相離萬里，你讀的時候，你心中覺得怎樣？

我讀你「寄母親」的一首詩，我忍不住下淚，此後你多來信。我就安慰多了！

十月十八日

我心靈和你相連的，不論在做什麼事情，心中總是想起你來……

十月二十七日

我們是相依爲命的，不論你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你母親的心魂，總繞在你的身旁，保護你擁抱你，使你安安穩穩一天一天的過去。

十一月九日

我每遇晚飯的時候，一出去看見你屋中電燈未息。就彷彿你在屋裏，未來吃飯似的，就想叫你，猛憶你不在家，我就很難過！

十一月二十二日

你的來信和相片，我差不多一天看了好幾次，讀了好幾回，到夜中睡覺的時候，自然是夢魂飛越在你的身旁，你想做母親的人，那個不思念她的孩子？

十一月二十六日

經過了幾次的酸楚我忽發悲願，願世界上自始至終就沒有我，永滅母親的思念。一轉念縱使沒有我，她還可有別的女孩子做她的女兒，她仍是一般的牽掛，不如世界上自始至終就沒有母親。——然而世界上古往今來百千萬億的母親，又當如何？且我的母親已經澈底的告訴我『做母親的人，那個不思念她的

孩子！』

爲此我透澈的覺悟，我死心蹋地的肯定了我們居住的世界是極樂的，「母親的愛」打千百轉身，在上幻出人和人，人和萬物種種一切的互相和同情，這如火如荼的愛力，使這疲緩的人世，一步一步的移向光明！感謝上帝！經過了別離，我反覆思尋印證，心潮幾番動盪起落，自我和我的母親，她的母親，以及他的母親接觸之間，我深深的證實了我年來的信仰，絕不是無意識的！

真的，小朋友！別離之前，我不會懂得母親的愛動人至此，使人一心一念，魂神奔赴……我不須多說小朋友知道的比我更澈底。我只願這一心一念，永在永存，盡我在世的光陰，來謳歌頌揚這神聖無邊的愛！聖保羅在他的書信裏說過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是；『我爲這福音的奧妙，做了帶鎖鍊的使者。』一個使者，却是帶着奧妙的愛的鎖鍊的！小朋友，請你們監察我，催我自強不息的來奔赴這理想的最高的人格！

這封信不是專爲介紹我母親的自身，我要提醒的是「母親」這兩個字。誰無父母，誰非人也？母親的愛，都是一般；而你們天真中的經驗，却千百倍的清晰濃摯於我！母親的愛，竟不能使我在人前有絲毫的得意和驕傲，因爲普天下沒有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小朋友，誰道上天生人有厚薄，無貧富。無貴賤造物者都預備一個母親來愛他。又試問鴻濛初闢時，又那裏有貧富貴賤，這些人造的制度階級？遂令當

時人類在母親的愛光之下，個個自由，個個平等。

你們有這個經驗麼？我往往有愛世上其他物事勝過母親的時候，爲着兄弟朋友，爲着花鳥蟲魚，甚至於爲着一本書一件衣服，和母親違拗爭執。當時只弄嬌痴，就是母親，也未曾介意，如今病榻上寸寸迴想，使我有無限的驚悔，小朋友！爲着我，你們自此留心，只有母親是真愛你的，她的勸誡，句句有天的理由，花鳥蟲魚的愛是暫時的，母親的愛是永遠的！

時至今日，我偶然覺悟到，因着母親，使我承認了世間一切其他的愛，因着母親，又冷淡了世間一切其他的愛。

青山雪霽，意態十分清冷。廊上無人，只不時的從樓下飛到一兩聲笑語，真是幽靜極了。造物者的意旨何等的深沉呵！把我從歲暮的塵囂之中，提將出來，叫我在深山萬靜之中來輾轉思索。

說到我的病，本不是什麼大症候，也就無所謂全愈，現在只要慢慢的休息着。只是逃了幾個月的學，其中也有幸有不幸。

這是一九二三中的末一日，小朋友，我祝你們的進步。

十二，三十一，一九二三，青山沙穰。

書信第十三

親愛的母親：

這封信母親看到時，不知是何情緒。——會記得母親有一個女兒，在母親身畔二十年。會招母親歡笑也曾惹母親煩惱。六個月前，她遠航海外去了，他又病了，在沙穰休息着，這封信便是她寫的。

如今她自己寂然的在燈下，聽見樓下悠揚淒婉的音樂，和欄旁許多女孩子的笑聲，他只不出去。她剛覆了幾封國內朋友的信，她忽然心緒潮湧，是她到沙穰以來，第一次的驚心，人家問她功課如何，聖誕節會到華盛頓紐約否？她不知所答，光陰從她眼前飛過，她一事無成，自己病着玩。

「她如結的心不知交給誰慰安好，——她倦弱的腕，在碎紙上縱橫寫了無數的「算未抵人間離別！」直到寫了滿紙，他自己才猛然驚覺，也不知這句從何而來！

母親呵！我不應如此說，我生命中只有「花」，和「光」，和「愛」；我生命中只有祝福，沒有咒語。——但此時的悵惘，也該覺着罷！這時的悲哀而平靜的思潮，永在祝福中度生活的我，已支持不住看！小舟在怒濤中顛簸。失措的舟子，抱着橈竿，哀喚着「天妃」的慈號。我的心舟在起落萬丈的思潮中震盪時，母親！縱使你在萬里外，寫到「母親」兩個字在紙上時，我無主的心，已有了着落。

昨夜寫到此處。看護進來催我去睡，當時雖有無限的哀怨，而一面未嘗不深幸有她來阻止我，否則儘着我往下寫，不寧的思潮之中，不知要創造出怎樣感傷的話來！

母親！今日沙穰大風雨，天地爲白，草木低頭。晨五時我已覺得早霞不是一種明媚的顏色，慘綠怪紅淒厲得可怖！只有八時光景，風雨漫天而來，大家從廊上紛紛走進自己屋裏，拚命的推着關上門窗，白茫茫裏，羣山都看不見了，急雨打進窗紗，直擊着玻璃，到窗隙中濺進來。狂風循着屋脊流下。將水洞中積雨，吹得噴泉一般的飛灑。我的煩悶，都被這驚人的風雨，吹打散了。單調的生活之中，原應有個大破壞，——我又忽然想到此時如在約克遜舟上，太平洋裏定有奇景可觀。

我們的生活是太單調了，只天天隨着鐘聲起臥休息，白日的生涯，還不如夢中熱鬧，松樹的綠意總不改，四圍山景就沒有變遷了。我忽然恨松柏爲何要冬青，否則到底也有個紅白綠黃的更換點綴。

爲着止水般無聊的生活，我更想弟弟們了！這裏的女孩子，只低頭刺繡，靜極的時候，連針穿過布帛的聲音都可以聽見。我有時也繡着玩，但不以此爲日課；我看點書，寫點字，或是倚欄看村裏的小孩子在遠處林外溜冰，或推小雪車。有一天靜極忽發奇想，想買幾掛大砲仗來放放，震一震這寂寂的深山，叫他發空前的回響。——這裏，做夢也看不見砲仗，我總想得個發響的東西玩玩，我每每幻想有一管小

手槍在手裏，安上子彈，抬起槍來，一扳，砰的一聲，從鐵窗紗內穿將出去！要不然小汽槍也好……，但這至終都是潛伏在我心中的幻夢，世界不是我一個人的，我不能任意的破壞沙穰一角的柔靜與和平。母親！我童心已完全來復了，在這裏最適意的，就是靜悄悄的過個性的生活。人們不能隨便來看，一定的時間和風雪的長途都限制了他們，於是我連一天兩小時的無謂的周旋，有時都不必作，自己在門窗洞開，陽光滿照的屋子裏。或一角迴廊上，三歲的孩子似的，一邊忙忙的玩，一邊嗚嗚的唱，有時對自己說些極幼稚的話。休息時間內，偶然睡不着。就自己輕輕的自己唱催眠的歌。——一切都完全了。只有沒有母親在我旁邊！

一切思想，也都照着極小的孩子的徑路奔放發展：每天臥在床上，看護把我從屋裏推出廊外的時候，我仰視着她，心裏就當她是我的乳母，這牀是我的搖籃。我凝望天空，有三顆最明亮的星星。輕淡的雲隱起一切的星辰的時候，只有這三顆依然吐着光芒。其中的一顆距那兩顆稍遠，我當他是我大弟弟，因為他稍大些，能殼獨立了。那兩顆緊挨着，是我的二弟弟和小弟弟，他兩個還小一點，雖然自己奔起遊玩，却時時注意到其他的一個，總不敢遠遠跑開，他們知道自己的弱小，常常是守望相助。

這三顆星總是第一班從暮色中出來，使我最先看見：也是末一班在晨曦中隱去，在衆星之後，和我道聲「暫別」；因此發起了我的愛憐繫戀，便白天也能憶起他們來。起先我有意在星辰的書上，尋求出他

們的名字，時至今日，我不想尋求了，我已替他們起了名字，他們的總名是「兄弟星」，他們各顆的名字，就是我的三個弟弟的名字。

小弟弟呵，

我靈魂裏三顆光明喜樂的星。

溫柔的。

無可言說的。

魂深處的孩子呵！

如今重憶起來，不知是說弟弟，還是說星星！——自此推想下去，靜美的月亮。自然是母親了。我半夜醒來，開眼看見她，高高的在天上，如同俯着看我，我就欣慰，我又安穩的在她的愛光中睡去。早晨勇敢的燦爛的太陽，自然是父親了。他從對山的樹梢。雍容爾雅的上來。他又溫和又嚴肅的對我說「又是一天了；」我就歡歡喜喜的坐起來，披衣從廊上走到屋裏去。

此外滿天的星宿，那是我的一切親愛的人，這樣便同時愛了星星，也愛了許多姊妹朋友。——只有小孩子的思想是智慧的，我願永遠如此想；我也願永遠如此信！

窗外仍是狂風雨，我偶然憶起一首詩，題目是「幼稚的神秘」是Louis Nuthnoyer做的，我錄譯於下不知當年母親和我坐守風雨的時候，我也曾說過這樣如痴如慧的話沒有？

The Young Mystic

We sat together close and warm, My little tired boy and I—

Watching across the evening sky

The coming of the storm

No rumblings, rose no thunders crach hed

The west-wind scarcely sang loud;

But from a huge and solid cloud

The summer lightning flashed,

then he whispered "Father, watch,

I think God's going to light His moon——

“And when, my boy—Oh very soon;

I saw Him strike a match!”

大意是：

我的困倦的兒子和

很暖和的相挨的坐着，

凝望着薄暮天空，

風雨正要來到。

沒有隆隆的雷響

西風也不着意的吹；

只在屯積的濃雲中，

有電光閃爍。

這時他低聲對我說，『父親，看着，

我想上帝要點上他的月亮了——』

『孩子，什麼時候呢……』『呀，快了。

我看見他劃了取燈兒！』

風雨仍不止，山上的雪，雨打風吹，完全融化了。下午我還許寫點別的文字，我在此停着了。母親，這封信我想也轉給小朋友們看一看，我每憶起他們，就覺得欠他們的債。途中通信的碎稿，都在閉壘樓的空屋裏鎖着呢，他們正百計防止我寫字，我不敢去向她們要。我素輕許願，無端破了一回例，遣我日夜耿耿的心，然而爲着小孩子，對於這次的許願，我不會有半星兒的追悔。只恨先忙後病的我對不起他們。——無愁的鄉心，與此信一齊收束起，母親，真個不寫了，海外山上養病的女兒，祝你萬萬福。

一，十一，一九二四，青山沙穰。

書信第十四

我的小朋友：

黃昏睡起，閒步着繞到西邊迴廊上，看一個病的女孩子。站在她床前說着話兒的時候，抬頭看見松梢上一星朗耀，她說：『這是你今晚第一顆見到的星兒，對他祝說你的願望罷！』——同時她低低的度着一支小曲，是：

Star light

Star bright

First star I see tonight

Wish I may

Wish I might

Have the wish I wish tonight

小朋友：這是一支極柔媚的兒歌，我不想翻譯他出來，因為童謠完全以音韻見長，一翻成中國字，套出來就不好聽，大意也就是她對我說的那兩句話。——倘若你們自己能念，或是姊姊哥哥，姑姑母親，能教給你們念，也就更好。——她說到此，我略不思索，我合掌向天說，『我願萬里外的母親，不太爲平安快樂的我憂慮！』

扣計今天或明天，就是我母親接到我報告抱病入山的信之日，不知大家如何商量談論，長吁短歎；豈知無知無愁的我，正在此過起止水的生活來了呢？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寄給國內朋友一封信，我說『沙穰療養院。冷冰冰的如同雪洞一般。我又整天的必須在朔風裏，你們圍爐的人，怎知我正在冰天雪地中，與造化掙命！』如今想起，又覺得那話說得太無謂，太怨望了，未曾聽見掙命有如今這般溫柔的掙法？

生，老，病，死，是人生很重大而又不能避免的事，無論怎樣高貴偉大的人，對此切己的事，也絲毫不能爲力。這時節只能將自己當作第三者，旁立靜聽着造化的安排。小朋友。我凝神看着造化輕舒慧腕，來安排我的命運的時候，我忍不住失聲讚歎他深思和玄妙。

往常一日幾次忽忽走過慰冰湖，一邊看晚霞，一邊心裏想着功課。偷閒划舟，抬頭望一望艷艷的湖波低頭看滴答滴答消磨時間的手表，心靈中真是太苦了，然而萬沒有整天的放下正事來賞玩自然的道理。

造物者明明在上，看出了我的隱情，眉頭一皺，輕輕的賜與我一場病，這病乃是專以拋撇一切，游泛於自然海中爲治療的。

如今呢？過的是花的生活，生長於光天化日之下，微風細雨之中。過的是魚的生活，遊息於山澗水涯。寄身於上下左右空氣環圍的巢床裏。過的是水的生活，自在的潺潺流走。過的是雲的生活，隨意的裊裊卷舒，幾十頁幾百頁絕妙的詩和詩話，拿起來流水般當功課讀的時候，是沒有的了。如今不再幹那愚拙煞風景的事，如今便四行六行的小詩，也慢慢的拿起，反覆吟誦，默然深思。

我愛聽碎雪和微雨，我愛看明月和星辰，從前一切世俗的煩憂，占積了我的靈府，偶然一舉目，偶然一傾耳，便忙忙又收回心來，沒有一次任他奔放過，如今呢，我的心，我不知怎樣形容他，他如蛾繭，如鷹翔空……

碎雪和微雨在簷上，明月和星辰在欄旁，不看也得看，不聽也得聽。這種情景觸目皆是，何況病中的我。應以他們爲第二生命，病前的我，願以他們爲第二生命而不能的呢？

這故事的美妙，還不止此，——「一天還應在山上走幾里路，」這句話從滑稽式的醫士口中道出的時候，我不知應如何的歡呼贊美他！小朋友！漫遊的生涯，從今開始！

山後是森林仄徑，曲曲折折的在日影掩映中引去，不知有多少遠近，我只走到一端，有大巖石處爲止。

登在上面眺望，我看見滿山高下下的松樹。每當我要縹渺深思的時候，我就走這一條路，獨自低首行來我聽見乾葉枯枝，唧唧喳喳在樹巔相語，草上的薄冰，踏着沙沙有聲，這時節，林深沉蔭中，我癡然黯黯，如有所感。

山前是一層層的大山地，爽濶空曠，無邊無限的滿地朝陽，曠場的盡處，就是一個大冰湖，環以小山高樹，是此間小朋友們溜冰處，我最喜在湖上如飛的走過。每逢我要活潑天機的時候，我就走這一條路我沐着微暖的陽光，在樹根下坐地，舉目望着無際的耀眼生花的銀海，我想天地何其大，人類何其小；當歸途中冰湖在我足下溜走的時候，清風過耳，我欣然超然，如有所得。

三年前的夏日在北京西山，曾寫了一段小文字，我不十分記得了，大約是：

只有早晨的深谷中

可以和自然對話，

計畫定了

岩石點頭

草花歡笑。

造物者！

在我們星馳的前途，

路站上

再遙遙的安置下

幾個早晨的深谷！

原來造物者有爲我安置下的幾個早晨的深谷，却在離北京數萬里外的沙磧，我何其「無心」，造物何其「有意」？——我還憶起，有「空谷足音，」和杜甫的「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的一首詩，小朋友讀過麼？我翻來覆去的背誦，只憶得「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摘花不插鬢，採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這八句來，黃昏時又去了，那時想起的，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歸途中又誦「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小朋友，願你們用心讀古人書，他們常在一定的環境中，說出你心中要說的話！

春天已在雲中微笑，將臨到了，那時我更有溫柔的消息，報告你們。我逐日遠走開去，漸漸又發現了

幾處斷橋流水。試想着，胸中無一事留滯，日日南北東西，試揭自然的簾幕，躡足走入仙宮……

這樣的病，這樣的人生，小朋友，請爲我感謝，我的生命中是只有祝福，沒有咒詛：

安息的時候已到，臥看星辰去了，小朋友。我以無限歡喜的心，祝你們多福。

冰心一，十五夜，一九二四，沙穰。

廣廳上，四面綠簾低垂，幾個女孩子，在一角窗前長椅上。低低笑語。一角話匣子裏奏着輕婉的提琴。我在當中的方棹上，寫這封信。一個女孩子坐在對面爲我畫像，她時時喚我抬頭看她。我聽一聽提琴和人家的笑語，一面心潮緩緩流動，一面時時停筆凝神。寫完時重讀一過，覺得太無次序了，前言不對後言的，然而的確是歡樂的心泉流過的痕跡，不復整理，即付晚郵。

書信第十五

仁慈的小朋友：

若是在你們天大的愛心裏，還有空隙，我願介紹幾個可愛的女孩子，願你們加以憐念！

M住在我的隔屋，是個天真爛漫又是完全神經質的女孩子，稍大的驚和喜，都能使她受極大的激刺和擾亂。她臥病已經四年半了，至今不見十分差減，往往剛覺得好些，夜間熱度就又高起來，看完寒暑表就聽得她伏枕嗚咽。她有個完全美滿的家庭，却因病隔離了，——我的童心，完全是她引起的，她往往坐在床上自己喃喃的說『我父親愛我，我母親愛我，我愛……』我就傾耳聽她底下說什麼，她却是說『我愛我自己』我不覺笑了，她也笑了。她的嬌憨淒苦的樣子，得了許多女伴的愛憐。

R又在M的隔屋，她被一切人所愛，她也愛了一切的人。又非常的技巧，用針用筆，能做許多奇巧好玩的東西。這些日子，正跟着我學中國文字。我第一天教給她「天」「地」「人」三字，她說『你們中國人太玄妙了，怎麼初學就念這樣高大的字，我們初學，只是「貓」「狗」之類。』我笑了又覺得她說的有理。她學得極快，口音清楚，寫的字也很方正。此外醫院中天氣表是她測量，星期日禮拜是她彈琴，病人閱看報紙，是她照管，圖書館的鑰匙，也在她手裏，她短髮齊頸，愛好天然，她住院已經六個

月了。

E 只有十八歲，昨天是她的生日。她沒有父親，只有哥哥。十九個月前，她病很重，送到此處，現在可謂好一點，但還是很瘦弱。她喜歡叫人「媽媽」或「姊姊」，她急切的望人家的愛念和同情，却又能隱忍不露，常常在寂寞中竭力的使自已活潑歡悅，然而每次在醫生注射之後，屋門開處，看見她埋首在高枕之中，宛轉流涕——這樣的華年！這樣的人生！

D 是個愛爾蘭的女孩子，和我談話之間常常問我的家庭狀況，尤其常要提到我的父親，我只是無心的回答。後來旁人告訴我，她的父親縱酒狂放，醉後時時虐待她的兒女，她的家庭生活，非常的凄苦不幸。她因躲避父親，和祖母住在一處，聽到人家談到親愛時，往往流淚。昨天我得到家書，正好她在旁邊，她似羨似歎的問道「這是你父親寫的麼，多麼厚的一封信呵！」幸而她不認得中國字，我連忙說「不是這是我母親寫的，我父親很忙，不常寫信給我，」她臉紅微笑，又似釋然。其實每次我的家書，都是父母弟弟每人幾張紙！我以為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失愛於父母，我不能閉目推想，也不敢閉目揣想，可憐的帶病而又心靈負着重傷的孩子！

A 住在院後一坐小樓上。我先不常看見她。從那一次在餐室內偶然回首，無意中她顧我微微一笑，很長的睫毛之下，流着幽嫺貞靜的眼光，絕不是西方人的態度。出了餐室，我便訪到她的名字，和住處，

那天晚上，在她的樓裏，談了半點鐘的話，驚心於她的腴腆與溫柔！談到畫景，她竟贈我一張燈塔的圖畫。她來院已將兩年，據別人說沒有什麼起色。她終日臥在一角小廊上，廊前是曲徑深林，廊後是小橋流水，但她告訴我每遇狂風暴雨，看着淒涼的環境，想到「人生」兩字，輒驚動不怡。我安慰她，她也感謝，然而彼此各有淚痕！

痛苦的人，豈止這幾個？限於精神，我不能多述了！

今早黎明即醒，曉星微光：萬松淡霧之中，我披衣起坐。舉眼望到廊的盡處，我凝注着短床皆接着雪白的枕上，夢中轉側的女孩子，只覺得奇愁黯黯，橫空而來。生命中何必有愛，愛正是爲這些人而有！這些痛苦的心靈，需要無限的同情與憐念，我一人究竟太微小了，仰禱上天之外，只能求助於萬里外的純潔偉大的小朋友！

小朋友！爲着跟你們通書信。受了許多友人嚴峻的責問，責我不宜只以悱惻的思想，貢獻你們。小朋友不宜多看這種文字，我也不宜多寫這種文字，爲小朋友和我兩方精神上的快樂與安平，我對於他們的忠告，只有慚愧感謝。然而人生不止歡樂滑稽一方面，患病與別離，只是帶着酸汁的快樂之果。沉靜的悲哀裏，含有無限的莊嚴，偉大的人生中，是需要這種成分的。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何況這一切本是組成人生的原素！耳聞，眼見，身經，早晚都要了解知道的，

何必要隱瞞着可愛的小朋友？我偶然這半年來先經歷了這些事，和小朋友說說，想來也不是過分的不宜。

我比她們強多了，我有快樂美滿的家庭，在第一步就沒有摧傷思想的源路。我能自在遊行。尋幽訪勝不似她們纏綿床褥，終日對着懨懨一角的青山。我橫豎已是一身客寄，在校在山，都是一樣；有人來看自然歡喜，沒有人來，也沒有特別的失望與悲哀。她們鄉關咫尺却因病拋離父母，親愛的人，每每因天風雨雪，山路難行，不能相見，於是怨嗟悲歎。整年整月，置身於怨望痛苦之中，這樣的人！

一而二，二而三的推想下去，世界上的幼弱病苦。又豈止沙穰一隅？小朋友，你們看見的，也許比我還多，扶持慰藉，是誰的責任？見此而不動心呵！空負了上天付與我們的一腔熱烈的愛！

所以，小朋友，我們所能做到的，一朵鮮花，一張畫片，一句溫和的慰語，一回殷勤的訪問，甚至於一瞥哀憐的眼光，在我們是不覺得用了多少心，而在單調的枯苦生活，度日如年的病者，已是受了如天之賜。訪問已過，花朵已殘，在我們久已忘却之後，他們在幽閒的病榻上，還有無限感謝，迴憶與低徊。

我無庸多說。我病中曾受過幾個小朋友的贈與，在你們完全而濃烈的愛心中，投書餽送。都能錦上添花，做到好處。小朋友，我無有言說，我只合掌贊美你們的純潔與偉大。

如今我請你們紀念的這些人，雖然都在海外，但你們憶起這許多苦孩子時，或能以意合意，以心會心，體卹到眼前的病者。小朋友，莫道萬里外的憐憫牽縈，沒有用處，『以偉大思想養汝精神！』日後幫助你們建立大事業的同情心，便是從這零碎的憐念中練達出來的。

風雪的廊上，寫這封信，不但手冷，到此心思也凍癡了。無端拆閱了波司頓中國朋友的一封信，又使我生無窮感慨，她提醒了我！今日何日，正是故國的歲除，紅燈綠酒之間，不知有多少盈盈的笑語，這裏却只有寂寞風雪的空山……不寫了，你們的熱情忠實的朋友，在此遙祝你們有個完全歡慶的新年！

冰心。二，四，一九二四，沙穰

書信第十六

二弟冰叔：

接到你兩封冗長而懇摯的信，使我受了無限的安慰，是的！『從松樹隙間穿過的陽光，就是你弟弟問安的使者；晚上清涼的風，就是骨肉手足的慰語！』好弟弟，我喜愛而又感激你的涵含着詩意的慰安的話！

出乎意外的又收到你贈我的歷代名人詞選，我喜歡到不可言說。父親說恐怕我已有了，我原有一部古今詞選，放在閉壁樓的書架上了。可恨我一寫信要中國書，她們便有百般的阻攔推托，好像凡是中國書都是充滿着難深的哲理，一看就費人無限的腦力似的。

不忍十分的違反她們的好意，我終於反覆的只看些從病院中帶來的短詩了，我昨夜收到詞選珍重的一頁一頁的看着，一面想難得我有個知心的小弟弟。

這部詞，選得似乎稍偏於纖巧方面。錯字也時時發現。但大體說起來，總算很好。

你問我去國前後環境中，詩意那處更足！我無疑地要說，『自然是去國後！』在北京城裏，不能晨夕與湖山相對。這是第一條件。再一事，就是客中的心情，似乎更容易融會詩句。

離開黃浦江岸，在太平洋舟中。青天碧然，獨往獨來之間，我常常憶起『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兩句。因為我無意中看到同舟衆人當倚欄俯視着船頭飛濺的浪花的時候，眉宇間似乎都含着輕微的悽惻的意緒。

到了威爾斯利，慰冰湖更是我的唯一的良友，或是水邊，或是水上，沒有一天不到的。母親壽辰的前一日，又到湖上去了，臨水起了鄉思。忽然憶起左輔的『浪淘沙』詞：

『水軟艫聲柔，草綠芳洲，碧桃幾樹隱紅樓；若是春山魂一片，招入孤舟。鄉夢不會休，惹甚閒愁？』

忠州過了又倍州：擲與巴江流到海，切莫回頭！』

覺得情景悉合，隨手拾起一片湖石，用小刀刻上。『鄉夢不會休，惹甚閒愁？』兩句，遠遠地拋入湖心裏，自己便頭也不回的走轉來。這片小石，自那日起，我信他永在湖心，直到天地盡頭，只要湖水不枯，湖石不爛，我的一片寄託此中的鄉心，也永古不能磨滅的！

美國人家，除城市外，往往依山傍水，小巧精緻，窗外籬旁，雜種着花草，真合『是處人家，綠深門戶。』詞意。只是沒有圍牆，空闊有餘，深邃不足。路上行人，隔窻可望見翠袖紅粧，可聽見琴聲笑語詞中之『斜陽却照深深院』，『庭院深深深幾許』，『不卷珠簾，人在深深處』，『牆內秋千牆外道』，『銀漢是紅牆，一帶遙相隔』等句。在此都用不着了。

山野間林深樹密，道路也依着山地的高下，曲折蜿蜒的修來，天趣盎然。想春來野花遍地之時，必是更幽美的，只是逾山越嶺的遊行，再也看不見一帶城牆僧寺，『曲徑幽美處，禪房草木深』，『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一片孤城萬仞山』，『飲將悶酒城頭睡』，『長烟落日孤城閉』，『巖捲疎星庭戶悄，隱隱嚴城鐘鼓』等句，在此又都用不着了！

總之，在此處處是「新大陸」的意味，遍地看出鴻濛初開的痕跡。國內一片蒼古莊嚴，雖然有的只是頹廢剝落的城垣宮殿，却都令人起一種『仰首欲攀低首拜』之思，可愛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國呵！

迴憶去夏南下，晨過蘇州，火車與城牆並行數里。城內溼烟濛濛，護城河裏繫着小舟，層塔露出城頭竟是一幅圖畫。那時我已想到出了國門，此景便不能再見了！

說到山中的生活，除了看書遊山，與女伴談笑之外，竟沒有別的日常，我家靈運公的詩，如『寢瘵謝人從，絕跡入雲峰，巖壑寓耳目，歡愛隔晉容；』以及『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萬事難并歡，達生幸可託。』等句竟將我的生活描寫盡了，我自己更不須多說！

又猛憶起杜甫的『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和蘇東坡的『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對我此時生活而言。直是一字不可移意，青山滿山是松，滿地是雪，月下景物青幽到不可描畫，

晚餐後往往至樓前小立，寒光中自不免小起鄉愁。又每日午後三時至五時是休息時間，白天裡如何睡得着？自然只臥看天上雲起，尤往往在此時覆看家書，聯帶的憶到諸弟。——冰仲怕我病中不能多寫書信，豈知我病中較閑，心境亦較清，寫的到比平時多。又我自病後，未曾用一點藥餌，真是「安心是藥更無方」了。

多看古人句子，令自己多寫好些。一面欣與古人契合，一面又有「恨不躡身千載上，趁古人未記吾先說」之歎。——說的已多了，都是你一部詞選，引我掉了半天書袋，是誰之過呢？一笑！

青山真有美極的時候，二月七日，正是五天風雪之後，萬株樹上，都結上一層冰殼。早起極光明的朝陽從東方捧出，照得這些冰樹玉枝，寒光激射，下樓微步雪林中曲折行來，偶然回顧，一身自冰玉叢中穿過，小樓一角，隱隱看見我的簾幕。雖然一般的處處不勝寒。而此瓊樓玉宇，竟在人間，而非天上。九日晨同女伴乘雪晴出遊，雙馬飛馳，繞遍青山上下，一路林深處，冰枝拂衣，脆折有聲。白雪壓地不見寸土，竟是潔無纖塵的世界。最美的是冰珠串結在野櫻桃枝上，紅白相間，晶瑩向日，覺得人間珍寶，無此璀璨！

途中女伴遙指一髮青山，在天末起伏，我忽然想真個離家遠了，連青山一髮，也不是中原了，此時忽覺悠然意遠。——弟弟！我平日總想以「真」為寫作的惟一條件，然而算起來不但是去國以前的文字不

算「真」，就是去國以後的文字，也沒有盡真的能事。

我深確的信不論是人，是景物，到了「盡頭」處，是萬萬說不出來，寫不出來的。縱然幾番提筆，幾番欲說，而語言文字之間，只是搜尋不出配得上形容這些情緒景物的字眼，結果只是擱筆，只是無言。十分不甘泯沒了這些情景時，只能隨意描摹幾個字，稍留些印象。甚至於不妨如人之結繩紀事一般，胡亂畫幾條墨線在紙上，只要他日再看到這些墨跡時，能在模糊縹渺的意魄之中。重現了一番往事，已經是滿足有餘的了。

去國以前，文字多於情緒。去國以後，情緒多於文字，環境雖然是清麗可寫，而我往往寫不出，辛又安的「一支羅敷媚」說：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得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却道天涼好個秋。』

真看得我寂然心死，他雖只說「愁」字，然已蓋盡了其他種種一切！——真不知文字情緒不能互相表現的苦處，愛者只有我一個人，或是人人都如此？

北京諺語說，『八月十五雲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燈。』去年中秋，此地不會有月，陰歷十四夜，月光燦然，我正想東方諺語，不能適用於西方天象，誰知元宵夜果然雪霏霏。十八夜以後，夜夜夢醒見月，

只覺空明的枕上，夢與月相續。最好是近兩夜，醒時將近黎明，天色碧藍，一弦金色的月，不遠對着弦月凹處，懸着一顆星。萬里雲的天上，只有一星一月，光景真是奇麗。

元夜如何？——聽說醉飲全夜，家宴席上，母親想我難過，你們幾個兄弟到會一人一句的笑語慰藉，真是燈草也成了拄杖了！喜笑之餘，並此感謝。

紙已盡，不多寫。——此信我以爲不妨轉小朋友一閱。

冰心三，一，一九二四，青山沙穰。

書信第十七

小朋友：

健康來復的路上，不幸多歧，這幾十天來懶得很：雨後偶然看見幾朵濃黃的蒲公英，在勻整的草坡上閃爍，不禁又憶起一件事。

一月十九晨，是雪後濃陰的天，我早起遊山，忽然在積雪中，看見了七八朵大開的蒲公英。我俯身摘下握在手裏，——真不知這平凡的草卉，竟與梅菊一樣的耐寒。我回到樓上，用條黃絲將這幾朵綴將起來，編成王冠的形式。人家問我做什麼，我說『我要爲我的女王加冕』，說着就隨便的給一個女孩子戴上了。

大家歡笑聲，我無言的臥在床上——牀上我不是爲女王加冕，竟是爲蒲公英加冕了。蒲公英雖是我認識的一種草花，但從來是被人輕忽，從來是不上美人頭的。今日因着情不可卻，我竟讓她在美人頭上，照耀了幾點鐘。

蒲公英是黃色，疊瓣的花。很帶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不會偏愛她。我對於花卉普遍的愛憐，雖有時不免喜歡玫瑰的濃郁，想桂花的清遠，而在我憂來無方的時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樣的成分。在我心情

恰悅的一剎那頃，高貴清華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來佔奪位置。

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萬面大大小小的鏡子，重疊對照，反射又反射；於是世上有了許多璀璨耀煌，虹影般的光彩。沒有蒲公英，顯不出雛菊，沒有平凡，顯不出超絕，而且不能因為大家都愛雛菊，世上便消滅了蒲公英，不能因為大家都敬禮超人，世上便消滅了庸碌，即使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愛憎而生滅，只恐到了滿山滿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時候，菊花的價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價值，反不及庸碌了。

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長處，一人有一人的價值，我不能偏愛，也不肯偏憎，悟到萬物相襯托的理，我只願我心如水，處處相平。我願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她的富麗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偏促羞澀博愛的極端，翻成淡淡，但這種普遍淡淡的心，除了博愛小朋友，有誰知道？

書到此，高天驕然，樓上緊促得很，再談了，我的小朋友！

冰心。五，九，一九二四，沙穰療養院。

二集 說 小 士 女 心 氷二

著 名 學 文 代 近

悟

這封信，他翻來覆去的足足的看了三十遍，他左手支頤，身子斜靠着椅背；燈光之下，一行行的瘦稜稜的字，似乎都從紙上森立了起來。他咬着唇兒，沉默了有二十分鐘，猛然的將這封信照原痕疊起，望桌上一擲，手按着前額，疲緩的站了起來——這時纔聽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竟未曾停住。

他撩開窗簾一看，樹下透出零亂的燈光，光影中襯映出雨絲風片，他擬立了片晌，頹然的坐下，不期然的又從桌上拿出那封信來，慢慢的展開，聚精凝神的又讀了一遍。

「星如兄：

屢屢聽得朋輩談到你，大會中的三天，不期遇到你：得接清談，自謂有幸。新月在天，浪花飛濺之夜，巖上同坐，蒙你懇切的糾正了我的人生哲學。三日的相交，推誠若此，我心中未嘗不受極大的感動。然而我的意思，你又豈能了解知道？你是一個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一切世界上成問題的事，在你都不成問題，似你這麼一個天之嬌子，人之嬌子，安能不覺得人世如天國！我呢，不到五歲，就亡過了我不幸的母親，到了十三歲，我的父親又棄我而逝，從那一起，我半工半讀，受了十年的苦，流離顛沛，在芒刺的世界上度過，如今我是完全孤立的，世上沒有一個親我愛我的人。我的人生哲學，絕

不是出於一時之怨憶，二十三年的苦日子，我深深的了解人生。世界是盲觸的，人類都是石塊般的，在其顛覆往深竟是個劍林刀雨的世界。不知有多少青年，演這紛落的刀劍，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死亡呻吟在地上。你不過是一個鋒鏑餘生，這劍刀叢中一個倖免的，怎能以你概括其餘的呢？

說到「自然」的慰藉，這全是由於個人的心境。自我看來，世界只是盲觸的，大地盲觸而生山川，太空盲觸而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在天爲雨露雲霞，在地爲林木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他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都經過千萬年的淘汰奮鬥。「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若真以此爲慰藉，更不知更有若干的感憤了。無數盲觸之中，有那一件是可證明「愛」之一字呢？

不提人類便能，提起人類，不知我要拚出若干血淚！制度已定，階級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這些高等動物，不惜以各種卑污手段，或個人，或團體，向著這目的鼓勵奔走。種種虛偽。種種殘忍，『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什麼互助，什麼同情，一切我就都參透了。

天性之愛，我已幾乎忘了，我不忍回想這一步——如今我信一切，否認一切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

如此，我確實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眼淚。因此在無聊賴無目的底求學之中，我也專攻數理，從百千萬億呆板枯燥的數目中討生活。我的人生哲學……打開天窗說亮話，不求利益人羣不求造福社會。我

只求混一盤飯吃，救自己於飢渴死亡。澈底說，我直是沒有生活哲學。我厭恨哲學文藝等等高超玄怪的名詞！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是二，二加二是四，是永無差錯的天經地義之外；種種文藝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東西。世界上的事物，不用別的話來解釋，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已說盡了一切。

話雖如此，我對你仍不能不感謝，尤願你能以你的心靈之火，來燃起我的死灰。——此外有一句枝節的話，前日偶同幾位朋友提起我們的談話；一個朋友笑說：『奇怪呢，他只管鼓吹愛的哲學，自己却是一個冷心冷面的人，』又有一個朋友說：『他這個人很不容易測度，乍看是活潑坦易，究竟是冷冷落落。』談了一會，對於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前幾天訪你不遇，順便去探問舉起；在他桌上無意中看見了你的一篇長詩寧可我愛天下人，似抒情，似敘事，絕好的題目而詩中充滿了『不可天下人愛我』的意思。詞句清麗而詞意凝冷，反覆吟誦之下。我更不了解你了！原不應這般相問的，不過我仍是從活潑坦易這一方面認得你，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祝你快樂！

你的朋友鍾梧

他神經完全的錯亂了，片晌——勇決的站起，將這信折放在袋裏，從複室裏取了雨衣和氈子，一逕走了出去。

穿過甬道，一個室門開着，燈光之下，案頭書紙凌亂，孝起只穿着襦衣，正忙着寫些子。聽見腳聲，抬頭看見他，停了筆轉身問道：「外面很大的雨，你要到那裏去？」他站住了，右手扶在門框上，頭靠着右臂，無力的說，「我麼？頭痛得很，想出去換一換空氣。」孝起道，「何至於冒雨而走，多開一會窗戶就好了，再不然就在廊上稍立也好。」他慢慢的穿着雨衣。悄然微笑，低頭便走。孝起望着他的背影，點首笑歎道：「勸你不聽，早晚病了纔罷，總是這樣幽靈般的行逕！」

開了堂門，已覺得雨點撲面，泥濘中他茫然的隨着脚蹤兒只管走了下去。只覺得經過了幾處樓臺燈火又踏着濕軟的堆積的落葉……猛抬頭，一燈在雨絲中凌顫，水聲潺潺，竟到了湖畔。他如夢方醒「這道不近呵！真是念茲在茲。」原來他又到了一天臨照幾次的湖上來了！

一時驚悟，又低着頭，兩手放在衣袋裏，憑着遠處燈火的微光，曲曲折折的只顧沿着湖岸走，只覺得地下一陣陣的濕冷上來，耳中只聽得水聲雨聲，——忽然覺得從黑暗中繞進了砌花的短牆。白石的層階很清味的呈現在脚下。一步一步疲緩的走了上去，已進入紅欄的方亭子裏。他一聽微歎，摘下雨帽，往石桌上一擲。走向亭前，兩手緊扶着欄杆。縱目望處，亭下綠絨似的層列的松樹。小峰般峭立在濛濛的白霧裏。湖是完全看不見了，只對岸一星般的燈光，在雨中閃爍……

你猛憶起剛才的信來，又頹然坐在石椅上，兩手扶着頭，那瘦稜稜的字，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在幻影

中重讀了一遍，他神魂失了依據——他伏在石几上沉沉如睡的過了有幾十分鐘。

漸覺得雨聲住了，慢慢的睜開眼，忽見一片光明，湖上起舞，驚詫的站了起來，走出亭外，果然的，不知何時雲收雨霽，滿湖都是月！

他凝住了。湖上走過千百回，這般光明的世界，確還是第一次！疊錦般的湖波，漾着溶溶的月。雨過的天空，清寒得碧玻璃一般。湖旁一叢叢帶雨的密葉，閃爍向月，璀璨得如同火樹銀花。地下濕影參差，湖石都清徹的露出水面……

這時他一切的煩惱都忘了。脫下雨衣，帶着氈子，從松影掩映中。翻身走下亭子，直到了水畔。他堅凝的立着，看着醉人的湖水，在月下一片柔然無聲。他覺得一身浸在大自然裏，天上下人間，只此一人，只此一刻。忽然新意竟奔入他的心裏，他微笑着慢慢的脫下外面的衣服，登立在短牆上，張手向着明月。微微的一聲歡呼。他舉臂過頂，燕子般自牆上縱身一躍，掠入水裏。

柔波中浮沉了數回，便又一躍到水面來：他兩臂輕輕向後划着，在水中徐徐翻轉，向着湖心前進。口裏悲緩的吹着短歌……湖月臨照着，湖樹環繞着。山半的亭子，水邊的斷橋，都悄然的停在涼景之中，湖旁幾點燈光仍舊遙遙遠射。萬籟靜寂，只有在他周圍的湖波，一片慧光流轉。

他又慢慢的划轉來，仰望天上涼雲漸生。他腳踏着大湖岸，便在石上站了起來。走到牆邊，將氈子往

身上一裹，臥在沙上，凝望天空，默然深思。

雨點漸漸又從雲中灑來，明月漸漸隱去。……

孝起早晨到餐室裏不會看見他，下樓用飯，桌上却有一封他的信，是從國內來的隨手檢起，飯後一逕上樓來，敲了門進去，只見他蓋着氈子半倚的坐在牀上，濕亂的短髮，垂在額上，雙頰飛紅，而目光卻清澈如水，如有所悟。

孝起道：『怎麼一回事？昨夜直到了十一點半鐘，還不見你回來。要去找你，又不知你到底在那裏，我只得先睡下了。這般炯炯的雙眸又這般狼狽，難道你竟在一刻未停的雨中走了一夜？』他微笑道：『昨夜十二時至二時之間，明月滿天，有誰知道？』孝起驚道：『如此你竟是二時以後才回來的了！我早就說了，你早晚病了才罷！』他欠身坐好了，說：『我並不覺得怎樣，只覺微微的發熱，頭昏口渴，不想起來。』孝起道：『依我說還是到醫院裏去罷，到底有個完全的照應休息。』他想了一想說，『這個倒不必，飯後也許好些，何必爲些些小病，又逃幾天學！』孝起道，『也好，你多歇着罷，我吩咐樓下送飯來，我也就來伴你。你也太驕貴了，一點涼都受不住。』說着已走到門邊，看見壁上掛着的綠漆的雨衣上的水，還時時下滴，地下已汪着一大片，孝起不禁回頭向他笑吟着，『慘綠衣裳年幾許，怎禁風日怎禁雨！』兩句。他噙的笑了，又蕭然倚枕仰天不語。

孝起忽然又退了後去。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給他，說，「幾乎忘了，這裏有一封國內的信——好娟秀的字！」他接了過來，喜動顏色，先在封面上反覆的看了日月。一面笑道，「我算着也該有信了！娟秀麼？這字的確比我的好，是我妹妹的筆跡。」孝起沒有話說，便走了出去，他探身道了一聲謝謝。

珍重又急忙的拆開了，軋光箋上濃墨寫的又大又扁的字，映到眼裏，立時使他起了無限的喜悅，他快速的讀，慢慢的想，將這兩張紙看完了。

「哥哥：

我愛讀你日記式的長信！我奇怪你那有工夫寫這許多。但這卻大大的慰安了雙親和我。

前兩天叔叔來了一封信說，自你去國後，他只得你一張明信片，他極願得你的消息。我便將你的來信和詩文，都寄去給他看。他回信說：「星姪信敘事極詳，使我喜慰。惟詩文太無男子氣，去國剛三月，奈何聲哀以思若此？」

哥呵！我不許你再寫些戀別的文字了！你也太柔情了。自己偏要往淒清中着想，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時，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母親不是你一個人的，我不許你隨便使她受感觸！

你到底自己怎樣？生活當然適意，美的環境，可曾影響了你的思想？——家中自你行後，一切都沒有更變，只是少了你一個人，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希望得你的長信。雙親和我一天念你念到好幾遍。我

自然覺得寂寞，又少個人談笑，學業上也少得些教益。只盼這兩年光陰。如飛的過去，你早早歸來，那時真是合家歡慶。

你應許我白琴兒怎樣了？可記着在我的生日以前寄給我！

深深的祝你身心安泰。

妹重陽節

他看了又看，心中思量着『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時，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一句話，不覺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倚枕支頤呆坐了一會。侍者端着飯盤子進來，他無心的看他來了。及走了，他又無心的端起水杯來正飲着，孝起也來了，一面問『怎麼樣？好一點麼？』一面便自己坐下。他沉思着答道『不覺得好。頭更沉沉的了，送我到醫院去罷，』孝起道，『這個最好，但你爲何又改了意思了？』他用叉子輕輕敲着盤子，微笑着，『爲病的緣故倒不至於，但我要解決一個大問題，打出一個思想的難關，軀殼交給人家照應去，讓出全副腦子來思索。』孝起笑着起身道：『你又來了，總是思想過度！也罷，你自己收拾收拾，我打電話叫車子送你去。』

看護看了從他口中取出的寒暑表，放下了窗簾，囑咐他靜靜的寧一寧神，便微笑着帶上門出去。這時室中沉蔭。他覺得腦熱如焚，反身取了床邊几上的水瓶，滿滿的飲了一瓶水纔又臥下。閉上眼，耳中只聽得千樹風聲，漸漸的昨夜月下的湖光，又湧現眼前；他靈魂漸漸寧貼，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大覺。

醒來正是半夜，漆黑裏似乎一身在曠野之中，又似在高峰之上，四無依旁，周圍充滿了陰黑與虛涼，窗外葉上的雨聲，依然不止，頭已不痛了，只是倦極，他不能思索，只聽許多往事，流水般從他腦中過去，迷惘惆悵之中，到了天明，忽然雨止。

赤足起來捲上簾子，臥看朝陽從樹梢上來。一片一片的彩霞，鮫綉一般的舒卷。橫在窗前，湖水倦而不流，也似濃睡初醒，惺忪的眼波中，含漾着餘夢……

正懔然的看着，醫生已推門進來，看護抱着一大束花。和一本书，隨在後面，大家向他微笑。醫生近前來摸了摸他的前額，問他病前作了什麼辛苦的事。他忸怩的將雨夜遊湖的事告訴了。醫生看他笑了笑，又在空中環視了一週，便點頭出去。

這時看護已將花插在瓶裏，捧來供在他的床前。接過那張片子來。是孝起寫的：

『這束花帶去了幾個東西半球朋友的愛，大家都懸掛着你，願你在院不久。附上飲水詞一卷。供你消遣。我已告訴醫生了，你全愈時給我們一信，大家到院去接你。』

他重新臥下，拿起書來，且不看着，只對着這無數濃紅的花瓣出神。

花香中，他看着淡綠色的牆壁，白漆的牀几，一室很簡單潔淨，太陽慢慢的移過窗櫺，他微微覺煖，放下書。掀開一層氈子，坐了起來，拿鉛筆在一張明信片上寫幾個字：

『妹鑒：』

昨重陽節來書，極慰！數日內當大忙，或未能作長信。身心均安好，勿掛念。

按了鈴交給了看護，從此無言偃臥，至於夜間。

夜中熱度又高，看護聽見他嗚咽嚙語。進去一看，只見他頭睡在枕前，夢中眼淚滿面：喚醒了問時，他只強笑不語。那茫然的眼光，燒紅的雙臉，都看出他昏熱非常。看護默然的退了出去，同醫生進來，裝了冰袋，放在他額前，他腦冷心熱，昏然的失了知覺。

三天模糊昏熱之中，他卻一靈不昧。他知道境由心生，便閉了目只當是母親時時刻刻坐在他的牀前，一念牢牢的繫住。到了第四天的早晨，他纔完全的清醒了。

只覺得如同隔世一般，牀前堆滿了花和信——看護欣然的告訴他：這幾天之中他的朋友們怎麼不斷的探問，他自己怎樣的昏沉，如今可是大好了！他也十分喜悅，探身撥了撥几上重疊的信封，忽然中間一行瘦稜稜的字，觸了他的眼簾，連忙拿起拆開一看：

『星如兄：』

一別十日，音問杳然，昨日孝起纔函告我，你已病在醫院，當下即從城裏趕來，正在你熱極之時，看護拒我入見，再三婉商，只從門隙中看你一眼。你睡容清減，而迷惘之中，神氣尚好，出院時一路嗟歎

山上走了半天，摘得野花一束，和你床前的濃豔的玫瑰及清麗的菊花，自然比不起？但的確是我自己秋風中辛苦尋來的。願他代我伴你慰你，看着你早早復原，敬祝康健！

鍾梧

他呆呆的拿着這一張紙，得了永久的勝利似的，簌簌的落下淚來。

晚上臨睡之前，他忽然悄然的對看護說，「推我的床到窗前去罷；也不要放下簾子來。」我要看一看星辰。』看護笑着依從了他。

病中的心情，本是易感的。他今夜對於天上萬靜中滴滴的光明，更不能不戀慕讚美。『假如地上沒有花朵，天上沒有星辰，人類更不知寂寞到什麼地步！』他兩手交握着放額下，從頭思索。太空穆然，衆星知道這青年人要在這末一夜的印證，完全了他永久的哲學，都無聲的端凝的揚光耀彩……四面繁花的溫香，暗中圍拂着，他參禪似的，肅然的過了一夜。

出乎意外，醫生告訴他，明天早上便可出院了，他朋友們預備了一個茶會，却要在今夜來接的。他點首無話。『原也該轉身出去迎接世界了，而這光明肅靜的光陰，何其太短！』

這天的下午，他起來將四面的窗簾都放下了，只留下面湖的一扇，要看晚雲，取出一捲紙，一管筆，拉過椅子來，便坐在窗前。

「鍾梧兄：

爲着你的一封信，我冒雨感病，我住院七天。只是一封信，何至使我如此？然而他的哲學，震撼了我的信仰，讀信之下，我進退無依，我本是一個富於悲觀思想的人，也會從厭世主義裡，打過轉身。近兩三年來，才彷彿認出了人生之真意義，無端你的幾百字飛來，語語投入我懷疑的心坎，感謝上帝！我雨中之一走，病中的七日，重重的證實了我原來的與你相反的主義。現在的我，已是曠切功圓。光滅心死！鍾梧兄！待我來與你細細分割。

我接到你的信，反覆沉思了三日，第三日之夜，我無目的底冒雨出走。當時只爲寸心如焚，要略略的解除驅殼的苦痛。不想大自然竟輕輕的從月光中逕露我以造化的愛育！——沉黑的雨中，我上了亭子，我猛望見對岸的一盞不滅的愛的燈光。我如受捧喝，讓我來告訴你這燈光的歷史罷；湖岸上一個人家，只有母親和兒子。一夜母親暴病，這兒子半夜渡湖去請醫士，昏黑中竟墜水不返。悲痛欲絕的垂危的母親，在病榻上便立下誓願。願世世代代，自那時起。夜夜在她窗口點着一盞燈，指示她兒子以隔湖的歸路。不論她的兒子以靈魂或肉體歸來，這一盞燈是永遠臨照的。——這故事已過百年了，我也是一夜遊湖，無意中聽友人談到的。這兒子的形骸已沉泥土。母親骨髓已化灰塵：誰知這一盞百年來長明不熄的愛的燈光，竟救了那夜那時，立近懸崖已將墜落的我！

自此起將心定住，又猛覺到一身所在的亭子，也是友誼的愛的紀念建築——這故事你已知道，我不贅述——這茫茫的世界上，竟隨處留下了愛的痕跡！自此我如沉下酒池，如躍入氣海，又如山死入生。又如由生入死。中夜以後，光景愈奇妙，苦雨之後，忽然明月滿天，造物者真切的在我面前，展開了一幅萬全的「宇宙的愛」的圖畫。即夜的湖山，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造物者怎知我正在歧路徘徊，特用慧力來導引，使我印證，使我妙悟？因着金字塔，而承認埃及王；因着萬里長城，而追思秦皇帝，對於未曾目覩和我們一般的人物，以他們的工作來印證，而且深信不疑地讚美了他們的豐功偉烈，何況這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的宇宙，橫在眼前，量我們怎敢說天地是盲觸的，沒有絲毫造物的意旨？

我遊泛於自然的愛裏，月明下一片湖山，只我一人管領，我幾疑是已羽化登仙。直等到雲積雨來，纔又從沉黑中歸去，歸途中恍惚如夢。感謝上帝！這一瞥的光明，已抵我九年面壁！

我還不自足，拚却七日讀書的光陰，來到此痛苦呻吟的世界裏。孝起知我為潛心思索而來，他在送我到此的臨行之前。珍重的握我手說：「願你有大定力！醫院中往往使人煩惱，因為目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呻吟痛苦。」鍾梧兄！豈知此中更見出人類的愛！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使我感泣！如你所說。我是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我為着這一層更自十分歉愧，覺得於情溢乎詞的苦楚。因

爲我沒有痛苦的經驗，慰安你，或評駁你，都不能使你心服，然而即是即你的經驗，你所謂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證明人類是不愛的！

先從宇宙說起罷。你說，「天地不仁萬物芻狗；」然而爲何宇宙間一切生存的事物，經過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不死滅盡絕？天地盲觸爲何生山川。太空盲觸爲何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爲何在天生雨露雲霞，在地生林木花草？無數盲觸之中，却怎生流轉得這般莊嚴璀璨？依你說爲「盲觸，」不如依爲我「化育。」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只知地會如何生我，星辰如何運轉，霜露如何凝結，植物如何開花，如何結果。科學家只知其所當然，而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知其所以然！世界是一串火車，科學家車上的司機，他只知只顧如何運使機力，載着一切衆生，向無限的前途飛走。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如同乘客。雖不如何使這龐然大物不停的前進，而在他們怡然對坐之中。却透澈的了解他們的來途和去路。科學家說了枯冷的定義，便默退拱立：這時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含笑地向前，合掌叩拜，歡喜讚歎的說：這一切只爲着「愛！」

慚愧我沒有什麼精深的理解，來燃起你的死灰，我只追根溯源，從我入世的第一步着想，就已點着了熊熊的心靈之火，病中昏沉三日，覺得母親無一刻離我身旁。不絕的愛絲纏繞之中，鍾悟兄，就是從此我深深的承認了世界是愛的，宇宙是大公的，因爲無論如何人，都有一個深懸極愛的他的母親。

我的環境和你的不同，說別的你或不懂，而童年的母親的經驗，你的却和我的一般。自此推想，你就可了解了世界，茫茫的大地上，豈止人類有母親？凡一切有情無不有母親。有了母親，世上便隨處種下了愛情的種子，於是溪泉欣欣的流言，小鳥欣欣的唱着，雛花欣欣的開着，野花欣欣的青着，走獸欣欣的奔躍着，人類欣欣的生活着，萬物的母親，彼此互愛着，萬物的子女。彼此互愛着。同情互助之中，這載着衆生的大地，便不住的徐徐前進。懿哉！宇宙間的愛力。從茲千變萬化的流轉運行了！

這條理，恐怕你也不忍反對，——十歲以前的你，是天真未漓的，十歲以後的你是昏昧墮落的。鍾梧兄！我敢如此說？你爲着要扶持你的人生哲理，即能使你理論動搖的天性之愛，竟忍心害理不去回想追來，只用「幾乎忘了」一語，輕輕遮掩過去，然而你用了萬牛回首之力，也只能說到「忘了」兩字，不敢直斥爲「沒有！」可憐的朋友，你已戰敗了！

固然的，天性之愛，我所身受的，加倍豐富濃厚。而放眼塵世，與我相似的，又豈乏其人？在院的末三日，我憑窗下望，看見許多的父母，姑娘伯伯兄弟姊妹朋友來探視他們病中的關切的人。那些病勢較重的人的親屬，茫然的趨趨進出，雖然憂喜不一，而死生一髮之間，人類不能作絲毫之虛假。愛感於心如響所應，我看那焦惶無主的面龐，淚隨聲墜的樣子，更使我遽然驚悟，遍地球上下千萬年，人同此心同此理，鍾梧兄！誰道世界是不愛的！

感謝你又一封書，繫鈴解鈴，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學是枯冷的，又與我只是三日的新交，你便不來，也不爲負我。然你又何必「當下即從城中趕來？」何必「出院時一路嗟嘆？」何必「秋風中辛苦奔走！」你既痛恨虛假的人種，你必不肯也不屑做那「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自欺欺人的事，你來時自不知，步時自不覺。可憐的朋友，我替你說了罷，你縱矯情，却不能泯滅了造物者付與你的對於朋友的愛。

因此假如世界是盲觸的，是不愛的，你於世界有何意思？便生你一人在世上，天不降雨穀，地不生五穀，洪水猛獸來圍困侵逼，山巔地穴去奔走飄流，世界也不爲負你，然而你竟安穩穩的，有工可作，有書可讀的過了二十三年。我說這話，不免有殘忍的嫌疑，然而你試平心靜氣的回想，不是世上隨處有愛，隨處予人以生路，你的脆弱的血肉之軀，安能從劍林刀雨的世界中，保持至於今日呢？

再進一步，辯論至此，已如短兵相接。縱使世界如你所說，是劍林刀雨淋漓刺人的世界；而因着還有一個鋒鏑餘生的我，便仍舊不證明他是完全不愛的，一日有我在，一日你的理論便不能成立。我要化身作一根砥柱，屹立在這苦海的亂流中，高歌頌揚這不完全的不愛。

再進一步，已是退無可退，縱使我的理論完全是假的，你的理論完全是真的，爲着不忍使衆生苦中加苦，也寧可叫你棄你的真來就我的假，不但你我應當如此信，而且大聲疾呼，勸衆生如此信。

我的朋友！你的理論也不是完全可以棄置的。自私自利的制度階級，的確已在人類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種種，均由不愛而來，斷情絕愛，忍心害理的個人，團體和國家！正鼓勵着向這毀滅世界底目的上奔走，而你在迸出血淚之後，僅僅退守飯碗主意，在虛偽殘忍的人類中只圖救自己於飢渴死亡，這豈是參透一切的你，所應做的卑怯的事！

攜起手來罷，青年有爲的朋友！願與你一邊流迸這血淚，一邊肩起愛的旗幟，領着這「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人類，在這荊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回開天闢地的第一步上來！

我的話到此已盡，你試自向第一步心中去印證，可知是萬真萬實，沒有半句虛假。七日的思想，瀟過了秋雨滴瀝之夜，秋風撼窗之夜，星辰滿天之夜，皓月當空之夜，夢影憧憧之夜，對花讀信之夜，自問自答，自證自疑，心潮幾番漲降起落，僅而得此，請你不要當作自欺欺人的話語看？

現在再來回答你的一句枝節的話。寧可我愛天下人是三年前一時有感而作，孝起何時拿去，我竟然不知，以致於呈露於你的眼前，這是我極引以為悲惋歉仄的事，那篇不成文字，也更不是詩——是我的不幸，是天下人的不幸——願你忘了他。至於說對我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那更不足為怪。連我都未曾十分了解我自己，我只是赤子之心，笑啼間作。你既是從活潑坦易方面認得我，就請你這一方面認識我到底。

明天回校去了，盼望不久能和你相見！

『星如』

這時湖面已漾着霞光，——他靜沉沉的疊起這幾紙來，放在袋裏，眼神直穿出霞外，夕陽要下去了，要從東半球他屋前的樹杪上來，照見他的一切親愛的人，他凝望着天末，明天起要重新忙碌了，他決意在這時把妹妹的信也寫完：

『妹妹：

我病了七天，現在已經全愈，明天便出院了，病中未曾寫信，我不願以目前的小疾累我雙親和妹妹，數萬里外空餘日後的憂思。

重讀你的信一遍，妹妹！我心已碎。生平厭惡「心碎」「腸斷」這類被人用濫的名詞：而爲着直覺。爲着貫穿天地的大愛，我不肯違心，不惜破二十年的舊例，今朝用他一遭！

誠然母親不是我一個人的。往玄裡說，也不是我們兩個人的，是天下人的，你不許我隨便使她受感觸妹妹，我甘做囚人，你爲獄吏，我願屈服你的權威之下，奉你的話爲金科玉律，天經地義！往者不可諫提起來，我要迸出痛悔的淚，然而又豈是得已！

「去國之音哀以思」叔叔責我太無男子氣，我何嘗也不覺得羞愧？然而我的去國，不是譴逐，不是放流，是我自己甘心情願，爲求學而去的。白衣如雪的登舟之日，送者皆目崖而返，我不會流下一滴淚。

我反覆讀了叔叔的「去國剛三月」之語，更了解了自已，足見我原不是喜歡寫這類文字的，去國以後之昔。才哀以思。然而去國之前的我的生活，與去國之後的我的生活，至多只有一兩分的更變，所不同的就是離了雙親。

惟其如此，這男子氣才拋擲得有價值，才拋擲得對得起天地萬物，嬰兒上帝！雙親呵！我深幸二十年來，在萬事上作剛强大丈夫，珍重的留下這一段氣概，爲你們拋擲！

爲着雙親，失了男子氣，妹妹，我願普天下男子都將這一段氣概拋擲了罷！我發這絕叫時，我聽得見神靈讚歎，我看得見天地萬物。在我足下俯伏低頭！

雖然是可以剖肝瀝膽。究竟如你所說，不應使雙親傷心。我每次寫信，總是十分小心謹慎，而真性情如洪水，往往沒過我的筆端，我自恨爲何自己不能控制——我要說我想家，寫的太真切了，一定使雙親深深的受了激觸。就要說我不想家，雙親一定不信，或反疑到我不言的幕後。有若千的感傷，幾番停筆躊躇，至終反寫上些陳陳相因遊子思家的套話，我的心從來那有如此的百轉千迴過？你只以爲我任意揮毫，我的苦心有誰知道！也許只有母親能够知道罷。我反覆地讀她的來信看她前後字句之中，往往矛盾往往牽強；處處發現了與我同經驗的痕跡。自慰我的言語中，含蓄着無限淒黯的意緒。最親密的話，竟說到最漠然的地步。然而，妹妹。究竟彼此都瞞不住，我知母親，母親知我，——前日病中彼此都能

推測得到呵！臥讀飲水詞看到「關心芳字淺深難！」及「不禁辛苦況相關？」等句，看得我跳將起來，古人的詩詞，深刻處那有一字虛設？不過應用於天性方面。我却是第一人！

在最美的環境之中，時時的懷念最親愛的人，零碎的抒情文字，便不由自主地繼續產生了。淒惻的情緒，從心中移到了紙上，在我固然覺得舒解了蘊結的衷腸。而從紙上移到雙親的心中時，又起了另一番衷腸的蘊結；在聰明正直妹妹前，我自知罪無可道，我無可言說，從今後只願你能容我改過自新！

你也許更要說我太柔情了，怎知和你的信同時放我桌上的，一個朋友的信，還說到人家批評我孤冷呢。我難道是有二重人格？我只是我，隨着人家說去，無論攻擊。是讚揚，我都低頭不理。我靜默的接受任何種批評，我自以為是謙恭，而夷然不顧的態度中，人家又說我驕傲。然而我并不求人們諒解！天文家抬頭看着天行走，他神移目奪於天上的日月星辰，他看不見聽不見人間的一切。在他茫然仰天的步履之中或許在人間路上，衝撞踐踏了路人，惹起了路人的怨懟，然而專注的他，又豈……

我應許你的琴兒，自然不至於失約。你的芳辰近了，我祝你在那天晨光晴朗，花香鳥語之中，山披飄揚拜過雙親之後，轉身便來開視你萬里外的哥哥，珍重贈送的禮物！妹妹，我如和你一般具有音樂的天才，則退隱的時間內，更不嫌寂寞了。病中七日，日日不同，夜夜不同，渡盡了星月風雨。我心中無限柔靜與悲哀的意緒，要託琴玄絲。而自去國後，就沒有像你的這麼一個人能低頭舒腕，在我窗前揮奏，！

天下家人骨肉的結合，安全的何止千萬？而我們的家庭，對於我，似乎特別的自然而奇妙。然而也……只換了「別離」兩字！不許再說了，上帝助我！我須揮去額前的幻想，結束這縹渺的生涯，奮然轉身，迎接工作……」

斜陽已成碧，要想寫時也看不見了，他猛然的站起來，左手握着右腕頭，看着几上沒有寫完的信，似乎想續下去——一轉念，下了決心，忽然將手中的一枝金管的筆，激箭似的從窗內擲將出去自己驚覺時，已太晚！那枝數年來助他發揮思想的筆兒，在一逝不返的空間路上，閃閃的射出留戀的金光之後，便驚鴻似的無聲的飛入湖裡，漾起了幾圈溶溶的波紋——

他最後的寫不出的文字，已宛轉縈迴的寫在水上了！波紋漸漸平了，化入湖水，他仍痴立窗前不動。湖上被碧霞上下遮住的一抹夕陽，作意的顯出凄豔，霞光中，一趨做蓬的汽車，繞着湖岸，對着他緩馳而來，車上彷彿坐滿了人。和司機並坐，向着樓窗揮手的黑髮的青年，似乎便是孝起。

『生命路上英勇的同伴，已從光明中攜手來迎接了！』——他忽然如受日的雪人一般無力的坐了下去，雙手抱着頭兒，起了無名的嗚咽。

六一姊

這兩天來，不知爲什麼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是在童年遊伴之一，雖然在一塊兒的日子不多，我却着實的喜歡她，她也盡心的愛護了我。

她的母親是菩提的乳母——菩提是父親朋友的兒子。和我的大弟弟同年生的，他們和我們是緊鄰——菩提出世後的第三天，她的母親便帶了六一來。又過兩天，我偶然走過菩提家的廚房，看見一個八九歲的姑娘。坐在門楹上。臉兒不很白。而雙頰自然紅潤，雙眼皮，大眼睛，見着人總是笑，人家說這是六一的姊姊，都叫他六一姊，那時他還是天足，穿一套壓着花邊的藍布衣裳，很粗的辮子。垂在後面。我手裏正拿着兩串糖葫蘆，不由的便遞給她一串，她笑着接了，她母親叫她道謝，她只看着我笑。我也笑了，彼此都覺得很腴腆。等我吃完了糖果，要將那竹簽兒拋去的時候，他攔住我。一面將自己竹簽的一頭拗彎了，如同鈎子兒的樣，自己含在口裏，叫我也這樣做。一面笑說，『這是我們的旱煙袋。』

我用奇異的眼光看着她——當然我也隨從了，自那時起我很愛她。

她三天兩天的便來看她母親，我們見面的時候很多，她只比我大三歲，我覺得她是我第一個好朋友，我們常常有事沒事的坐在臺階上談話。——我知道六一是他爺爺六十一歲那年生的，所以叫做六一，但

六一未生之前，他姊姊總該另有名字的。我屢屢問她，她總含笑不說。以後我彷彿聽得她母親叫他鈴兒。有一天冷不防我從她背後也叫了一聲，她連忙答應。回頭看見我笑了，她便低頭去弄辮子，似乎十分羞澀。我至今還不解是什麼緣故，當時只知道她怕聽「鈴兒」兩字，便當時叫着玩，但她並不惱我。

水天相連的海隅，可玩的材料很少，然而我們每次總有些新玩藝兒來消遣日子，有時拾些卵石放在小銅鑼裏，當雞卵煮着，有時在沙子上掘一個大坑，將我們的脚埋在裏面，玩完了。我站起來很坦然的。她却很小心在岩石上蹙踏了會子，又前後左右的看她自己鞋，她說『我的鞋若是弄髒了。我媽要說我的。』

還有一次，我聽人家說煤是樹木積壓變成的，偶然和六一姊談起，她笑着要做一點煤冬天燒。我們尋得了一把生鏽的切菜刀，在山下砍了些荆棘，埋在海邊沙土裏。天天去掘開看變成了煤沒有，五六天過去了，依舊是荆棘。以後再有人說煤是樹木積壓成的，我總不信。

下雨的時候，我們便在廊下「跳遠」玩，有時跳得多了，晚上睡時覺得脚後跟痛，但我們仍舊喜歡跳。有一次我的乳娘看見了，隔窗叫我進去，說，『她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天天只管同鄉下孩子玩！姑娘家跳跳鑽鑽的也不怕人笑話！』我乍一聽說。也便不敢出去，次數多了。我也有些氣忿，便道『她是什麼人？鄉下孩子也是人呀！我跳我的。我母親都不說我，要你來管做什麼？』一面便掙脫出去。乳娘

笑着擰我的臉，說「你真個學壞了！」

以後六一姊長大了些，來的時候也少了。她十一歲那年來的時候，她的腳已經裹尖了，穿着一雙青布扎紅花的尖頭高底鞋。女僕們都誇贊他，說，「看她媽不在家，她自己把腳裹的多小呀！這樣的姑娘，真不讓人費心。」我愕然，背後問她說，「虧你怎樣下手，你不怕痛麼？」她搖頭笑說，「不，」隨後又說，「痛也沒有法子，不裏叫人家笑話。」

從此她來的時候，也不能常和我玩了。只挪過一張矮凳子，坐在下房裏，替六一漿洗小衣服，有時自己扎花鞋，我在門外沙上玩，他只扶着門檻站着看。我叫她出來，她說。「我跑不動。」——那時我已起首學做句子。讀整本的書了，對於事物的興味。漸漸的和她兩樣，在書房窗內看着她來了，又走進下房裏。我也只淡淡的，並不像從前那種着急恨不得一時出去見她的樣子。

苦提斷了乳。六一姊的母親便帶了六一走了。從那時起，自然六一姊也不再來。——直到我十一歲那年，到金鈞寨看社戲去，纔又見他一面。

我看社戲，幾乎是年例，每次都是坐在正對着戲臺的蔗棚底下看的，這座棚是曲家搭的，他家出了一個副榜，村裏要算他們最有聲望了。從我們樓上可以望見曲家門口和祠堂前的兩對很高的旗杆，和海岸上的魁星閣，這都是曲副榜中了副榜以後，才建立起來的。金鈞寨得了這些點綴，觀瞻頓然壯了許多。

金鈞寨是離我們營壘最近的村落，四時節慶，不免有餽贈往來。我曾在父親桌上，看見曲副榜寄父親的一封信，是五色信紙寫的，大概是說沿海不靖，要請幾名兵士保護鄉村的話。內中有諺云「……」足下乃今日之大樹將軍也，小草依依，尙其庇之。……」「諺云」底下是什麼，我至終想不起來，只記得紙上龍蛇飛舞，筆勢很好看的。

社戲演唱的時候，父親常在被請參觀之列，我也跟了去，坐在父親身旁看。我矮看不見，曲家的長孫還因此出去踢開了棚前上土階上列坐的鄉人。

實話說，對於社戲，我完全不感興趣，往往看不到半點鐘，便纏着要走，父親也藉此起身告辭。——而和六一姊會面的那一次，不是在棚裏看，工夫却長了些。

那天早起，在書房裏，已隱隱聽見山下鑼鼓喧天。下午放學出來，要回到西院去，剛走到花牆邊，看見余媽抱着膝坐在樓下台階上打盹。看見我便一把拉住笑說，「不必過去了，母親睡覺呢。我在這裏等着領你聽社戲去，省得你一個人在樓上看海怪悶的。」我知道是她自己要去看却拿我作盾牌，但我在書房坐了一天，也正懶懶的：便任她携了我的手。出了後門，夕陽中穿過麥隴，斜坡上走下去，已望見戲台前黑壓壓的人山人海。賣雜糖離餅担子前，都有百十個村童圍着，亂烘烘的笑鬧，牆邊一排排的板凳上坐着粉白黛綠，花枝招展的婦女們，笑語盈盈的不休。

我覺得瑟縮，又不願擠過人叢，拉着余媽媽的手要回去，余媽俯下來指着對面叫我，說，『已經走到這裡了——你看六一姊在那邊呢，過去找她說話去。』我抬頭一看，棚外左側的牆邊，穿着新藍布衫子。大紅褲子，盤腿坐在長板凳的一端，正回頭和許多別的女孩子說話的，果然是六一姊。

余媽半推半挽的把我撮上棚邊去，六一姊忽然看見了，頓時滿臉含笑的站起來，說『余大媽這邊坐』一面緊緊的握我的手，對我笑，不說什麼話。

一別三年，六一姊的面龐稍稍改了，似乎臉兒圓了些，也白了些。樣子更溫柔好看了，我一時也沒有說什麼，只看着她微笑，她拉我在她身傍半倚的坐下，附耳含笑說：『你也高了好些——今天怎麼又高興出來走走？』

當我們招呼之頃，和她聯坐的女孩子們都注意我——這時我頗帶敝一個人兒，我腦中常有她的影子。後來看書一看到苧蘿村和西施字樣，我立刻就聯憶到她，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她是那天和六一姊同坐的女伴中之一，只有十四五歲光景，身上穿着淺月白竹布衫兒，犄角上繡着卍字，綠色的褲子，下面是紮腿，桃紅扎青花的小腳鞋。頭髮不很青，却是很厚。水汪汪的一雙俊眼，又紅又小的嘴唇，淨白的臉上薄薄的擦上一層胭脂。她願扮撩人，一顰一笑，都能得衆女伴的附和。那種娟媚入骨的丰度，的確是我過城市生活以前未見的第一美人兒。

到此我自己驚笑，只是那天那時的一瞥。前後都渺無消息。童稚爛漫流動的心，在無數的過眼雲煙之中，不知怎的就捉得這一個影子，自然不忘的到了現在。——生命中原有許多「不可解」的事！

她們竊竊的議論我的天足，又問六一姊我爲何不換衣裳出來聽戲。衆口紛紛，我低頭聽得真切，心中只怨余媽爲何就這樣的拉我出來，我身上穿的只是家常很素靜的衣服，在紅綠叢中，更顯得非常的黯淡。

百般催促之中，聽得六一姊從容的微笑說：『值得換衣服麼！她不到棚裏去，今天又沒有什麼大戲』一面用手圍攪着我的手，撫我的肩兒，似乎教我抬起頭來的樣子。

我覺得臉上紅潮立時退去。心中十分感激六一姊輕輕的便爲我解了圍。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一切的不齊都恢復了，我暗地驚歎三年之別，六一姊居然是大姑娘了，她練達人情的話，居然能庇護我！

戀戀的挨着她坐着，無聊的注目臺上，看見兩個婢女站在兩旁，一個皇后似的，站在當中，搖頭掩袖啾啾的唱。她們三個珠翠滿頭，粉黛儼然，衣服也極其閃爍華麗，但裙下却都露出一雙又大又破爛的男人單臉鞋。

金色的斜陽，已落下西山去，暮色逼人，余媽還捨不得走，我說『從書房出來，簡直就沒到西院去，母親要問，我可不管！』她知道我萬不願再留滯了，只得站起來謝了六一姊，又和四圍的村婦紛紛道別

上坡來時。她還只管回頭望着臺上，我却望着六一姊，她也望着我，我忽然後悔爲何忘記吩咐她來找我玩，轉過麥籬，便彼此看不見了——到此我熱烈的希望那不是最末次的相見！

回家來已是上燈時候，母親並不會以不換衣裳去聽社戲爲意，只問我今天的功課。我却告訴母親我今天看見了六一姊，還有一個美姑娘，美姑娘不能打動母親的心，母親只殷勤的說，『真的，六一姊也有好幾年沒來了！』

十年來四圍尋不到和她相似的人，在異國更沒有起聯憶的機會，但這兩天來，不知爲何，只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這時一定嫁了，嫁在金鈎寨，或是嫁到山右的隣村去，我相信她永遠是一個勤儉溫柔的媳婦。

山坳海隅的春陰景物，也許和今日的青山一般的凄黯銷沉。我似乎能聽到那嗚嗚的海風。和那暗灰色浩蕩搖撼的波濤。我似乎能看到那陰鬱壓人的西南山影，和那山半一層層枯黃不斷的麥地。乍暖還寒時候，常使幼稚無知的我，起無名的悵惘的環境，六一姊也許還在此中。她或在推磨，或在拉鞋底，工作之餘，她偶然抬頭自籬隙外望海山，或不起什麼感觸。她決不能想起我，即或能想起我。也決不能知道這時的我。正在海外的海。山外的山的一角小樓之中，凝陰的廊上，低頭疾書，追寫十年前的她的嘉言懿行。

我一路拉雜寫來，寫到此淚已盈睫——總之，提起六一姊，我童年的許多往事，已真切實現的浮到眼前來了！

英 士 去 國

英士獨自一人靠在船頭欄干上，正在神思飛越的時候。一輪明月。照着太平洋浩浩無邊的水。一片晶瑩朗徹，造成了琉璃世界。這船不住的往前走着，船頭的浪花，濺捲如雪，艙面上還有許多的旅客。三三兩兩的坐着談話，或是唱歌。

他心中都被快樂和希望充滿了，他回想八年以前，十七歲的時候。他父親朱衡從美國來了一封信，叫他跟着他父親的一位朋友，去到美國，預備學習土木工程。他喜歡得什麼似的，因為他年紀雖小，志氣倒是極大，當下也沒有一點猶豫留戀，便辭了母親和八歲的小妹妹，乘風波浪的去到新大陸。

那時還是前清宣統三年九月，他正走到太平洋的中央，便聽得中國已經起了革命，朱衡本是革命黨中重要的份子，因着這事起來了，又得了黨中召集的命令，便立刻回到中國。英士繞了半個地球，也沒有拜見他的父親，只由他父親的朋友，替他安頓清楚，他便獨自在美國留學了七年。

年限滿了，課程也完畢了，他的才幹和思想，本來是很超絕的，他自己又肯用功。因此畢業的成績。是全班的第一，師友們都是十分誇獎他，他自己也喜歡的了不得，畢業後不及兩個禮拜，便趕緊收拾了回到祖國。

這時他在船上回頭看了一看，便坐下，將背靠在闌干上，口裏微微的唱着國歌。一面自己想到：「中國已經改成民國了，雖然共和的程度還是幼稚。但是從報紙上看見說袁世凱想做皇帝失敗了一次，宣統復辟又失敗了一次，可見民氣是很可希望的，以我這樣的少年，回到少年時代大有作爲的中國，正合了『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那兩句話，我何幸是一個中國的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國，親愛的父母妹妹！親愛的祖國！我英士離着你們一天一天的近了。」

他想到這裏，不禁微笑着站了起來。在艙面上走來走去，腦中生無數的幻像，頭一件事就想到慈愛的父母，雖然那溫煦的慈顏。時時湧現目前，但是現在也許增了老態。她們看見了八年遠游的愛子，不知要怎樣的喜歡呢。嬌小的妹妹。當我離家的時候，她送我上船，含淚拉着我的手說「再見」，以後就伏在母親的懷裏哭了，我本來是一點沒有留戀的，那時也不禁落了幾點的熱淚。船開了以後，還看見他和母親，站在碼頭上，揚着手巾，過了幾分鐘，他的影兒，便模模糊糊的看不見了，這件事是我常常想起的，今年他已經——十五——十六了，想是已經長成了一個聰明美麗的女郎，我現在回去了，不知他還認得我不呢？

還有幾個意氣相投的同學小友，現在也不知道他們都建樹了什麼事業？他腦中的幻像，頃刻萬變，直到明月走到天中，艙面上玩月的旅客，都散盡了。他也覺得海風銳厲，不可少留，才慢慢的下來，回到

自己房裏，去做那「祖國莊嚴」的夢。

兩個禮拜以後，英士提着兩個皮包，一步一步的向着家門走着，淡烟暮靄裏，看見他家牆內幾株柳樹後的白石樓屋，從綠色的窗帘裏，隱隱的透出燈光，好像有人影在窗前搖漾。他不禁樂極，又有一點心怯，走近門口，按一下門鈴，有一個不相識的僕人，走出來開了門，上下打量了英士一番，要問又不敢問，英士不禁失笑，這時有一個老媽子從裏面走了出來，看見英士，便近前一看，不覺得眉開眼笑道：「這不是大少爺麼？」英士認出他是妹妹芳士的奶母喜娘，歡喜的了不得：便道：「原來是吳媽，老爺太太都在家麼？」一面便將皮包遞與僕人。一同走了進去，吳媽道：「老爺太太都在樓上呢，盼得眼都花了。」英士笑了一笑，便問道：「芳姑娘呢？」吳媽道：「芳姑娘還在學堂裏，聽說他們今天賽網球，所以回來得晚些，」一面說着便上了樓，朱衡和他的夫人，都站在梯口。英士上前鞠了躬，彼此都喜歡得不知說什麼好，便進到屋裡，一同坐下，吳媽打上洗臉水，便在一旁看着，夫人道：「英士！你是幾時動身的，怎麼也不告訴一聲兒，芳士還想寫信去問。」英士一面洗臉，一面笑道：「我完了事，立刻就回來，用不着寫信。就是寫信，我也是和信同時到的。」朱衡問道：「我那幾位朋友都好麼？」英士說：「都好，吳先生和李先生還送我上了船，他叫我替他們問你二位老人家好。他們還說請父親過年到美國去遊歷，他們都很想見父親的風采。」朱衡笑了一笑。

這時吳媽笑着對夫人說，「太太！看英哥去了這幾年。比老爺還高了，真是長的快」。夫人也笑着望着英士，英士笑道：「我和美國的同學比起來。還不算是很高的。」

僕人上來問道：「晚飯的時候到了，等不等芳姑？」吳媽說「不必等了，少爺還沒有吃飯呢」，隨後他們便一齊下樓。吃過了飯。就在對面客室裏，談些別後數年來的事情。

以後英士便問父親道：「現在國內的事情怎麼樣了？」朱衡笑了一笑，道：「你看報紙就知道了」。英士又道「關於鐵路的事業。是不是積極進行呢？」朱衡說「沒有款項，拿甚麼去進行！現在國庫空虛如洗。動不動就是借款。南北兩方，宣戰的時候，金錢都用在硝煙彈雨裏，言和的時候，又全用在應酬疏通裏，花錢如同流水一般，那裏還有功夫去論路政？」，英士呆了一呆，說「別的事業呢？」，朱衡道「自然也都如此了」，夫人笑對英士說：「你何必如此着急，有了才學，不怕無事可做，政府裏雖然現在是窮得很，總不至於長久如此的，況且現在工商界上，也有許多可做的事業，不是一定只看着政府」英士口裏答應着，心中却有一點失望，便又談別的事情上去。

這時聽得外面院子裏，有說笑的聲音，夫人望了一望窗外，便道：「芳士回來了」，英士便站起來，要走出去，芳士已經到了客室的門口，剛掀開簾子，猛然看見英士，覺得眼生，又要縮回去，夫人笑着喚道「芳士！你哥哥回來了」，芳士便笑着進來，和英士點一點頭，似乎有一點不好意思，便走近母親

身旁，英士看見他妹妹手裏拿着一個球拍，脚下穿着白帆布的橡皮底球鞋，身上是白衣青裙，打扮的非常素淡，精神却非常活潑，並且兒時的面龐，還可以依稀認出，便笑着問道「妹妹！你們今天賽球麼？」芳士說「是的」，回頭又對夫人說，「媽媽！今天還是我們這邊勝了，他們說明天還要決最後的勝負呢」，朱衡笑道，「是了！成天裡只玩球，你哥哥回來，你又有了球伴了」芳士說「哥哥也會打球麼？」英士說「我打的不好」芳士道，不要緊的，天還沒有大黑，我們等一會子去打球去。在客室又談了一會，他兄妹兩人，果同向球場去了，屋裏只賸了朱衡和夫人。

夫人笑道，「英士剛從外國回來，興興頭頭的，你何必盡說那些敗興的話，我看他似乎有一點失望」朱衡道「這些都是實話，他以後知道了，何必瞞他呢」，夫人道：「我看你近來的言論和思想，都非常悲觀，和從前大不相同，這是什麼原故呢？」

這時朱衡忽然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嘆了一口氣，對夫人說：「自從我十八歲父親死了以後，我便入了當時所叫做「同盟會」的，成天裏廢寢忘食，奔走國事，我父親遺下的數十萬家財，被我花去大半，鄉里戚黨，都把我看作敗子狂徒，又加以我也在通緝之列，都不敢理我了。其實我也更不理他們。二十年之中，足跡遍天涯，也結識了不少的人，無論是中外的革命志士，我們都是一見如故，「劍外惟餘肝膽在。鏡中應託頭顱好」便是我當日的寫照了。」

夫人忽然笑道：「我還記得從前有一個我父親的朋友，對我父親說「朱衡這個孩子，鬧的太不像樣了現在到處都掛着他的像片，緝捕得很緊，拿着了就地正法，你的千金是終要吃苦的。」便勸我父親解除了這婚約，以後也不知爲何便沒有實現。」

朱衡笑道：「我當日滿心是「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熱氣，倒是很願意解約的。不過你父親看得起我不照辦就是了。」

朱衡又坐下，端起茶杯來。喝了一口茶，點上雪茄，又說道：「當時真是可以當得「熱狂」兩個字。整年整月的，只在刀俎網羅裏轉來轉去，有好幾回都是已瀕于危，就如那次廣州起事，我還是得了朋友的密電，從日本趕回來的，又從上海帶了一箱的炸彈，雍容談笑的進了廣州城。同志都會了面，起事那一天的早晨，我們都聚在一處，預備出發，我結束好了，端起酒杯來，心中一陣一陣的如同潮捲，也不是悲慘，也不是快樂。大家似笑非笑的都照了杯，握了握手，慷慨激昂的便一隊一隊的出發了。」

朱衡說到這裏，聲音很顫動，臉上漸漸的紅起來，日光流動，少年時候的熱血，又在他心中怒沸了。他接着又說：「那天的光景，也記不清了，當時目中耳中，只覺得槍聲刀影，血肉橫飛，到了晚上，一百多人雨打落花似的，死的死，走的走，拿的拿，都散盡了，我一身的腥血，一口氣跑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將帶去的衣服換上了我在荒草地裏，睡了一覺。第二天一清早，又進城去還遇見幾個同志，都改

了裝，彼此只慘笑着打個照會，以後在我離開廣州以先，我去到黃花崗上，和我的幾十位同志，灑淚而別。咳！「戰場白骨艷於花」，他們爲國而死。是有光采的，只可惜大事未成，吾黨少年；又弱幾個了。——還有那一次春天漢陽的事情，都是你所知道的，當時那樣蹈湯火，冒白刃，今日海角，明日天涯，不過都當他是做了幾場惡夢。現在追想起來，真是叫人啼笑不得，這纔是「始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攪鏡」了。」說到這裏，不知不覺的，便流下兩行熱淚來。

夫人笑說：「那又何苦。橫豎共和已經造成了，功成身隱，全始全終的，又有什麼缺憾呢？」

朱衡猛然站起來說：「要不是造成這樣的共和，我還不至於這樣的悲憤。祇可惜我們洒了許多熱血，拋了許多頭顱。只換得一個匾額。當年的辛苦，都成了虛空。數千百的同志，都做了冤鬼。咳！那一年袁皇帝的刺客，來見我的時候，我後悔不會出去迎接他，」夫人道：「你說話的終結，就是這一句，真是沒有意思。」

朱衡說：「我本來不說，都是你提起英士的事情來，我纔說的：英士年紀輕。閱歷淺，又是新從外國回來。不知道這一切的景況，我想他那雄心壯志，終久要受打擊的。」

夫人道：「雖然如此，你也應該替他打算。」

朱衡道：「這個自然，現在北京政界裏頭的人，還有幾個和我有交情可以說話的，但是只怕支俸不做事

不合英士的心……」

這時英士和芳士一面說笑着走了進來。他們父子母女又在一處，說着閒話。直到夜深。

第二天早晨，英士起的很早。看了一會子的報，心中覺得不很痛快：芳士又上學去了，家裏甚是寂靜。英士便出去拜訪朋友，他的幾個朋友都星散了，只見着兩個：一位是縣裏小學校的教員，一位是做報館裏的訪員，他們見了英士，都不像從前那樣的豪爽，只客客氣氣的談話，又恭維了英士一番。英士覺着聽不入耳。便問道他們所做的事業。他們只嘆氣說，「那裏是什麼事業，不過都是「做盤主義」罷了，有什麼建設可言呢！」。隨後又談到國事，他們更是十分的感慨，更一五一十的將歷年來國中情形都告訴了。英士聽了，如同背上澆了一盆冷水，便也無話可說，坐了一會，就告辭回來。

回到家裏，朱衡正坐在寫字台邊寫着信，夫人在一邊看書。英士便和母親談話。一會子朱衡寫完了信便交給英士說：「你說要到北京去，把我這封信帶去，或者就可以得個位置」，夫人便跟着說道：「你剛回來，也須休息休息，過兩天再去罷」，英士答應了，便回到自己臥室，將那信放在皮包裹裏，凭在窗前，看看樓下園子裏的景物。一面將回國後得的印像，翻來覆去的思想。心中覺得十分的抑鬱。想到今年春天在美國的時候，有一個機器廠裏的主人，請他在廠裏作事，薪水很是豐厚，他心中覺得游移不決。因為他自己新發明了一件機器，已經畫出圖樣來，還沒有從事製造，若是在廠裏作事，正是一個製造的

好機會，但是那時他還沒有畢業，又想畢業以後趕緊回國，不願將歷年所學的替別國效力。因此便極力的推辭。那廠主還留戀不捨的說：『你回國以後，如不能有什麼好機會。還請到我們這裏來』，英士暫且答應着，以後也就置之度外了。這時他想『如果國內真個沒什麼可做的，何不仍去美國，一面把那機器製成了。豈不是完了一個心願』。忽然又轉念說：『怪不得人說留學生一回了國，便無志了。我回來纔有幾時，社會裏的一切狀況，還沒有細細的觀察，便又起了這去國的念頭。這是我自己沒有一點毅力所以不能忍耐。我如再到美國，也叫別人笑話我，不如明日就到北京，到北京看看光景再說罷』。

這時芳士放學回來，正走到院子裏，抬頭看見哥哥獨自站在窗口出神，便笑道『哥哥今天沒有出門麼？』英士猛然聽見了。也便笑道：『我早晨出門已經回來了，你今日爲何回來的早？』芳士說：『今天是禮拜六，我們照例是放半天學。哥哥如沒有事，請下來替我講一段英文』，英士便走下樓去。

明天的晚車，英士便上北京了，那火車風馳電掣的走着，他還嫌慢，恨不得一時就到北京。便靠在窗口，觀看景物。只覺走過了長江以北，氣候漸漸的冷起來，大風揚塵，驚沙撲面，草木也漸漸的黃起來。人民的口音也漸漸的改變了。還有兩件事，使英士心中可笑又可憐的，就是北方的鄉民，腦後大半都垂着髮辮。每到火車停的時候，更有那無數的叫化子，向人哀哀求乞，直到車開之後，纔漸漸的聽不見他們的悲聲。

英士到了北京。便帶着他父親的信去見某總長。去了兩次，都沒有見着。去的太早了，他還沒有起床。太晚了又碰着他出門了，到了第三回，纔出來接見。英士將那一封信呈上，他看完了先問：『尊大人現在都好麼？我是好久沒有見面了』。接着便道：『現在部裏人浮于事，我手裏的名條還有幾百，實在是難以安插，外人不知道這些苦處，還說我不照顧戚友，真是太難了。但我與尊大人的交情，不比別人，你既是遠道而來，自然應該極力設法，請稍等兩天，一定有這回信』。

英士正要同他說自己要想做點實事，不願意得虛職的話，他接說：『我現在還要上國務院，少陪了』。便站了起來，英士也只得告辭了。一個禮拜以後，還沒有回信，英士十分着急，又不便去催。又過了五天便接到一張委任狀，將他補了技正。英士想技正這個名目，必是一個有事可做的，自己甚是喜歡，第二天上午，就去部裏去到差。

這時鐘正八點，英士走進部裏，偌大的衙門，還靜悄悄的沒有一個辦公的人員，他正在納悶，也只得在技正室裏坐着，一會兒又站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過了十點鐘，纔陸陸續續的又來幾個技正，其中還有兩位是英士在美國時候的同學，彼此見面都很歡喜，未曾相識的，也介紹着都見過了，便坐下談起話來，英士看表已經十點半，便道：『我不耽擱你們的時候了，我們快辦公事罷』。他們都笑了道：『這便是公事了』，英士很覺得怪訝，問起來纔曉得技正原來是個閒員，無事可做，技正室便是他們的談話室。

樂意的時候來畫了到，便在一處閒談，消磨光陰，否則有時不來也不要緊的。英士道：『難道國家白出薪俸，供養我們這些個留學生』，他們嘆氣說：『那裡是我們願意這樣。無奈衙門裏實在無事可做，有這個位置還算是好的，別的同学也有做差遺員的，職位又低，薪水更薄，那沒有人情的，便都在裁撤之內了』。英士道：『也是你們願守株守，爲何不出去自己做些事業？』他們慘笑說：『不用提了，起先我們幾個人，原是想辦一個工廠。不但可以振興實業，也可以救濟貧民。但是辦工廠先要有資本，我們都是妙手空空，所以雖然章程已經訂出。一切的設備，也都安排妥當，只是這股本却是集不起來，過了些日子便也作爲罷論了』這一場的談話，把英士滿心的高興定全打消了，時候到了，祇得無精打采的出來。

英士的同學同事們，都住在一個公寓裏，英士便也搬進公寓裏面去。成天裏早晨去到技正去，談了一天的話，晚上回來，同學便都出去遊玩，直到夜裏一兩點鐘。他們都陸陸續續的回來，有時他們便在公寓裏打牌鬧酒，都成個習慣，支了薪水，都消耗在飲博閒玩裏，英士回國的日子尙淺，還不會沾染這種惡習，只自己在屋裏燈下獨坐看書閱報，却也覺得淒寂不堪。有時睡夢中醒來，還得聽他們猜拳行令，喝雉呼廬，不禁悲從中來，然而英士總不能勸回他們來，因爲每一提及，他們便說出好些牢騷的話，以後英士便也有時出去疏散，晚涼的時候，便去「中央公園」茶桌上閒坐，或是在樹底下看書，禮

拜日便帶了照相匣獨自騎着驢子出城，去看玩各處的名勝，照了不少的風景片，寄與芳士。有時也在技正室裏翻譯些外國雜誌上的文章，向報館投稿去，此外就無事可幹了。

有一天一個同學悄悄的對英士說，『你知道我們的總長要更換了麼？』英士說『我不知道，但是更換總長，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同學笑道：『你爲何這樣不明白世故，衙門裏頭，每換一個新總長，就有一番的更動，我們的位置，恐怕不牢，你自己快設法運動罷』英士微微的笑了一笑，也不說甚麼。

那夜是正月十五，公寓裏的人，都出去看熱鬧，只留下英士一人，守着寂寞的良宵，心緒恍如潮湧。他想『回國半年以來。差不多的事情。我都已經明白了，但是我還留連不捨的不忍離去，因爲我八年的盼望，總不甘心落個這樣的結果，還是盼着萬一有事可爲，所以半年之中，百般忍耐，不肯隨波逐流，捲入這惡社會的旋渦裏頭去。不想如今却要將真才實學，撇在一邊，拿着昂藏七尺之軀，去學那奴顏婢膝的行爲，壯志雄心，消磨殆盡。咳！我何不幸是一個中國的少年，又何不幸生在今日的中國……』他想到這裏，神經幾乎錯亂起來，便回頭走到爐邊，拉過一張椅子坐下，凝神望着爐火看他從熾紅漸漸的昏暗下去，又漸漸的成了死灰。這時英士心頭冰冷，只扶着頭坐着，看着爐火，動也不動。

忽然聽見有敲門的聲音。英士便站起來，開了門，接進一封信來。在燈下拆開一看，原來是芳士的信說他今年春季卒業，父親想送他到美國去留學，又說了許多高興的話。信內還夾着一封美國工廠的來信

仍是請他去到美國。並說如蒙允諾。請他立刻首途等等，他看完了。呆立了半天，忽然咬着牙說：『去罷！不如去到美國，把那件機器成了，也正好和芳士同行。只是……可憐的！我的初志，決不是如此的，祖國呀！不是我英士棄絕了你。乃是棄絕了我英士啊！』這時英士雖是已經下了這去國的決心，那眼淚却如同斷線的珍珠一般滾了下來。身邊還隱隱的聽見街上的笙歌陣陣，滿天的爆竹聲聲，點綴這太平新年。

第二天英士便將辭職的呈文遞上了，總長因爲自己也快要去職，便不十分挽留。當天的晚車，英士辭了同伴，就出京去了。

到家的時候，樹梢雪壓，窗戶裏仍舊透出燈光，還聽得琴韻鏗鏘。英士心中的苦樂，却和前一次回家大不相同了。走上樓去，朱衡和夫人正在爐邊坐着，寂寞無聲的下着棋，英士却在窗前彈琴。看見英士走了上來，都很奇怪。英士也沒說什麼，見過了父母，便對芳士說『妹妹！我特意回來，要送你到美國去』，芳士喜道，『哥哥！是真的麼？』英士點一點頭。夫人道：『你爲何又想到美國？』英士說：『一切的事情。我都明白了，在國內株守，太沒有意思了』。朱衡看着夫人微微的笑了一笑，英士又說：『前天我將辭職呈文遞上了』。當天就出京的，因爲我想與其在國內消磨了這少年的光陰，沾染這惡社會習氣，久而久之，恐怕就不可救藥。不如先去到外國，做一點實事，並且可以照應妹妹，等到

他畢了業，我和她再一同回來。豈不是一舉兩得』。朱衡點一點首說：『你送妹妹去也好，省得我自己又走一遭』，芳士十分的喜歡道：『我正愁父親雖然送我去，却不能長在那裏，沒有親人照看着，我難免要想家的，這樣是最好不過的了』。

太平洋浩浩無邊的水，和天上亮亮的月，還是和去年一樣。英士凭在闌干上，心中起了無限的感慨。芳士正在那邊和同船的女伴談笑，回頭看見英士凝神遠望，似乎起來什麼感觸。便走過來笑着喚道：『哥哥！你今晚爲何這樣的悵悵不樂？』英士慢慢的回頭來，微微笑說『我倒沒有什麼不樂，不過今年又過太平洋，却是我萬想不到的』。芳士笑道『我自小就盼着什麼時候，我能像哥哥這樣『扁舟橫渡太平洋』。那時我纔得意喜歡呢，今天果然遇見這光景了，我想等我學成歸國的時候，一定有可以貢獻的，也不枉我自己切望了一場』，這時英士却拿着悲涼懇切的目光，看着芳士說：『妹妹！我盼望等你回去時候的那個中國，不是我現在所遇見的這個中國，那就好了』。

一個慈藹的兵丁

小玲天天上學，必要經過一個軍營。他挾着書包兒，連跑帶跳不住的走着，但是過那營前廣場的時候便把脚步放遲了，看那些兵丁們早操，他們一排兒的站在朝陽之下，那雪亮的槍尖，深黃的軍服，映着陽光，十分的鮮明齊整，小玲在旁邊默默的看，喜歡羨慕的不得了，心想『以後我大了，一定去當兵我也穿着軍服，還要端着槍，那時我要細細的看槍裏的機關，究竟什麼樣子，』這個思想，天天在他腦中旋轉。

有一天按着往常的規矩，正在場前凝望着的時候，忽然覺得有人撫着他的肩頭，他回頭一看，只見是看門的那個兵丁，站在他背後，微笑着看着他，小玲有些瑟縮，又不敢走開，兵丁笑問道『小學生，你叫什麼？』小玲道『我叫小玲』兵丁又問道『你今年幾歲了？』小玲說『八歲了』。兵丁忽然呆呆的兩手拄着槍，口裏自己說道『我離家的時候，我的勝兒不也是八歲呢？』

小玲趁着他凝想的時候，慢慢的挪開，數步以外，便飛跑了。回頭看時，那兵丁依舊呆立着，如同石像一般。

晚上放學，又經過營前，那兵丁正在營前坐着，看見他來了。便笑着招手叫他，小玲只得去了，兵丁

叫小玲坐在他的旁邊，小玲看他那黧黑的面顏。深沉的目光，却現出極其溫藹的樣子，漸漸的也不害怕了，便慢慢伸手去拿他的槍。兵丁笑着遞給他。小玲十分的喜歡，低着頭只顧玩弄，一會兒抬起頭來，那兵丁依舊癡想着，同早晨一樣。

以後他們成了極好的朋友，兵丁又送小玲一個名子，叫做「勝兒」，小玲也答應了，他早晚經過的時候。必去玩槍，那兵丁也必是在營前等着。他們會見了却不多談話，小玲自己玩着槍，兵丁也只坐在一旁看着他。

小玲終竟是個小孩子，過了些時，那笨重的槍也玩得膩了。經過營前的時候，也不去看望他的老朋友了。有時因為那兵丁只管追着他，他覺得厭煩，連看操也不敢看了，遠望着那兵丁出來，便急忙走開。可憐的兵丁！他從此不能有這個嬌憨可愛的孩子，和他作伴了。但他有什麼權力，叫他再來呢？因為這個假定勝兒，究竟不是他的兒子。

但是他每日早晚依舊在那裏等着，他藏在樹後，恐怕驚走了小玲。他遠遠地看着小玲連跑帶跳的來了，又嘻笑着走過了，方纔慢慢的轉出來，兩手拄着槍，望着他的背影，臨風灑了幾點酸淚——

他幾乎天天如此，不知不覺的好幾個月了。

這一天早晨，小玲依舊上學，剛開了街門，忽然門外有一件東西，向着他倒來，定睛一看，原來是一

桿小木槍，槍柄上油着紅漆，很是好看，上面貼着一條白紙，寫着道，『勝兒收玩——愛你的老朋友——』

小玲拿起槍柄，來回的念了幾遍，好容易明白了。忽然舉着槍，追風似的，向着廣場跑去。

這隊兵已經開拔了，軍營也拔了——那時兩手拄着槍，站在營前，含淚凝望的，不是那黧黑慈藹的兵丁，却是嬌憨可愛的小玲了。

一個軍官的筆記

戰雲密布了，動員令下了，我自己昏昏沉沉的，什麼都不明的，便要開往前敵去了，便要去和那無情的砲火相見了，我打死了人家，人家打死了我，都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只可憐是——爲誰犧牲，爲誰奮勇，都說不明白，我死了，人家死了，都像死一條狗一般，半點價值都沒有，真是從何說起！

父親站在門口，微風吹着他的白髮，蕭蕭披拂，妹妹扶着他，他們一同站着。一聲兒不響，——呀！這不像將士從軍，家人送別的光景；爲什麼一句激勵的話也沒有，一句淒戀的話也沒有？我明白了，「師出無名」，便有激勵的話，也如何出口！可憐呵！是他們勸慰我好呢？還是我勸慰他們好呢？昨天一夜的工夫，我原也想出幾句話，來安慰他們的，爲何現在又說不出！不說了，去罷。

一翻身出了門，上了車；腦中還嵌着剛纔的光景，嵌着一片淒苦的光景，也許這就是末次的分別，末次的相見，只恨我當初爲何要入軍校。原來戰爭的功用就是如此！戰爭的目的就是爲此！

道上遇了幾個朋友，一邊走着，一邊談話，臉上都顯出極其激烈的樣子，忽地抬頭看見了我，也不招

呼，只彼此低低的說了幾句話，望着我冷笑，我們交互着過去了，我不明白他們爲何不理我，爲何冷笑忽然想起我自己現在的地位，那裏是榮譽的軍人，分明是軍閥的走狗；我素日的志趣那裏去了，竟然做這卑賤的事，如何對得起我的朋友，也如何對得起我自己——

一抬頭到了車站，我部下的兵丁，等着我了；他們一排兒站着，舉着槍，現在要出發了！我應當對他們說幾句話，勉強提起精神來，微笑着對着他們；剛想起頭一句，就是：『我們軍人的天職，』方要出口。忽然我的心痛了，我的臉紅了，底下如何接着說？難道……我的話縮回了，他們都凝望着我，眼眶裏滿了眼淚；我們彼此心裏都明白，彼此都互相憐憫，然而我們仍須去死戰。

暫時靜默了一會子，還是我含着淚，揮一揮手說：『去罷，我們一齊上站去罷』。

經過了幾站，看見了無數黃衣的士兵和隊官，忙忙碌碌的上車下車，各人做各人的事，汽機軌軌的響着，愈顯得我們慘默無聲，兩旁的平原，風馳電掣的過去，我們思想，也隨着一片大地，不住的旋轉，我心中還是不信，現在便是要出戰的：當年的想像，以爲軍人爲國效死，臨敵的時候，不定是怎樣的激昂奮發，高唱入雲，死在疆場，是怎樣的有榮譽；奏凱回來，是怎樣的得贊美，自從赴歐觀戰以後，看

見他們的苦境，已經稍稍覺得戰爭是不人道，不想現在不但是不人道，而且是無價值，眼看得我們便要爲少數的主戰者，努力去做這不人道，無價值的事了，——太不值得了。

營帳立好了，隱隱的看見對面的軍隊，旗幟飄揚，他們的隊官，聽說便是忠平，他是我伯父的兒子，是我的哥哥，他是在一個月以前，剛和我分手的，前幾天他還寫信給我，問我何時可到他那裏去，不想我們現在却在戰場相見，可憐呵！我何忍攻擊他，他也何忍攻擊我，要是爲着公理正義，自然沒有什麼顧戀；要是我們自己起意的也沒有什麼顧戀；現在却如何呢？——

我們都按兵不動，盼着萬一還有調停的希望。心裏稍微的鎮定一些，只是暴烈的雷雨只管困住我們；軍需官又只管遲延着不來；軍糧不足，怎能支持呢？如何能叫兵士們枵腹從軍呢？

我爲何臥在這裡，我的頭爲何抬不起來：我爲何覺得週身麻木，這雪白的牆壁，綠陰遮滿的窗戶，不是戰場上啊，——我想起來了，我是已經交戰受傷了，這裏是醫院呵，大雨的晚上，「總攻擊令」下了以後，忠平的軍隊悄悄的越過戰線來：一陣的鎗聲，將我們一齊驚醒，那時我神經錯亂，只覺得拿着一

他的左手也裹着布，掛在頸下，三步兩步，走至牀前，撫着我，好半天掙出了一句話來，說：『弟弟是我！……我們都幽咽無聲，我靜靜的臥着，耳中只聽得樹葉搖動，和忠平哽咽的聲音，他的眼淚，都滴在我臉上，這時我想起小的時候，和忠平一處遊玩，我們各人都拿着一杆小木槍，裝上沙土，伏在樹後，互相射擊，忽然他一槍射在我臉上，飛沙迷了我的眼，我放下槍就哭了，他趕緊跑過來，替我揉眼睛，一面勸我說：『弟弟不要哭。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這些事都像幻燈般一片一片的從我眼睛前過去，——這時我心中只覺得澄靜淒慘，忠平啊！但愿你永久坐在這裏！我們以後永遠不打着玩了！

可喜的消息到了，我不致久安於廢人了，我要住一個新境界去了，那地方只有「和平」，「憐憫」和「愛」，一天的愁煩，都拋下我去了。

可憐的主戰者呵！我不恨你們，只可憐你們！忠平呵！我不只恨你，我只愛你！父親呵，妹妹呵。再罷！

世界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過去，以下只有……：

『上帝也要擦乾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也不再悲哀。哭號，痛疼，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姑 姑

『她真能恨得我咬牙兒！我若有神道，真要一個掌心雷，將她打得淋漓粉碎！』他實在急了，本是好好的躺着呆想，這時禁不住迸出這句話來。

我感着趣味了，却故意的仍在一面寫着字，一面問我：『她是誰，她是誰？』他氣忿忿的說，『她是姑姑』，說着又咬牙笑了。

我仍個不在意的『哦，不是姐姐妹妹，却是姑姑，』

他一翻身坐起來說，『不是我的姑姑，是一個同學的姑姑。』

我說：『你就認得人家的，好沒出息！認得姐姐妹妹也好一點呀……』

他抱起膝來，倚在木欄上。說：『你聽我說，真氣人，我上一輩子欠他的債——可是，我是真愛她。』

我放下筆看着他。『哦，你真愛她……』

他又站起來了，『我不愛她，還不氣她呢！她是個魔女，要多美有多美，要多壞有多壞，自從愛慕她以來，也不知受了多少氣了。我希望她遇見一位煞神般的婆婆，沒日沒夜的支使欺負她，才給我出這口

氣！』

我看他氣的樣子，不禁笑說：『你好好說來，你多會兒認得他？怎麼愛的她？她怎麼給你氣受？都給我說，我給你評理。』

他又坐下了，低頭思索，似乎有說來話長的神氣，末了嘆了一口氣，說：『我真認命了，去年大約也是這春天的時候，神差鬼使去放風箏，碰見她姪兒同她迎頭走來，正打個照面，好一個美人胎子她姪兒說：『好，你有風箏，咱們一齊放。——這是我姑姑。』我頭昏腦亂的叫了一聲。這一叫便叫出了，她其實比我還小一歲呢。我同她姪兒舉着風箏在向前走連頭都不敢回，到了草地上。她放起來，誰知從那時起便交惡運。天天放得天高的風箏，那天竟怎麼放也放不起來，我急得滿頭是汗。她坐在草地悠然的傲然的笑說，『這風箏真該拆了，白跑半天。』笑聲脆得鳥聲似的，我一陣頭昏，果然一頓脚把風箏踏爛了，回家讓哥哥說了一頓！

『倒霉事剛起頭呢，我從此不時的找她姪兒去，她姪兒也真乖覺，總是敲我竹槓，託我買東買西，要不是，就有算學難題叫我替他做，我又不肯不替他做。每回找他之前，總是想難題想得頭痛，交卷時她姪兒笑臉相迎，他姑姑又未必在家。』

我不禁笑了出來，說：『活該：活該！』

他皺眉笑說，「你聽下去呀！女孩子真乾淨，天天這一身白衣裳黑帽子，整齊得烏金白銀似的，從一樹紅桃花底下經過，簡直光豔得耀人！我正遇見了，倒退三步，連躬都來不及鞠！我呢，竹布長衫。襟前滿是泥土，踢球踢的袖底都是黑痕，腳上的白鞋也成了黑的了。她頭也不回向前走，俏利的眼先，一瞥之間，露出了鄙夷的樣子。我急了。回來抱怨李媽今早不給我長衫換，她咕囁着說，『平常三天一換都嫌早，今天怎麼又乾淨起來了，打扮什麼，二爺！娶媳婦還早着呢，小小的年紀！』偏生哥哥又在廊下聽見了，笑着趕追來說。『娶媳婦還早着呢，二爺！』把我羞哭了。

『第二天穿一件新電光灰布衫子，去看她姪兒，他不在家，剪頭髮去了。姑姑却站在院子裏喂鳥兒，看見我笑說，「不巧了。我姪兒剛出去，你且坐下，他一會兒就回來。」我搭訕的在一旁站着。這女孩子怎麼越來越苗條！也許病瘦了罷。風前站着彷彿要吹起來似的。我正胡想，她忽然笑說「你這件新灰布衫子真合式。」我臉紅一笑，從此我每到她家總穿這件灰衫，她却悄悄的對她姪兒笑話我自開天闢地以來，只穿得這一件衣服，大約是晚上脫下來洗，天一亮，就又穿上，這話偏生又讓我聽見了。氣得要死！」

我嘆囁的笑了出來！

『還有一次，我在她家裏同她姪兒玩，回家來出門的時候遇見她從親戚家回來，她說，「對不起，沒有恭接你，你明天再來罷。」我那天本有一點不舒服，第二天一早却念念不忘的扎掙着去了，她却簡直

沒有露面，我回來病了三天，病中又想她又咒她，等到病好，禁不住又去看看，誰知她也病了，正坐在炕沿上吃粥，黃瘦的臉兒。比平時更是嬌柔可憐。我的氣早丟在九霄雲外。她抬頭看見我，有氣沒力的笑說，「姑姑病了，你怎麼連影兒也不見。」我惶愧不堪，心中不住的怨自己連病都不挑好日子！

「她喜歡長春花，我把家裏的都摘了送給她。哥哥碰見就叨叨說，「她是你的娘！你這樣糟塌母親親愛的花兒孝敬她！」哥哥對她實在沒有感情！但是，哥哥也實在沒有看見過她，只知道我有個新認的姑姑而已。我仗着膽兒說，「這花兒橫豎也快殘了，摘下來不妨事，她雖不是我的娘，但她是我的姑姑」哥哥吐了一口唾沫，說，「沒羞，認人家比你小的小姑娘做姑姑，」我拿着花低頭不顧的走開去。我們兄弟鬩口，從來是不相下的，這次我却吃了虧。

「家裡的花摘完了，那天見着她，她說，「我明天上人家吃喜酒要有一朵長春花戴在頭上，多麼好看！」根本就認爲除她以外，人是不配戴長春花的：便趕忙說，「放心，由我去找。」回家來葉底都尋遍了，實在沒有。可是已叫她放心，又不好意思食言。猛憶起校園裏有。飯後躊躇着到校裏去，越過籬笆，繞過了「勿摘花木」的牌示，偷摘了一朵，心跳得利害，連忙把花隱在衣底跑到她家去，雙手奉上。我還看着她梳頭，換衣裳戴花出去。看見車上背後那朵紅星在她黑髮上照耀，我覺得一切的虧心和辛苦都忘了！

『不想她將這事告訴了她姪兒，她姪兒在同學裏傳開了，傳到先生耳朵裏，就把我傳了去。那時，我正在球場裏，嚇得臉都青了，動彈不得，最後只得乍著膽子走到先生那裏，先生連問都不問，就把我的罪狀插在我帽子上，拉我到花台邊去，我哭着，不住的央告，先生也不理，同學們都圍聚了過來。我羞得恨不得鑽進地縫。我那天沒有吃飯，眼睛也哭腫了。幸而那天哥哥沒在，還好一點，至終自然他也知道了。我回家去又受了一頓責罰。』

『從此我在先生面前的信仰和寵愛一落千丈。自從春天起，已經言語無心，在班裏眼看着書，心裏却描擬着她！和先生對話，所答非所問，先生猜疑。同學也鬨笑。我父親到校裏去查問成績的時候，先生老實地這麼一說，父親氣得要叫我停學，站櫃台學徒去，好容易我哭着央求，又起誓不再失魂落魄，父親才又回過心來。』

我這時也不能再笑了。

他嘆了一口氣，『以後的半年。我也好好的念書，不過處處隄防，不肯有太露出廢學的樣子，可恨她也和我疎遠起來了，她拿我當做一個挨過罰，品學不端的人看待，至於我如何挨罰，她却全想不到！我也認命了。見了她便低頭走開去。』

『今天的春天，一個禮拜天下午同哥哥去放風箏，偏又遇見她和她姪兒，還有一個穿洋服的少年也在

那裏。我正要低頭回去，她已看見我了，遠遠地叫着，我只得過去，我介紹了我哥哥，她也介紹了那個她父親朋友的兒子。她叫我叫她叔叔。這叔叔是北京城裏念書的。我即時覺得他偉大的很。她却很巴結姑姑，一言一笑都先事意旨。姑姑那天却有點不在意的，也許是不自然，只同我在一起，却讓叔叔她女兒我哥哥在一塊玩。她問長問短，又問我爲何總不上她家裏去。那時楊柳剛青着，燕子飛來，在上成羣的輕輕掠過。那天的下午是我生命中最溫柔的一刻！

『到了黃昏，大家站起走進來，那叔叔似乎有點不悅意。我暗暗歡喜。大家分手，回家去的路上，哥哥忽然說：「你那位姑姑真俏皮！」我不言語。

『從那時起，我又常到她家去，叔叔總在那裏，但一遇見我來了，她總丟了叔叔來同我玩，叔叔却也不介意，只笑一笑走開。

『一月之前，也是一個黃昏，我正從她家回去，叔叔她姪兒，和姑姑一齊送出來，叔叔忽然笑着拍着我的肩說，「明天請來吃酒。」姪兒也笑道，「是的，請你來吃喜酒。」姑娘臉都紅了，笑着推她姪兒一面說，「沒有什麼，你若是忙，不來也使得。」我看着他們三人的臉。莫名其妙。回去道上仔細一想忽然心裏慢慢涼起來……。

『第二天哥哥却要同我去放風箏，我一定不肯去，哥哥只得自己去了，我走到她家，門口掛着彩結！

我進去看了，見酒席的擔子，一擔一擔挑進來，叔叔和姪兒迎了出來，不見姑姑，我問是什麼事。姪兒拍手說：「你來遲了一步，姑姑躲出去了！這是她大考的日子。」我一呆，姪兒又指着叔叔說，「別叫叔叔走了，這是我們將來的姑夫——，今天是他們文定的好日子。」我神魂出竅，心中不知是什麼味兒，苦笑着道了一聲喜，也不是怎樣便離了她家，道上還遇着許多來道喜的男女客人，車上却帶着紅禮盒子。

「怪不得她總同我玩呢，原來怕我和她取鬧。我却是從頭就悶在鼓裏。我那時只覺得滿心悲涼，信足所之。竟到了放風箏的地上，哥哥在放呢，看見我來了，便說，『你那裏玩够了，又來找我！』我不答他又問了一句。我說『只有你是我的親人了，我不找你找誰？』我說着便抱哥哥的臂兒哭了。把他弄得愕然無措。」

「自此，我就絕跡不去了，賭氣也便離開家到北京來念書，那位叔叔也在我們學校裏。但是，我可不能告訴你他是誰——他原來在學校是這麼一個繡花枕，學問比誰都不如！今天上午他悄悄的拉着我。叫我叫他姑夫，說他在這暑假回去娶親了，把我又氣得……」

我聽到這裏，一欠身，笑道：「人家娶親，用得着你生氣！」

他說：「我不氣別的，我氣的十八歲女孩子出什麼鬧！」

我嘆嗤一笑說：『你呢，十九歲的年紀，認什麼姑姑！』

他又皺眉一笑，呆呆的躺了下去，我也自去寫字。一會兒抬起頭來，却看見他不住的向空伸掌，大概正在練演他的掌心雷呢！

感恩節，一九二五，惠波車中戲作。

劇 後

『愛娜下來了！愛娜下來了！』白石塔邊集擁的女孩子們的呼聲，使樓前廊下無數鵠立的群衆，一齊回過頭來。一領黑紗的斗篷，輕輕的裹住了她纖小的身軀。惶忪的鬢下，鉛筆未淨的橢圓形的臉上，露着含羞的微笑。她翩然的下了層塔，在衆目集射之中，黑壓壓的車馬前後推擁隙裏，直穿到樹影中小徑裏去。

明月正從天邊雲外升起，涼風襲人，她抱着肩兒，在石徑上低頭走着，自己覺得銀履的底聲，非常的輕清而急促。上了小坡。月影裏到了宿舍堂前，左手握住了斗篷上的扣結，右手輕輕的推開門。煖香撲面！甬道裏擺列着許多匣子裏和籃子裏的花，上面繫着片子，都是自己的名子。愛娜微微的笑着，俯身逐一略看了看，便匆匆的上得樓來。

層層的樓上，都闐然無聲。大家都到劇堂看「羅密歐與周立葉」(Romeo and Juliet)去了，也許這時還紛紛的在燈明人散的堂前，和來賓朋友們招呼，讚嘆着愛娜表演的神妙。

愛娜却乏極了，推門逕進自己屋裏，匆匆的脫下斗篷，往椅背上一搭。解了衣裳領下的結兒，雙腕交叉的在肩上輕輕的往下推着，身上那件淡綠衫子，已飄然的脫落在地上。架上摘下了睡衣，匆匆披上，

掩上懷，撩開肩上的頭髮，一回身便在一張大軟椅上，欹側的臥下。

只覺得一陣一陣的濃香，薰繞着她四圍的空氣，她微微的睜開眼，瞥見書架上放着一大束光艷奪人的猩紅的玫瑰，她不由的站起身來，伸手取過花兒，看了看花上的片子，便抱在懷裏，低頭嬌慵的輕重的聞着。

猛抬頭，朦朧的燈影之中，對面穿衣鏡裏，看見了白衣仙子！一片玫瑰色的紅雲，擁着酥胸。櫻唇欲動，晴波將流……

驟然間的驚艷，使她不由的挪近前來；這時鏡中的那個亭亭倩影，拖着曳地白絲的睡衣，衣褶裏隱約的看出了秀削的身材，白到玲瓏的雙腕，捧着嬌紅欲滴的花兒。花葉中間，濃髮堆烟般散在肩上。一半燒熱，一半胭脂，染出了暈紅的雙頰。彎彎的畫過的眉兒，橫入鬢裏。小小的欲笑的唇兒，和胸前的花一般的紅潤。眼邊未曾拭淨的微藍，襯出那一雙光輝流動的媚眼，——這影子用着微步的極苗條姿態，向着她姍姍走來。微暈的燈光。籠射在衣上，頰上，臂上，花上；濃淡掩映之間，竟如同一個完美的石像，起來行走！

這影兒她看過不止千百回，而今夜劇後燈下鏡中的丰神，竟使她自己眼花繚亂！她微笑着輕輕的側身倚着鏡子，頭也軟軟地回了過去。直到了唇兒觸着了冰涼的玻璃才驚醒似的，稍微的往後退了一退，

半閉着眼，立着不動。

想起剛才在臺後化妝室裏。妝完攪鏡的神情，又是如何的清艷！粉額上堆着鬆鬆的雲髮，勒着一行閃輝的鑽珠。如雪的白衣和飄帶，在強烈的瀉映的燈光之下，竟有無限的玲瓏與透剔！風流倜儻的同學體蘭。刺心的羅密歐，忽然也從背後鏡中出現，用驚愛讚嘆的眼光上下的看着她，看了半晌，深深的右手按在胸前，左手回在身後，含笑的對她行禮，說：『愛娜！假如你是真的周立葉，我幸而做了羅密歐，我便真的灑血台前，也是三生的福孽！』她雖然不好意思的笑着搖一搖手，心裏却知道霞蘭說的是曲衷的話！

她還能回味到自己在台上的種種變幻的神情和姿態：當她倚在廊闌下，低低的俯喚着牆下的羅密歐，說：『我的恩愛是海樣的無邊，海樣的深。』（My bounty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ea, My love is deep）那含羞的顫動的音調，和月光中隱約的紅暈而麗，何等的使人陶醉！佳期之前一夕，含着萬千的委曲與堅定紅紗帳畔，向天舉起藥甌，說：『羅密歐，我來了！盡此毒杯；為你飲盡。』（Romeo, I come! I drink to thee）那時又是如何的悽動與激昂！至於最後一幕，填台四角，銀炬高爐，雪浪的層紗下，常覆着靜臥的修美的身形，閃閃的光燄之中，不知要動多少的輕憐與徐嘆！復生後的飲刃輕軀與受創頽然俱倒墮畔的她的繚亂的神經，和微弱的氣息，也隨着幕外驟雷似的掌聲。久久才靜了下來。

去……

這一切都在她心旋轉——她不禁又微微抬起眼望着鏡裏。就是這眼兒，這唇兒，適才間在遍照的華燈下起落萬丈的情感潮中，不知震撼顛渡了幾多觀衆！這絕艷，這驚才，這奪人的魔力，上帝竟輕輕的都萃付在這一身麼？

她輕盈的緊貼着鏡子。一陣陣凝冷的感覺。侵上她的臂腕與腰肢，一晚上的情熱和煩亂，使她覺出了沁入心脾的倦慵。她懶懶的揉着眼兒，揉着，揉着，猛然觸到了眼邊的眶骨——觸到了眼邊圓圓的眶骨！

忽然一陣輕微覺悟的寒顫，透過了全身，劇後遺留的情潮和心境，使她半真誠半做作的起了極濃郁極新穎的悲哀；花兒無聲的落下，落在她垂地的白衣之旁。她這時似乎看見了年光的黑影，鴛鳥般張開巨翼，蓬蓬的飛來，在她光艷的軀殼瞰視，回旋。他撫頰的精神半度，在黑影中漸漸暗淡，她的長眉妙目在黑影中一團兒冰雪般漸漸的銷融。在飄揚的輕裾底下，只立着……只立着一架雪白磷磷的骷髏！

她心顫，她指尖涼，她頰上暈紅，漸漸消退。他徐徐的抬起雙手，掩着眼兒，又徐徐的跪了下去。他幽咽着，她秀削的雙眉，在紗衣裏翕翕的顫動。……

閉目跪了多時，四週沉黑。劇中一切都模糊消散，蕭索的神意侵着心身。她微嘆，她又微微的睜開眼

她有見濃紅的花束堆在身旁。鏡中人仍是跪着，如玉的雙手，合在胸前，禿髮四披，袖清若水。莊嚴柔靜的雙眸，仰望着鏡中天上，樹影後西斜的月兒，冰輪般停在窗外，映入鏡裏，正做了她頂上的圓光！……

十一，十九，黃昏，一九二五。

（那安辟迦樓）

鄉 愁

——示H，H，女士——

我們都是小孩子，

偶然在海舟上遇見了。

談笑的資料窮了之後，

索然的對坐，

無言的各起了鄉愁。

記否十五之夜。

滿月的銀光

射在無邊的海上

琴絃徐徐的撥動了，

生澀的不動人的調子，

天風裏，

居然引起了無限的淒哀？

記否十七之晨，

濃霧塞窗，

冷寂無聊，

角兒裏相挨的坐着——

不干己的悲劇之一幕。

曼聲低誦的時候，

竟引起你清淚沾裳，

『你們真是小孩子，

己行至此，

何如作壯語？』

我的朋友！

前途只閃爍着不定的星光，

後顧却望見了飄揚的愛幟

爲着故鄉，

我們原只是小孩子！

不能作壯語，

不忍作壯語，

也不肯作壯語了！

紙 船

——寄母親——

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

總是留着——留着，

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

從舟上拋下在海裏。

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窗裏，

有的被海浪打濕，沾在船頭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疊着，

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

母親，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

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

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着淚疊的，

萬水千山，求他載着她的愛和悲哀歸去

一六四

八，二十七，一九二三，

惆 悵

薛炳星拿着一小本冊子和鉛筆，背倚着仙人坐的岩石上出神，絨絨的青草，無聲的伏在地腳下，不斷的遠山和河水，都陳列在這下臨無地的岩前，他算置身在最高處了。

他不是做詩，更不是畫遠景。是正在預備明天到華北大學演講的稿子，這時他被山光水色所奪，也忘了寫，只默默的望着，青年人的前途，也和這無盡的平原一般的遙遠麼？

夕陽斜了，聽得岩下馬鳴，他忽然想起今晚必需趕進城去，一手握着鞭絲，一手拿着冊子，三步二步跳下岩來，解開了樹上的馬韁，縱身上去，馬蹄得得的走了。一面口裏微吟道：『爲嫌詩少幽并氣，故同冰天躍馬行。』

第二天早起。他在旅館裏，正對鏡繫着領結。一面還想着一會演講的言詞，門開處侍者進來說：『有一位王先生要見，是從華北大學來的。』他想起是華北大學的王校長，忙說請進。兩個人握過手相對坐下。王校長問說：『薛先生西山之遊有意思嗎。』炳星笑道：『很有意思，北方的山川，畢竟和南方的不同，真是雄偉壯美，可惜時間太短促了。』王校長道：『如先生今夏在這裏著作。遊玩的日子正長呢？』炳星點首一笑。看看錶便道：『時候到了，不如走罷，馬上到了可以談一談話。』

到了華北大學，走入禮堂，黑壓壓的坐滿了男女學生和來賓。王校長先上臺去介紹了，那些想望丰采的人，都鼓掌如雷，掌聲裏，這少年英俊的薛炳星已在臺上和大衆鞠躬。

他的演說詞，人人傾倒，不但辯才無碍，而且態度非常的從容而鎮定，不像別的少年演說家那般浮躁。

演說完了，又從掌聲裏下臺。便有王校長和許多名流過來和他握手。還有些學生也過來和他談話，他一一的招呼了。末後又到招待室裏，他便同王校長說：『我還要到父執黃燕可先生那裏，但我忘記了他的門牌，你可知道？』王校長想了一會道：『我認得他的門口，却忘了是幾號。不要緊的，黃老先生的女公子菀因，是我們這裏的學生，不妨請他來問問。』一面便喚僕役，去看黃女士走了沒有。

炳星這時忽然想起，他母親會對他極口的誇過黃燕可先生的女兒，也許就是菀因了。正想着，僕人已帶進一個女學生來，淺藍色的衫子，黑色的裙兒。都襯出她那亭亭玉立的手神，炳星微微的失驚，不但這仙樣的影子。是他目中第一人，而且好像是那兒見過似的。

王校長介紹過，便問起，菀因微笑道：『是的，父親早晨會說過，要叫汽車到旅館裏去接的。恐怕先生初到不認得道。』炳星道：『不必客氣，令尊下午在家嗎？』菀因道：『一定在家恭候。』說着便告辭出去了。

炳星回到旅館裏，正用着午飯，侍者又來說：「黃宅的汽車來接了。」炳星便匆匆的換過一身衣服，出來上車。

車停了，車上的僕人，帶他進去，繞着白石的小徑，到了一所滿紫藤蘿的樓舍，向右的門便是客廳，他欠身進去，陳列極其精雅，牆上一面大鏡子，他抬頭照着，又撫了撫自己的頭髮。

黃先生和夫人一同進來，他連忙過去相見了。黃先生讓他坐下，和夫人兩個問他好些事，又說，「你父親來信叫我招待你，你在外頭住着也不方便，不如般到我家裏來，西邊的樓上。臨着花園倒是很清爽的，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他連忙站起來謝了說；「難得伯父費心。」黃夫人也問；「先生在北方可住多少日子呢？」炳星道：「本來我的旅行，到此已是終結了，打算三天後回去，今天華北大學王校長和我說要我在這暑假幫忙編一點書，或者爲此就擱，也未可知。」黃夫人道：「如不嫌這裏太狹隘，就請住下罷。我們的苑因也很喜歡有個知識階級的同伴。」黃先生同說：「她也在華北大學……」炳星微笑說：「今天已見過了。」黃先生說：「她常讀你的文章，很敬佩的，你如在此住着，要時常教導她。」炳星笑道：「豈敢！女公子的清才，我久已聞名了，正想請她教一教我呢！」

坐了一會，炳星便告辭回到旅館裏。黃夫人留他說：「不必去了。一會兒我們差人去取你的行李來。」炳星道：「還有些事，而且東西也須清理清理。我騎的馬是王校長的，也得送回去。」黃先生說：「

你喜歡騎馬麼？我這裏也有馬。你什麼時候要用，只管呼喚好了。」炳星答應着。

幾天後，炳星便在黃先生的西樓上了。樓下便是圖書室，樓外四圍的物景極好，他心中很喜歡，便寫信報告了父母，那晚上餐食和黃先生，夫人，和菴因同席，又從新見過，談得很投機，飯後黃先生，夫人和他一同出來，坐在廳上。望着新月，菴因自己在外院假山上摘花，他從圍門內看過去，忽然好像起了一層很淡遠的回憶，只想不起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

他每天早起看書，樓下圖書室裡存書很多，可作參考的資料，他還每每翻着菴因看過的，都畫着紅線。他發見了許多她超越的見解，黃昏時便出去騎馬，菴因考試正忙，甚少和他會面。

這一天早起，站在欄旁，見菴因和一個穿淺綠衣的女子，一同坐在園裏石椅上，說着話兒，抬頭看見他，便笑道：「薛先生起得好早呵！」他也笑說：「黃女士考試完了嗎？」一面說便下樓來。菴因介紹說：「這是我的朋友劉女士若蕖」。若蕖微紅着臉和他欠一欠身，菴因又說：「她暑假裏也不回家去，就住在這裡，我們又多一個同伴」。

不覺住了一個多月，他和菴因若蕖一天一天的熟識了，她們常常幫助他找參考書，更能輔益他許多的意見。若蕖也是一個很有學問的女孩子，皓齒明眸，很有動人處，性情更是非常的活潑。

這一天他從晚餐會回來，天色已暗了。進門來菴因和若蕖對坐在台階上，微風吹拂着他們輕縞的衣裳

他走上去，她們都笑着問：「薛先生今天到那裏去了？」炳星說：「一位朋友請吃飯！伯父和伯母都不在家麼？」菴因說：「他二位到劇場去了，也是被人請去的」，炳星微微的中了酒，涼風一吹。覺得站不住，隨手拉過一張椅子，就坐在階下。若蕖忽然笑說：「薛先生襟上的那一朵黃薔薇，鮮艷得很」炳星低頭一看說：「也是席上帶來的。我從來不愛帶些花兒，送給你罷」。說着取下來，遞過來若蕖先接過，在手裏聞了一聞，便戴在頭上。炳星抬起頭來，只見菴因看着他微微的笑了，他忽然心裏不自在起來，便站起來說：「我有點兒頭暈，不奉陪了，說着自己走了，還聽見菴因在後面說：「薛先生，小心點花兒絆着腳」。他也不答應，就上樓去了。

第二天，他下樓吃飯的時候，仍覺得胸口飽悶，只勉強支撐着，菴因和若蕖也下樓來，三個人仍和往常一樣。只是若蕖似乎有點不自然。炳星只淡淡的和黃先生談些著書的話。飯後自己騎着馬出城去。馳騁了一會，覺得好些，馬上得了許多詩句，便都錄起。在村店裏胡亂吃了午飯，晚上看見城頭燈火才進城來。上樓時走到樓邊看見圖書室裏燈火很亮，便推門進去，看見菴因自己在燈下正翻着書。

菴因笑問：「薛先生郊遊快樂嗎？」炳星也笑說：「快樂得很，今天郊外的空氣加倍好。」一面說便放下鞭子，也在一旁坐下。菴因道：「若蕖今天一早就到她姑姑家去了，我一人很悶，想起那天我們討論的感情和理性問題來，將參考書來看一看。」炳星道：「無論如何，我主張理性爲主，感情畢竟是

靠不住的。」菴因道：「我却覺得感情是世界上趣味的源泉，但……」炳星道：「世界上恐怕不止趣味，還有比趣味更永久而堅固的東西，感情自然不可棄，不過必須有理性來裁制他，才能用得其正。」菴因推開書站起來，一面笑道：「先生說的話，若蕻一定不贊成，她比我更主張感情。」炳星道：「也許是女子的心理，因為女性本是溫柔縝密的，不似我們常常屈服在理性的權威之下。」菴因看着他笑說：「我看着也不一定。」炳星忽然想起昨夜自己的神情，不禁不好意思起來，只得也笑了笑。不理會的走到窗前撩開窗帘說：「黃女士，你看這一天繁星。」菴因也便走過來，同向沉黑的天空裏望着，一時都不言語。祇有蟬聲，只有涼風吹面，炳星忽然覺得不好暗中同立，便說：「我今天很累，要早歇着去。」一面說回頭便走開去。閉門時覺得菴因正看着他。

夜裏很大的雨。雨中聽見若蕻的馬車到門。早晨下樓依舊一塊兒談笑，又一同到圖書室裏寫字。若蕻和菴因都覺得炳星換了一種神情。只冷冷的好像師長待學生一般。偶然笑了笑。也很勉強，寫完了，就向他們告辭訪友去。

圖書室裏只剩下她們兩個人。菴因只不在意的仍寫她的字。若蕻半天呆呆的，一會兒遲疑的問着菴因道：「薛先生今天怎麼了？」菴因抬起頭來說：「誰知道！也許有什麼要緊的事要辦，也未可知，」若蕻搖頭道：「不然，我看他似乎有什麼心事，他這人很奇怪，有時很靦腆，像女孩兒似的，有時又很

沉默。」菴因不禁笑說：「你倒是很研究他。」若蘗不禁紅了臉，正在說話，外面來報：「衛先生來了。」若蘗笑着說：「菴因！你看希禔又來了。」菴因皺眉笑說：「你不要走，我們一塊兒說話，省得他又麻煩。」若蘗也笑了站了起來，衛希禔早已進來，菴因很不自然的起來讓坐，他們祇無目的底談着話。

炳星從樓上匆匆下來，出門站了一會，便到公園去，自己坐在水邊，看着幾個小孩子在池旁弄水，從懷中拿出一本書來，看了半天，也無趣味，呆呆的出神。心想方在樓中說說笑笑何等有趣，不再回去罷，何必這樣英雄氣短，想着便一逕出來，途中又買了一把笛子回去。

進門看見先生和夫人收拾着要出去，看見他笑說：「你來正好，菴因有位同學來了，你去陪他們坐坐罷！」他答應着，看他們上車，便回身進去，只見若蘗一個人坐在圖書室門外看着書，看見他便笑着站起來。炳星問：「劉女士爲何一人坐在這裏？」若蘗笑而不答，自己走下台階來，輕輕的說：「有一位男同學正和菴因說話呢，不便進去。」炳蘗道：「既然如此我們就走開罷。省得一會他們出來也是不好。」若蘗道：「也好，我們打網球去罷。」兩個人便走到網球場上，炳星脫去了外衣，若蘗拿網球來，兩個人打着。一會兒若蘗乏了。便道：「歇一歇罷，打得太快了。」炳星笑着便坐在草場上。若蘗也便坐下。炳星道：「黃伯父還叫我陪那同學去呢，我可坐在這裏歇着了。」若蘗道：「不去倒好。」炳星微微的笑着。不在意的問道：「又是什麼事？」若蘗道：「這衛希禔也是我們班裏一個高材生。也非常愛慕菴

因，我看菴因待他也還不錯，要說希禔這個人，總算很好，品學都出人頭地。現在……」正說着希禔和菴因從那邊緩緩的出來。炳星站起來看時，希禔是一個很清秀的青年，穿着一身綠灰色的西裝，若莫先笑着喚道：「我出來正遇見薛先生，我們便打起球來，竟忘了去陪你們。」菴因沒有言語，倒是若莫給他們兩個人介紹了。希禔看炳星穿着白色襯衣，黑髮散捲在額上，那一種瀟灑活潑的態度，和台上講演時又自不同，便連忙過來握手。炳星一面和他說話，一面拭了拭額上的汗珠，穿起衣裳，菴因自和若莫在球場的那一邊走來走去的說着話。炳星也不理會，自和希禔談着，覺得他應對之間，十分的敏捷豪爽心中也是敬愛。兩人坐在石椅上。說到黃昏，炳星留他吃了晚飯再走，希禔却心不在焉的只管推辭，炳星只得送到他門口，看他低着头悶悶的走了。

晚飯時候菴因也只無精打采的，炳星倒想出把話來和她們說說，飯後炳星自回到樓上，料想他們今夜不來寫了，自己拿出所買的笛子來，出來坐在欄邊，新月下輕輕的吹着。

菴因今天心裏只不痛快，自己也說不出是什麼理由，本來她很看得起希禔的但新近以來，覺得自己的意思，又高了一層。希禔不能佔領她心靈的全部，是她近來才感出來。又覺得前途是泛泛無着，自己坐在廊下，只自出神。若莫看着她無言，也便不多說話，忽然悠然的笛聲，從對面樓上吹將出來。悠揚又宛轉，一折折的高了上去，好像吹入雲端。這時新月下只有樹葉兒細響，菴因凝聽了半天。回頭看若莫時

已經淒然無主的淚下。

第二天，微雨，菴因下樓來，說若藥病了。黃夫人連忙叫請醫生去！這天的上午，炳星本來有約，却阻雨不能出去。自己偶然走上園裏樹下的小山，只見菴因先已坐在石椅上，看見炳星便笑說：『薛先生沒有出去麼？』炳星道：『這雨下得不巧了，但一會兒住了雨，還必須踐約，』一面說着，便站在樹蔭下，菴因出了半天神微喟說。『薛博士，青年人的前途，是怎樣的渺茫啊！』炳星看着她。便笑說：『黃女士何必如此稱呼？青年人的前途自然是渺茫的，未來的事都是神秘。但我這主唯理的人，又要說這話了，抱定冷的理性，向着理想的前途走去，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總比那主情求近的強多了，尊意如何？』菴因聽着，忽然覺得得了慰安，不禁微笑的站起來，用手摘着山下樹葉，一會兒回頭笑說：『謝謝！我非常佩服尊論。冷的理性這四個字，真是……』炳星看她如此鄭重，自己疑惑什麼話又說錯了。不禁慢慢的回思，菴因看他他不答，忽然想起若藥說他有些嫵媚，像個女孩子，便說：『薛先生！若藥病了你知道麼？』炳星不在意的問道：『我知道了，什麼病？』菴因道：『許是昨夜受了涼了，她聽着吹笛，直到夜深。』炳星笑了笑說：『昨夜的风倒不至涼着人。只是現在雨已止了，衛先生約我五點泛舟去，你的鑊什麼時候了？』菴因看錶已經五點，便說『是時候了。』炳星道了一聲晚安，便自己下去。菴因望着他的後影，暗想他何會不驕事，只假作不理會就是了。

馬經過「金鰲玉棟」，炳星望着北海中水田的蓮葉，只覺得心緒不甯。凝視了一會，希禔已在船裏，先看見他，便抬頭笑道：「薛博士，下來罷，還有點心呢。」他跳下馬來，將馬韉交給馬夫，自己繞進大門也下船去。小舟慢慢的蕩着，希禔好像要同他說話，欲言又止，只縱談着哲學問題。最後才談到菴因身上了。希禔微微的露出愛慕她的意思。炳星只隨着他說。希禔又說菴因近來性情改變，待人很落落漠開口理性，閉口理性，不知是什麼理想？炳星心裡一動，便道：「你爲何不將這問題提出到她家裡，也許她自己不願意直接表示。」希禔沉吟着：「也是！但無論如何，最好先知道她的一點意思。」炳星道：「那隨你的便，我是沒有經驗的。」希禔看着炳星：「先生還沒有……」，炳星會意，便笑說：「我也和你一樣不過是個初出茅廬的學生」希禔忽然低頭去，好像思索什麼事情一般。」

若藥搬到醫院裡去，炳星和菴因很少獨對，到是希禔時常來幫助他寫些書，他和炳星的交情日深一日。這一天若藥病愈從醫院裡回來，相見歡喜，黃夫人說：「今晚要給劉女士解悶，我已定了一廂在電影場裏了，你們誰愿意去？」大家湊趣都說要去。炳星想了一想。便打電話叫希禔來，菴因似乎不大願意，但沒有說出，到了晚上，還是四個人去了。

電光滅了以後，希禔輕輕的問道：「薛先生你理會劉女士對你的神情麼？」炳星也輕輕答道：「沒有什麼，只是平常的友誼。」希禔笑了一笑，又說「似乎：」炳星問：「似乎什麼？」希禔過了半天，便

握着炳星的手說：『先生恕我冒昧，似乎黃女士和你也很好呢。』炳星自覺臉紅。幸暗中看不見，便說『更沒有的事。』說到這裏心裡也似乎自己驚醒，便又說『你千萬不要存這樣思想，滅了自己的勇氣，我一定不能破壞你的。』希禔緊握着炳星的手，聲音很顫動說：『我寫了一封信，今晚想要給她。先生看怎麼樣？』炳星道：『極好，得祝你成功。』說着慢慢的縮回手去。這時燈光已又亮了，若蘖回頭笑問說。『這四本真好，是不是？』炳星胡亂答應着。且和若蘖談笑，掩過不審的痕跡。

散場已到十點鐘了希禔便要先走，炳星只得放他去了。等車的時節，看見苑因坐在更衣室裏，看信，望過去似乎很厚，有九十張的光景。一會兒車到了，苑因匆匆的疊起信，便走過來。若蘖低問她：『是誰給你的信？』苑因微笑着，也不言語，炳星站的稍遠，更也裝作看不見。

幾天後還沒有動靜。這一天早晨炳星接到教育聯合會的信，請他去演講，地址在西山大學，正合他的心意，若蘖近來和他益發的親密了，他心裏只懶懶的。又想希禔的事，不知到底如何。不如先出去幾天再說，便進去告訴了黃老先生。一面收拾東西。

若蘖走了進來，笑說：『薛先生要去了，我們作助手的，也該放一星期的假了。』炳星笑道：『怎能放你們，這本書也快完了，還請你將來一章參考書的提要，寫了出來！你病了剛好，請黃女士和衛先生寫也使得。』若蘖道：『那倒沒有什麼，我很願意爲你……』說到這裏便不說了。炳星抬起頭來，見她

紅潮上頰，連忙定一定神，裝作不理會。若蕖又說：「真不巧，菀因又不舒服了，我想還是我和衛先生來寫好。又談了一會，便下樓去了，炳星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挪過椅子，坐在欄旁，心想若蕖這女孩子到也聰明精敏，只是未免太浮動一些。我的婚姻問題，母親時時在想念。不時的催促。但我生二十五年從未會把任何一個女子，放在心裏。婚姻原不是人生的必需，只待着「理想的她」罷了。完滿的家庭，真摯的戀愛，原不是外面的情兒可以表出的，這時忽然又想起菀因來。她爲什麼又不舒服了，起來徘徊了半响，忽然笑將起來，想我薛炳星素來是一個柔弱的人，何苦將這些問題，放在心上。只騰出清淨的腦筋，來接受西山的詩情畫意罷！」

走時未見菀因，只黃先生，夫人和若蕖送到門口。炳星寄聲問候，便自己去了。自此在大學住着，每日會畢出遊。將城內的事情，一概不想，只一天微雨之後，他出去馳馬，摘下兩枝紅葉，回來燈下玩弄着。便振筆寫一封信：

「菀因
若蕖」二女士：

到西山已三天了，出遊使人意興蕭然。秋風初到，木葉初紅，可惜你們在城裏享不着這清福。馬上得了幾首小詩。錄上請二位詩家教正。

青青的山，

明明的月。

秋雨初過的田野呵！

別是一番的意緒。

紅葉呀！秋花呀！

一般的牽情。

怎奈我小小的本兒裏容不下。

秋時節，是天公的病中：

詩人呵拿什麼來慰安呢？

紅葉兩片，聊寄慰情。菴因女士體已復原否？爲念。

薛炳星

寫完他看了一遍。果決的將信和紅葉一同封起來。按了鈴，回頭便遞與僕役。

在那裏交了許多朋友。天天討論學理，覺得很不寂寞——一夜明月當空，和王校長一同到了玉泉山，兩人坐在流泉邊，談着話。王校長便珍重的和他說，請他暑假後不要走。就請他在華北大學擔任文學系主任。他聽着忽然想起希禪菴因諸人，不覺低頭思索，覺得實在是個難關，如他們的問題不解決了，在此

留步都是危機，王校長見他躊躇。只當是他有別的問題，便也不肯深問。又坐了一會，已到更深，月兒漸高，風兒愈涼，歸途上他起了無盡的感觸。

兩星期又匆匆過去了，他回到城裏來，到黃家，入門闖其無人，走進退間室，忽然聽得黃夫人說：「你自己的終身問題，自己解決好了。我看我也是一個很好的青年。」炳星正要縮身回去，內面已看見了。苑因盈盈的迎了出來，黃夫人慢慢的將膝上的信摺起，他一眼望過去。似乎便是那天劇後希禔給苑因的信。當下兩下裏寒暄過了，坐着說話兒。黃夫人有客來便自己出去。屋裏只剩下苑因和炳星。

苑因微紅着臉說：「薛先生，來信收到了。謝謝你慰問的紅葉。」炳星笑說：「我那幾首詩，你們替我改了麼？」苑因道：「好極了，那裏有改的餘地？」炳星道：「真是笑話，我……」說着若蕓在廊外笑道：「薛先生，這些日子好。」一面已走將進來，炳星站起來讓坐。若蕓對苑因說：「伯母要和那位太太出門，叫你去找一件衣裳呢，」苑因便出去。若蕓對炳星說：「快給苑因道喜罷！大半她和希禔的婚約要成立了。」炳星連忙問：「是真的麼，」若蕓說：「怎麼不真。我聽着禔說的。」炳星鎮定的笑說：「好，一會兒我們……」這時苑因又走進來。三人暫時無語。炳星想剛才聽見黃夫人談話，此事大半是確實的了。心裏只覺得悶悶的。

晚餐後，可巧廊上只有炳星和苑因兩個，若蕓洗頭髮去了，不在那裏。炳星躊躇了半天，苑因也知他

有話要說，只靜靜的一會兒，炳星笑道，「黃女士，我聽得一個好消息。」施因看着他說：「什麼消息？」炳星說：「請你恕我，彷彿是關於你和衛先生的事呢。」施因問，「什麼事？」炳星道：「正要問你呢，你到問起我來。」施因低頭不語。炳星不知她是什麼意思，坐過半天便站了起來。來回走着。自己口裏微吟道：「……蘭心玉性，試語還難……知音何苦輕瞞？溫存隱秀。慧思華年……」施因聽着便悄然道：「倒不是我『有珍重千般』，論理先生原不該問我這些事，而且我也不配。」溫存隱秀慧思華年」這八個字」一面說便自己翩然的下階去了。

炳星愕然半天，自己知道失言，却也不肯留她，自己只上樓去。到門口聽得樓梯響，僕人送上一封信拆開一視：

『薛博士：

本會通過聘請先生做文學院長。久仰先生清才碩學，必能爲新立的杭州大學立下很堅固的根基。其餘的事，日前已由間接方面接洽，請先生千萬不要推辭，蒞候回玉，以便早日送上正式聘書。

杭州大學董事會』

炳星看了，一霎時忽然決意要去。便沉思的坐下，寫一封很婉轉的信辭了王校長。又寫一封允就的信給杭州大學，以後便拿起將完的書稿來，下樓去請若蕓來，要在今夜趕完。他也不說要走的話，若蕓看

那書本已將完，也便不介意。

菴因回到自己的樓上，心中十分的不快，不覺憶起病中的光景來——那天在床頭和若蕙拆閱了炳星的信他戀別的意思。都寫在詩裏。那片紅葉，更付予她以更深的思索。這時忽然覺悟到炳星實是自己「理想的他」！他去後的第三天，希禕又來討消息，自己叫他明天來，夜中臥在床上默想，朦朧睡夢之中，似乎炳星站在旁邊。低低的喚道：「菴因！休要爲這問題煩慮，日後自然有個美滿的收局。」忽的驚醒了夜涼如水，夢境模糊，第二天想來想去。便把希禕決心的回絕了。炳星那裏知道這些情景，可恨他還這般的試探。她呆呆的坐着，望見對面樓中的燈火，炳星正和若蕙又說又寫，心想我也不去幫他的忙了。他是怎樣的矯情呵。

次早炳星將趕完的書稿和信一塊兒送去了，便進來見了黃先生和夫人。說：「我本想昨夜來告辭，恰巧你二位又不在家。我已應了杭州大學之聘，今天晚車便須南下，這些日子深蒙優待，又蒙菴因女士幫我不少的忙，真是十分感激。黃先生和夫人都出其不意，連忙說：『何必着急，我們也須預備餞行。你爲何早不告訴一聲！』炳星笑道：『我們世交何須客氣？杭州大學開創伊始，一切課程都待我去安排是刻不容緩的。盼望以後再能來拜見。』黃夫人說：『到家千萬替我問令尊令堂好，請你過年一定來玩玩，』炳星答應着，又問：『菴因和若蕙兩位呢？』黃先生說：『她們一早就出去了。多半是學校裏有

什麼集會。」

那天午飯的時候。黃先生預備了酒肉，和他餞行，只夫人和他三個人用着飯，說了些別離的話，飯後他叫人將行李送到車站去，自己却在園裏。等着施因來。

新開的桂花底下，清香裏他自己坐着，不多時只見她們兩個人從門外進來，他便迎上去。三個人在石椅上坐下，炳星也不說走的話，只談些開會的事，談起演講的題目，炳星說：「第一天是『哲學問題』第二天是『文學民衆化』，最後的那一天是『青年與婚姻』。若葉施因問：『薛先生對於最後的問題有什麼意見！』炳星道：『我那裏有什麼深的觀察與經驗，只不過着理想說罷了，我主張的是理性的婚姻，戀愛是根基於理性上的。兩方面相互的覺得自己的婚姻，不僅是爲家庭的幸福，而且能爲社會造幸福的，因着前途可成就的功業，所以兩方面有永久互相幫助的需要，這樣是以婚姻作一種建立事業的手續，這自然難爲一般普通人說法，不過智識階級的人，應有這樣的理想。至於辦法，在這過渡時代，自然先應有家庭方面的贊成和嘉許，才是完全。像那些兩方面盲目的淺薄的戀愛，不顧家庭方面，只憑自己一時的情感。我是絕對不贊成的。你視着着怎樣？』葉施因看他侃侃而談，神采飛揚，不覺暗暗傾倒，只聽若葉說：『既如此，薛先生何不再著一本專書，討論些家庭社會問題。我們再幫一點忙，也可長些見識。』炳星微笑道：『著書嗎？只索到南方尋助手去了，我一會兒便要離開了。』這一句話好似平地

疾雷一般，苑因和若蕙都呆了。若蕙手裏的書不覺掉在地下。炳星心裏也自難過，便上前拾起。三人暫時不言語。

僕人從花外叫道：『劉小姐，有你的電話呢。』若蕙只得站起來，忽忽的去了。炳星和藥因對面站着。炳星走進一步，說『黃女士，恕我昨天的冒昧，我昨夜閉門思過，也只有一走可以謝罪。恰巧杭州大學又來聘我。所以我只能將貴校的聘請辭却了，來年夏天，如有機會，或者還可以相見。』藥因默然無語半天後，說：『昨天的事不必說了。感謝你剛才無心的指示，婚姻問題，是應當以前途事業爲標準的，我只有一心一意，這一心一意，現在也不能說，這便是答覆先生昨日的問題。先生走，我也不能強留，總是我們招待不周……』炳星連忙要解釋，藥因止住他。又說：『先生去後，如有工夫，請還時常從信中教導我們，我寂寞得很。得信便是惟一的慰安……』炳星看她這個樣子，心中十分的難受，無心的從樹上折下一枝桂花來，拿在手裏。便道：『我本不敢希望你和我通信，你如允許，也是我惟一的慰安了……』這時僕人來說：『小姐，衛先生來了，』藥因點一點首，只不動身，炳星道：『去見他能，或者他有什麼要緊的事。』一面又笑說：『我怎麼折下一枝花來了。』說着將花遞在藥因手裏。藥因接了花，仍是不動，炳星自己便走了，回頭說：『黃女士，再見了！我叫他到這裏來罷！』苑因點頭說：『也好！請你等一會，我還送你一送哪。』炳星便走向花外去了。

希禮迎面遇見炳星，炳星握住他的手說：『希禮我正要找你去！你大喜呵！』希禮聽了，失意着說：『那有這麼一回事？』炳星道：『到底怎樣？』希禮便拉着炳星坐下說：『她還是推辭，她說自有「理想中的他」，我問她「理想中的他」要怎樣的人物，她也不說，這不合我太爲難了麼？』炳星抬頭望天不語，希禮見他沉思，便又低聲說：『先生我聽得劉女士說你們兩個很愛的呢。』炳星心中一震，看希禮無主可憐的樣子，便決然的站起來說：『希禮君！我便說了，我和黃女士互相了解的心。是比和別人的深一些，也許這就是愛着。但我相信，我們從來沒有一句關於愛情的話。所以如此，這爲我萬分小心，不肯來侵害的地位。一切交付……：……：向前奮鬥罷！……：知道我爲這個，現在就要離開這裏了麼？』希禮愕然仰視，也說不上話來，炳星說：『我已將貴校的聘書辭去了，去就杭州大學，也是爲着她們。我四點鐘要離此了。我們再見罷！』希禮堅握着炳星的手，感激和欽佩的意思都呈現在他眼光之中，炳星說『上後園去罷，黃女士等着你呢，不必送我了。』希禮才慢慢的站起來，看着他忽忽走去。若葉打完電話回來，看見炳星自己走來。因問『蕪因呢？』炳星說：『衛先生又來找她，他們說着話我自己就出來了。』若葉說：『我剛才聽得黃伯父說先生要到杭州去，真是走的太急一些，叫人未免……』炳星看着她，便道：『別離原不是太難堪的事。我自幼四海爲家，總不怎樣，也許過年夏天還能來此一行，』這時黃先生和夫人也下來，四個一同走到門口。車已在那兒了，黃夫人因問：『因兒呢

怎麼不來送一送薛先生，』她和『衛：先生在那裏說話呢，等我去叫他們去。』炳星忙道，『不必』，自己祇站着。又談了半天，看表只剩十五分鐘。不能再等了，只得悵悵的摘下帽子，和黃先生，夫人及若藥說一聲再見，若藥淒然的伸出手來，炳星和她握一握手，便上車去了。

到了天津，因為他愛海景，便要從海道走，等船的時間，只遊覽名勝，有一天到了一處古寺，自己坐在禪院裏，寂然無人，鳥鳴葉落，只觀此心清極，在那裏默坐了半天，又走進禪堂裏，猛抬頭看見一付對聯是。

『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忽然想起在京時若藥笑她『『默默』了，菴因道：『薛先生是取『石不能言最可人』的意思，也未可知。』三人一時笑了！往事都成陳迹！他不願意再想，便轉身出來。

海上的黃昏，他只拿起笛兒吹着，再看一看晚霞，又寫些對於文學系課程安排的意見。

到了上海先回家去，他的父母很喜歡，說了就杭州大學的聘請。更是合意。談到旅行。談到黃家的事他只略略的說幾句，把華北大學的邀請，一字不提。他打算在家裏住過一禮拜，便到杭州。

一天早起，枕畔接到北平來的信，是菴因寫的。

『炳星先生：

忽忽的別，竟欠一送，不勝惆悵。

若輩說那天在門口送先生，先生提起要從海道走。想海上的月一定是好的，憶起先生說最愛看海晚景。這回有什麼詩麼？

若輩又到她姑姑家去了，一星期後我們便又上學。

閒暇時請不吝賜教。父母親囑筆問府上全好。

『黃蕪因』

他無聊的反覆看着，一面坐起來。早飯時便將信給母親看了。母親因問『蕪因怎麼樣？我記得她很美麗聰明的。』炳星只含糊的答應着。母親注視着他。他不言語。

到杭州去了，公事忙得很，到把一切的思想都拋撇。偶然回到上海去，父母親都說他瘦了。勸他休息，他倒不願意。看着自己的設施。進行得非常順利。也自喜。

忙裏的光陰，已到了年底，這幾個月中了接了希祉和蕪因不少的信，他多半將三個人回信，寫在一塊兒也是慰安希祉的意思。此外個人的信，很少寫。有時矯着心腸，竟置而不覆。

年假中回家來，除夜酒後，父親出去了，母親和他圍爐坐着，母親和他談起說：『你年紀也到了，也有了職業了，單身獨處，究竟不是回事。你對於婚姻問題，到底存着什麼意見？』炳星見問便注視着爐

火，沉默了一會，說：『沒有什麼意見，一時也談不到這些事，』母親道：『你總是這一句話，你若再不表示，我們就要作主了。上月黃伯父來了，……』這時炳星抬起頭來看着。母親又說：『他提到你時似乎十分的歡喜你，又說你和菴因很有感情。你父親和我也十分的愛菴因。既是你們很好，爲何在北平時，不就辦了？』炳星聽着便說：『千萬不要急忙。我和菴因原是很好的，但還有些別的事。』說着便把希禮的事都告訴了。母親沉吟了一會，便問『你說要怎樣呢？』炳星道：『我想等到菴因對於希禮或允或拒，有個明瞭的表示再說。』母親點一點頭，又談到別的事上去。

十二時回到臥室，燈明人靖，他因着方才的談話，很覺得悵惘，酒後心緒潮湧，不知不覺的握筆伸紙寫起信來：

『菴因女士：

半年中按到幾封信，還有慰我寂寞的書！我在物質上真不寂寞呵！我事業進行的順利，出乎意外。你應當爲我道賀！都沒有好好的回答，是不能寫呢，還是不願意寫，不自知。

人生真短促呵。我自自知識以來，只在枯燥的理性中討生活，有時真覺得無趣味，有一天在西湖看見幾個孩子泛舟，竟使我淚下。我無有弟兄姊妹，只索顧影自憐了。

在京時和你若藥希禮一塊兒討論，遊玩，何等快樂？更蒙你們待我介於師友之間，在這裏學生很

多，只爲工作的關係，反難有閒暇的聚談，他們見我有時很拘束，不敢縱談，也是憾事。

半年來忙得很弱，腦筋很亂，我想再爲教育界奔走幾年，索性遁世去了，遁世而出家，是我所不贊成的。無論如何，一日在世，一日須爲社會盡些義務。我想到要看守燈塔去，到是一個安身之所，又清靜，又避人，又對着大海，是一種職業，白日還可以著書。這樣爲自己爲社會是面面俱全，如你們在閒暇時，能到這孤島上看寂寞的人就很感謝了。

今晚是除夕，很不適意，隨筆亂寫，請你諒恕。請替我問希禔，若蕙好。

薛炳星除夕

他讀了信，便睡下。夢見自己飄在大海上，正在四顧徬徨的時候。遠遠地一隻小舟上面坐着一個白衣女子，像若蕙，到近了又像施因，正要呼喚，一個浪花便沒有了。

他仍到杭州去，施因的回信到了，上面寫着：

「炳星先生：

讀來信使我黯然。燈塔之計，未免太淒清了，莫非是有什麼失意的事嗎？

通信也是可慰的，我們以後多討論些學理，我對於研究你的學科上，疑問很多，正要得先生的教導，匆此祝健康！

炳星很歡喜，覺得純粹的友誼是不妨礙希禔的。從此他們一禮拜有一次通訊，却寫得很長，討論了好些學理，此外別事都不說。炳星覺得施因信裏的話，原沒有什麼，但輕柔而宛轉，常常使他受了極大的慰安。

春假中華北大學的夏季畢業生要南下參觀，炳星得了希禔的信，十分的歡喜。不巧杭州大學在蘇州開校務會議，炳星因須出席，竟錯過了。心中又是懊惱。會畢，回到學校，校長說：『華北大學的學生，已來參觀過了。他們明天的早車，便要北上。』炳星想今晚還可以約他們去泛舟。探知他們都住在湖濱旅館，便趕了去，和施因若葉希禔都見過了。當晚便叫了一隻船。在春月下遊泛。

舟停在平湖秋月，四個人上去。希禔只不似從前那般豪爽，若葉却有一種別後乍見的情緒，炳星和施因兩個成了信中的密友，見面到有一點心怯，但外面都做不在意的。磯邊同坐，月下湖水暢快的談着互相說些近狀。四個人都有話要問要說，但不彼此牽掣着，都沒有說出來。炳星竟不知希禔和施因近來的狀況。

他們因為明天一早走，不敢多玩，炳星便又將他們送湖濱旅館去，在那裏和王校長又談了一會子話，才回到校來。

華北大學的學生回去了，便趕着寫論文，行畢業考試。這些事過去，便等着星期後行畢業禮。

希禮的久懸不決的問題，想在這時解決了。這夜明月在天，他在校園裏噴水池邊，走來走去，抬頭望見圖書館樓上的燈光，知道施因正在那裏抄寫她的論文，便決意上去。

他輕輕的走到窗外，往裏看時，施因穿着一身淺藍色的衣裳，正在燈下寫着字，他看着不覺微喟。輕輕的扣着門。一聲「請進」，希禮便進立在燈光之下。

施因看希禮還穿着夜禮服，是剛才赴校長的宴會未曾換下的。一望他的面容，便知道他的來意了，只慢慢的站了起來。

希禮鼓足了勇氣說：「黃女士，這是我末一次的請求了。以後決不再來麻煩你。我二十多年理想，一生的生死關頭，都繫在你的一句話上了，我原自知我的才德。不足來仰攀你，但不知你應許我的一年中的思索和觀察，現在已着了成見沒有？」說着的聲很顫動，身子也不自支，便背倚窗戶站着。

施因看着他半天，想「他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青年；同學裏最優秀的人物，父母親也很看重他，假如沒有……他原可以……」一霎間炳星的影子，忽然湧上心頭，這時清明在躬，「婚姻是爲着前途的功業兩方面永久互助的需要而有的！」想定便慢慢的說：「衛先生……」希禮聽得這一聲，已知道是沒有希望了，無力的低下頭去。

施因接着說：「這幾年來，蒙你的惠愛和輔助。在現在臨別的時候，不能不同你道謝。我也只有一句

最後的回答。就是我似乎不能滿足你的希望，請你饒恕。」

希禔灰白的臉漸漸抬了起來，繼續着說：「感謝你最後的明瞭的態度，我從此要遠走高飛了。畢業之後，我便要上美國去，相見還須五七年後。請你饒恕我無數次的煩擾和胃味，盼望我們再見時，在你的心中，不留着今日的印跡，但你的影兒，我相信在我心中永不能磨滅。黃女士：別了，一失戀人不能在說什麼，只祝你前途萬福！」菴因聽着心中也很難過，只是再也不能說話，只含淚謝了他。

過了半天，還是希禔說：「我們的畢業秩序單裏。有薛炳星博士的演講，你知道麼？」菴因的臉漸漸紅了，說「我不知道。」希禔看着便說：「倘若你許我說……薛博士也很愛慕你呢，去年他爲什麼走的你必是知道。」菴因搖一搖頭。希禔便把去年炳星臨走的話語說了。又說：「他當然是一個完全的青年人。這般的仗義而忍情。他一年之中，幫助了我不少，只恨我薄福。如今無話可說，你的前途如付託在他的命運裏，也是世界上最美滿的事，我盼我能在海外，聽你們的好音？」菴因連忙說：「衛先生，不須再說了。這都是些渺茫的事，我想不應當……」希禔自知太過，但強烈的激動，把隱微的猜疑，竟逼他不住的往下說，當下連忙收住，鞠躬下樓去了。

若蕓也正在階下，想着炳星不日要來。忽見希禔無聊的走下樓來，若蕓問：「樓上有人麼？希禔」點一點手說：「黃女士在那裏呢……劉女士，我的命運粉碎了。」若蕓愕然的看着他。希禔說：「黃女士

已最後的拒絕我了。」若蕓說：「爲什麼？」希禮說：「她自有她的意中人。」若蕓心跳着問：「是誰！」希禮低聲說，「我不蔽遮說，怕是薛炳星先生。」

希禮躑躅着去了。若蕓已呆在階邊，不自主的坐下，坐了半天，忽然流下淚來。

施因在燈上仍舊抄着論文，心緒如麻。想到希禮說炳星仗義而忍情，自己先頭竟不知道，無怪他總是落落的，怎樣的可敬呵！匆匆的將論文抄完，便提筆來，幾次要寫；又止住了，是最後祇匆匆草幾句。

「炳星博士：

考試已畢。放假在即了。聽說先生要來參與我們的畢業會，不勝歡迎。同學們的前途，大概都有頭緒了，只若蕓和我還未十分確定。希禮是畢業就往美國去，知念附聞。

相見近，不多說了。敬祝先生康強！

黃施因

炳星已放假在家裏，接到華北大學的請帖，心中只遊移不定看希禮和施因的事不知究竟如何，自己去，能否予以阻碍。正在躊躇，早餐時接到施因的信。讀了兩遍；覺得事情實很明顯了，或者可以去得回頭便把信遞給母親。

母親看了問：「你怎樣？」炳星說：「或者去走一走。」母親笑說：「去罷，祝你幸運。」炳星

紅了臉。便向父親說：『可否再寫一封信，問一問黃伯父和伯母，假如我向施因求婚，他二位能否予以承認，』父親道：『我看不必多此一舉，他們已經有了意思了』炳星笑道：『總是寫了好，更合理一些，這信等我走後再寄去罷。』父親和母親都點頭笑了。

第二天的晚車，炳星就預備北上。臨行時，母親送他一個鑽石戒指。說：『你帶去罷，盼望你帶一個鑽石般玲瓏聰慧的新婦回來。』他想母親實在心細，忙謝了收在手箱。

到了北平，躊躇着便一直到華北大學裏來，王校長接着，大家很喜歡。那夜就住在大學裡，等明天開畢業會。

他早晨想到黃家，不知爲何只不敢去，只在大學裏和一班男學生談話，也見了希社，看他情緒很關珊的。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旗彩飄揚，香花裝點的禮堂上，便行有莊嚴重要的畢業式。炳星站在台上，瞥見施因蛾冠博帶的坐在第一排的椅子上，也正抬着頭看他！炳星那日精神完滿，說得更更酣暢而精誠。畢業生帶表答詞的時候，特別提到感謝他深切的訓言和真摯的希望。

授學位的時候，施因便是第一個得名譽學位的高材生，台下掌聲四起。完了會，炳星便進去見了黃先生和夫人，又和施因若葉握手道喜。

黃先生便請炳星和他們一同回去，今晚在家裏有慶祝施因畢業的筵席。施因微笑着說：『薛先生如沒有他約，就請尊臨，爲我們添些光彩，炳星笑說：『言重了！』一面說着便登上車去。

那晚的客人很多，席間一片讚美施因的話。大家都極其歡樂。席散時已有十點鐘，黃先生和夫人都在客室裏坐着，炳星和施因慢步向園裏去。

炳星的談笑無形中歡暢了許多，施因覺得他好像去了什麼顧忌似的。兩個人慢步行來，施因說：『可惜若蕓不在這裏，她的姑姑病了，她就不常來了。』炳星不答。

這時沉黑的樹陰中蟬聲聒耳，白薔薇在黑暗中閃閃的搖動，樓頭燦然的燈火，射到地上，照見了炳星雪白的胸衣和濃黑的領帶。施因抬頭看他清揚的眉宇，也正看着自己，不覺便低下頭去。

炳星笑說：『黃女士，有幾首詩，請你改正改正。』施因說：『不敢，請說罷，』炳星便道：『題目是海的女神，是上次在海舟上做的，念來你聽；

神女呵！

倘若你從濤聲中靜聽，

便知道我心中的微隱；

爲什麼說我默默呢？

我是不自由的，

我要說我——

我愛你，

我當不起他人的猜疑。

我百轉千迴，

不說了

只忍住心頭的痛楚！

我願作海雲和海風，

在你心中來去，

我願作海舟和海鳥，

在你腦裏浮遊，

我心裏人問的話，

如今說出

波上的你可肯垂聽？

倘若我能以達到。

何處是你心的盡頭，

可能容我知道？

這時炳星止住了，施因問道：「完了麼？」炳星笑道：「底下該是女仙說的話了，我不敢猜度。」施因紅了臉，再也不言語。

炳星也便不說了，只徘徊着，一會兒忽然說：「黃女士，這一件東西送給你。」施因抬頭看是一朶白薔薇，便無言的接過插在襟上，又笑道：「那朶黃薔薇，若葉還夾在書裡面留着呢。」炳星也笑道：「你的那桂花呢？」施因又覺不好意思的笑了。」

炳星笑說：「夜晚了，你忙了一天，該歇着去了。我也回到華北大學去。」施因一面站起來。一面說：「父親已打發人取你的東西去，先不必回去了。」說着已到了客廳門口，施因從燈光裡翻然的便進去了。

炳星和黃先生，夫人又談了一會，也自回到西樓上，覺得很熱，開窗坐着。暗想今夜贈了薔薇，施因未曾推辭。料想沒有什麼波瀾了。但家裏的信還沒有來，而且終身大事，決不能在什麼水邊花底草草的約定。想了一會，頭腦很累，便也進去睡下。

第二天早晨，炳星絕早起來坐在樓下臺階上。僕人拿着一大束信，從階前經過，接過一看，內中有一封有希禔給自己的，又有一封黃先生的，認得是父親的筆跡，便又都交與僕人，自己將希禔的信拆看。

「薛博士；

感激你一年中的輔助，只是我的希望已切實的失敗了！——

我明天晚車南下了。再見罷！最後的一句話；就是菴因女士傾心於先生，无可諱言。先生如得她爲內助，後福真是不可限量，再以先生的話。轉贈先生；

「一切交付你了！」

炳星看完放在袋裏，便站起走入餐室。黃先生和夫人正坐着說話，看他進來，都笑着讓坐，黃夫人先說：「剛才令尊來了一封信，內中所提的問題，我們是毫無異議，不過最後的解決，還是在你們自己。」炳星站起，正要說話，菴因已從樓上下來，大家便掩過不提。

餐棹上，菴因很不自然，炳星到還鎮定，談話之間，便問道：「黃女士，今天下午不出去麼？」菴因遲疑着說：「因爲若蕞要走，下午約我到天壇話別去，多半不在家。」炳星想了一會說：「也好，我四點半出城送希禔南下，順便也要到天壇一行。我們在那裏相見罷，也可以送一送若蕞，菴因答應着。」

炳星在樓上臥了一天，各處的宴會都辭絕了，午後聽見若蕓來了，又聽見他和菴因出去了，便起來沐浴了，換了一身衣服，慢慢的挨過三點半鐘，才自己出去。

菴因和若蕓在壇裏散步，幾年的同學。一旦要分離，自然覺得十分留戀。菴因還覺得出若蕓近來好像很失意，菴因約略知道，也不敢動問，反只作照例的無聊的慰籍。這時兩個人携手同行，心裏各事其事，時間只慢慢過去，西下的夕陽，照着祈年殿的藍瓦，她們仰視無語。

若蕓看一看表，說：『六點鐘姑母替我餞行。現在我們走吧！』菴因記掛着炳星要來，又不敢說，只得和她一同出去。很長的黃土道上，慢慢的走着。只見門外遠遠來了一匹馬，不一會兒，炳星已翻身從馬上跳下來，將馬交給菴因的車夫，自己握着鞭絲，三步兩步的已走進來了。

夕陽照着他身長的影子在地上，濃黑的頭髮，微紅的面頰，身上穿着騎馬的衣服，到近前炳星先笑說：『送希禔去了。車站上遇見幾位朋友，說了半天。我知道你們在這裏，也就來了。』三人站住說幾句話，若蕓和菴因便要回去。炳星近前道：『菴因！我有幾句話要同你說，能否稍待一會子。』這是炳星第一次叫菴因的名字，菴因和若蕓一時凜然。

若蕓無聊的說：『如此我先走了。』菴因說：『我送一送你。』炳星道：『你在這裏等着罷，我送她好了。』菴因就站在樹下。看着他們兩個出去。

若蕖只不言語，炳星問道：「劉女士幾時走？前途如何？」若蕖微笑道：「明天一早走，就此辭行罷。什麼前途？只是無目的底進行罷了。」炳星看着她雪白的臉，心裏明白，却也不能說什麼。一時到了門口。若蕖站住了。」抬頭看着炳星半天說道：「再見罷，請你在快樂的時光中，不要忘却去年夏日一個可憐的作書助手。」炳星不覺悽然，便伸手和他把握，若蕖慢慢的縮回手去。炳星道：「匆匆中竟沒有東西送你，明天我和施因再將禮物送到車站去罷。」若蕖慘笑道，謝謝，也祝福你們兩位——不必什麼禮物了，一朵枯黃的薔薇，便是紀念了。」末後聲音很低。炳星却聽得清楚。一時黯然，只默默的站着看着她上車。

車塵遠了。炳星又走了進來，施因接着，兩個人并肩無意識的向着祈年殿走，施因看炳星的面顏非常的莊肅而沉寂，也不知他想些什麼。道上都不言語，慢慢的走上層階。祈年殿已經直立在他們面前，兩個人不覺都站住了。

炳星抬頭端凝的看着施因。看了半天，便說，「施因倘若你肯受我這件贈品，一年中純潔的隱秘不宜的敬慕與熱情，都附在這小小的東西上，交付你了！」一面從衣袋裏拿出一隻小紅匣子打開了，內面放着一個耀光奪目，鑽石戒指。施因沉默了一會，慢慢的接了過來。戴在左手無名指上。

這時兩個人的手，輕輕的互握着。斜陽下並肩的仰望這莊嚴的宇殿。炳星說：「施因！只要神永在，

天地永存，你我的愛情是永不能磨滅的。施因含着感情之淚，微微的笑着，點一點頭，他們的手，握得更緊了。

兩個人無心的轉身走了下來。到了階邊，炳星便止住坐下，施因也坐在旁邊。這時施因抬頭弄那戒指又抬頭看着炳星颯爽的風姿，不禁流下淚來。炳星用左手撫着施因的肩，低頭說道：「愛人！不要哭了要知道今天是我一生最可紀念的日子，」施因抬着滿含珠淚的媚眼，看着炳星說：「這慰樂的淚，讓他流罷！我是世間第一幸福的女子了，因為我能將自己的前途，託付在你清潔高遠的命運裡！」炳星含情的看着施因說：「在我看見你的第一天，我知道有今日了，因為你的影子，在我腦中非常熟習而清晰。」施因忽然省悟的笑道：「可是呢，我也覺得我們是熟人似的，只不敢說出。」他們又一時無語。晚風吹着他們的衣袂，他們心中都起了一重覺悟歡喜的惆悵。

到青龍橋去

如火如荼的國慶日，却遠遠的避開北京城，到青龍橋去。

車慢慢的開動了，只是無際的蒼黃色的平野。和連接不斷的天末的遠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岩石，屏風般從車前飛過。不時有很淺濃綠色的山泉，在岩下流着，山半柿樹的葉子，經了秋風已經零落了，只剩下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風，一片和山偃動，如同一領極大的毛氈一般。

『原也是很偉秀的。然而她們江南……』我無聊的倚着空冷的鐵爐站着。

牠們都聚在窗口談笑，我眼光穿上踱們的肩上，凝望着那邊角裏坐着的幾個軍人。

『軍人！』也許潛藏在我的天性中罷，我在人羣中常常不自覺的注視軍人，世人呵！饒恕我！我的閱歷太淺薄了，真是太淺薄了！我的閱歷這樣的告訴我，我也只能這樣忠誠而勇敢地告訴世人，說：『我有生以來，未曾看見像我在書報上所看的那種獸性的沉淪的罪惡的軍人！』』

也許閱歷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却不敢欺哄世人！

一個朋友和我說：——那時我們正在院裏，遠遠地看我們軍人的同學盤槓子——『我每逢看見灰黃色

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種憎嫌和恐怖的戰慄。」我看着她鄭重的說：「我從來不這樣想，我看見他們，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她笑道，「你未曾經過兵禍罷！我說，『你呢？』」他道，「我也沒有，不過我常常從書報上看見關於惡虐的兵士們的故事！」

我深深悲哀了，在我心中，數年來潛在隱伏着不能言說的憐憫和抑屈！文學家呵！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槍的人，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軍人的血淚，卻灑向何處？

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將混沌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羣衆，銘刻在人們心裡，從此嚴肅的軍衣成了赤血的標幟，忠誠的兵士成了散淡的隨從。可憐的軍人，從此在人間心中，沒有光明之日了。

雖然閱歷決然毅的然這般告訴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學家所寫的是真確的。軍人的羣衆也和別的羣衆一般，有好人也更有壞人。然而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那樣無緣無故條件，概括的厭惡，文學家，無論如何，你們不得辭其咎！

也講一講人道罷！將這些勇健的血性青年，從教育的田地上奮出來。關閉在這個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裏，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消滅他友愛憐憫的本能。有事的時候，驅他們殘殺同類的死地上去；無事的時候，叫他穿着破爛的軍衣；吃的是黑麵，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走隊，在悲聲中度生活，家裏的信來了；「我們要吃飯！」回信說，「沒有錢，我們欠餉七個月了！」——可憐

的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子啊！山窮水盡的途上，那裡是你們的歧路？……

我的思潮，那時無限制的升起。無數的觀念奔波；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車門開了，走進三個穿軍服的人。第一個，頭上是粉紅色的帽箍，穿着深黃色呢外套，身材很高。後面兩個略矮一些，只穿着平常的黃色軍服，魚貫的從人叢中。經過我們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個兵丁坐的地方去。

她們略不注意的仍舊看着窗外，或相談笑。我卻靜默的，眼光凝滯的隨着他們。

那邊一個兵丁站起來了，兩塊紅色的領章，圍住瘦長的脖子，顯得他的臉更黑了，臉上微微有點麻子。中人身材，他站起來，只到那稽查的肩際。

粉紅色帽箍的那個稽查，這時正側面對着我們。我看得真切，圓圓的臉。短短的眉毛，肩膊很寬，細細的一條皮帶，束在腰上，兩手背握着。白絨的手套已經微污了，臂上纏的一塊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寫着「察哈爾總站，軍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們看不見了。

他沉聲靜氣的問，「你是那裏的，要往那裏去？」那個兵丁筆直的站着聽問，便連忙解開外面軍衣的鈕扣，從裡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和護照來，無言的遞上——也許會說了幾句話，但聲音很低，我聽不見稽查凝視着他，說「好，但是我們公事公辦，就是大總統的片子，也當不了車票呵！而且這護照也只能坐慢車。弟兄！到站等着去罷，只差一點鐘工夫！」

軍人們！饒恕我那時無道德的揣想。成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個很大的爭鬥，不覺的後退了，更靠近窗戶，好像要躲開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將片子放在自己的袋裏——那個兵丁低頭的站着，微恐的臉上，充滿了徬徨，無主，可憐側面只看他很長的睫毛，不住的上下瞬動。

火車仍舊風馳電掣的走着。他至終無言的坐下，呆呆的望着窗外。背後看去，只有那戴着軍帽剪得很短頭髮的頭，和我們在同一的速率中，左右微微動搖。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放下心來，却立時起了一種極異樣的感覺！

到了站了！他無力的站起，提着包兒，往外就走。對面來了一個女人，他側身恭敬的讓過，經過稽查面前點點頭就下車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個兵丁問答，這個兵丁較老一點。很瘦的臉，眉目間處處顯出困疲無力。這時却也很直的站着。聲音很顫動，說：『我是在……陳副官公館裏。他差我到……去。』一面也珍重的呈上一張片子，稽查的臉仍舊緊張着，除了眼光上下之外，不見有絲毫情感的表现，他仍舊凝重的說：『我知道現在軍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們留一線之路，但是，一張片子，公事上說不過去。陳副官既是軍事機關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車上的規矩——你也下去罷！』

老兵丁無言的也下車去了。

稽查轉過身來那邊兩個很年輕的兵丁，連忙站起，先說「我們到西苑去。」稽查看了護照，笑了笑說「好，你們也坐慢車罷！看你們的服章，軍界裏可有你們這樣不整齊的？國家的體面，那裏去了？車上的許多外國人。你們也不怕他們笑話！」隨在稽查後面的兩個軍人，微笑的下去將他帶着線頭，拖在肩上的兩塊領章扶起。那兩個少年兵丁，慚愧的低頭無語。

稽查開了門，帶着兩個助手，到前面車上去了。

車門很響的關了！我如夢方醒，週身起了一種細微的戰慄。——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迴想，呀竟是最深的慚愧與讚美！

一共是七個人：這般凝重，這般溫柔，這樣的服從無抵抗！我不信這樣情景，只呈露在我的面前……登上萬里長城了！亂山中的城頭上，暗淡飄忽的日光下，迎風獨立，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除了淺黃色一串的駱駝從深黃色的山脚下，徐徐走過之外，一切都是單調的！看她們頭上白色的絲巾。三三兩兩的在城上更遠更高處拂拂吹動。我自己留在城中，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的長在呆呆的站在前面，竟一毫感慨都沒有起！

只那幾個軍人嚴肅而溫柔的神情，和平而莊重的言語，和他們所不自知的。在人們心中無不明白的壓

惡？這些苦若，
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
受着天風，我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我沒有！

夢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會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他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大的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

兩排而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何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群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線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掛在頭上的；鏡子是東壯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中間坐着。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他的一把佩刀，這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但有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情性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蕭聲，不更是抑揚淒淒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望獨拉倚槍翻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了，人靜了，海也濃睡了，——「然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織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什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

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這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他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他依舊的歡喜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笳但與其說他是歡喜看歡喜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兩個家庭

前兩個多月，有一個李博士來到我們學校，演講「家庭與國家的關係」。就提到家庭幸福和苦痛，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又引證許多中西古今的故實。說得痛快淋漓。當下我一面聽，一面速記在一個本子上，完了會已到下午四點鐘。我就回家去了。

路上車上，我還是看那本筆記，忽然聽見有一個小姑娘的聲音叫我說：「姐姐！來我們家裏坐坐」。抬頭一看，已經走到舅母家門口，小表妹也正放學回來：往常我每次回到舅母家，必定說一兩段故事給她聽，所以今天她看見我，一定要拉我進去。我想明天是禮拜，今晚可以不預備功課。無妨在這裏玩一會子。就下了車，同他進去了。

舅母在屋裏做活，看見我進來了，就放下針綫，拉過一張椅子，叫我坐下。一面笑說：「今天難得你有功夫到這裏來，家裏的人都好麼？功課忙不忙？」。我也笑着答應一兩句，還沒有等到說完，就被小表妹拉到後院裏葡萄架底下，叫我和他一同坐在椅子上，一定要我說故事。我一時實在想不起來，就笑說：「古典都說完了。只有今典你聽不聽？」他正在回答，這時忽然聽見有小孩子啼哭的聲音，我要亂他的注意，就問說：「妹妹！你聽誰哭呢？」她回頭向隔壁一望說：「是陳家的大寶哭呢，我們看一看去」。

就拉我走到竹籬的旁邊，又指給我看看說：『這一個院子就是陳家，那個哭泣的孩子，就是大寶。』

舅母家和陳家的後院，只隔一個竹籬，本來籬笆上面攀緣着許多扁豆葉子，現在都枯落下來；表妹說是陳家的幾個小孩子，把豆根拔去了；因此只有幾片的黃葉子掛在上面，看過去是清清楚楚的。

陳家的後院對着籬笆，是一所廚房，裏面看不清楚，只覺得牆壁被炊烟熏得很黑，外面門口，堆着許多什物，如破磁盆之類。院子裏晾着幾件衣服，廊子上有三個老媽子，廊子底下有三個小男孩。不知道他們弟兄爲什麼打吵。那個大寶哭的很利害，他的兩個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下，抓土捏小泥人玩耍。那幾個老媽子也咕咕的不知說些什麼。表妹悄悄的對我說：『他們老媽子真可笑，各人護得各人的少爺，因此也常常打吵。』

這時候陳太太從屋裏出來，挽着一把頭髮，拖着鞋子，睡眼惺忪，容貌倒還美麗，只是帶着十分嬌惱的神氣。一出來就問大寶說：『你哭什麼？』同時那兩個老媽把那兩個小男孩抱走，大寶一面指着他們說：『他們欺負我不許我玩。』陳太太就說：『這一點事也值得這樣哭，李媽也不勸一勸。』李媽低着頭不知說些什麼，陳太太一面坐，一面擺手說：『不用說了，橫豎你們都是不管事的，我花錢雇你們來作什麼，難道叫你們幫着他們打架麼？』說着就從袋裏抓出一把銅子給了大寶說，『你拿了去跟李媽上衙玩去罷，哭的我心中不耐煩，不許哭了。』大寶接了銅子，擦了眼淚，就跟李媽出去了。

陳太太回頭叫王媽，就又有個老媽子，拿着梳頭匣子，從屋裏出來，替他梳頭。當我注意陳太太的時候，表妹忽然笑了，拉我的衣服，小聲說：「姐姐！看大寶一手的泥，都抹在臉上去了」過了一會子陳太太梳完了頭，正洗臉的時候，聽見前面屋裏電話的鈴響。王媽便去接了，出來說：「太太，高家來催了，打牌的客都來齊了」。陳太太一面擦粉，一面說「你說我就來」。隨後也就進去。

我看得忘了神，還只管站着，表妹說，「他們都走了，我們走罷」我說：「再等一會子你不要忙。」十分鐘以後。陳太太打扮的珠圍翠繞的出來，走到廚房門口，右手扶在門框上，對廚房裡的老媽說：「高家催的緊我不吃晚飯了。他們都不在家，老爺回來，你告訴一聲兒」說完了就轉過前面去。

我正要轉身，舅母從前面來了，拿着一把扇子，笑着說：「你們原來在這裏這樹陰底下比前院涼快」應答應着，一面一同坐下說閒話。

忽然聽有皮鞋的聲音，從陳太太屋裏。來到後面廊子上。表妹對我說。這就是「陳先生」只聽見陳先生問道。「劉媽，太太呢！」劉媽從廚房裏走出來說，「太太剛到高家去了」。陳先生半天不言語。過一會子又問道。「少爺們呢？」劉媽說，「上街玩去了」陳先生急了說：「快去叫他們回來。天都黑了還不回家。而且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處。」

劉媽去了半天，不見回來，陳先坐在廊子上踱來踱去，微微的歎氣，一會子又坐下。點上雪茄，手裏

拿着報紙，却抬頭望天凝神深思。

又過了一會子。仍不見他們回來。陳先生猛然站起來，拋了雪茄，戴上帽子。拿着手杖逕自走了。

表妹笑說：「陳先生又生氣走了，昨天陳先生和陳太太拌嘴，說陳太太不像一個當家人，成天裡不在家，他們爭辯以後，各自走了。他們李媽說，他們拌嘴不止一次了。」

舅母說：「人家的事情，你管他作什麼，小孩子家，不許說人」，表妹笑着說：「誰管他們的事，不過學舌給表姐聽聽」舅母說：「陳先生真也特別，陳太太並沒有什麼不大的地方，待人很和氣，不過年輕貪玩，家政自然就散漫一點。這也是小事，何必常常動氣。」

我們談了一會子，我一看表，已經七點半，車還在外面等着，就辭了舅母，回家去了。

第二天便是禮拜，梳洗完了，母親對我說：「自從三哥來到北京，你還沒有去看看，昨天上午亞荷來了，請你今天去呢」——三哥便是我的叔伯哥哥，亞荷是我的同學，也是我的三嫂。我在中學的時候，他就在大學第四年級，雖仍只同學一年，感情很厚，所以叫慣了名字，便不改口，我很愿意去看看他們，午飯以後就坐車去了。

他們住的那條街上很是清靜。都是書店和學堂。到了門口，我一按鈴，就有一個老媽出來，很乾淨伶俐樣子。他問我「姓甚麼？找誰？我還沒有答應，亞荷已經從裏面出來，我們見面喜歡的了不得，就一

同進去，六年不見亞荷更顯得和藹靜穆了，但是那活潑的態度，仍然沒有改變。

院子裏栽了好些花。很長的一條小徑，從青草地上穿到台階底下。一上了廊子，就看見葦籬的後面籬椅上，有一個小男孩在那裏排積木玩。那漆黑的眼睛緋紅的腮頰。不問而知是聞名未曾見面的娃兒『小峻』了。

亞荷笑說：『小峻，這位是姑姑』。他便笑着鞠了一躬。又覺得很不自然，便回過頭去，仍玩他的積木，口中微微的唱歌。進到中間的房子，窗外的綠陰，都遮滿了。幾張洋式的椅桌，和一座鋼琴，幾件古玩，幾盆花草，幾張圖畫和照片，錯錯落落的點綴得非常靜雅，右邊一個門開着，裏面幾張書櫥，磊着滿滿的中西書籍。三哥坐在書桌旁邊正寫着字，對面的一張椅子。似乎是亞荷坐的。這時我進去了，三哥站起來。笑着說：『今天禮拜！』我道：『是的，三哥爲何這樣忙？』三哥說：『何嘗是忙，不過我同亞荷翻譯了一本書，已經快完了。今天閒着，又拿出來消遣』我低頭一看，桌上對面有兩本書，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亞荷筆記的。字跡很草率，也有一兩處改抹的痕跡，在桌子的那邊，還落着十幾本也都是亞荷字跡，是已經翻譯完了的。

亞荷微微笑說：『我那裏配翻譯書，不過藉此多學一點英文就是了，我說『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詩『紅袖添香對譯書』了』大家一笑。

三哥又喚小峻進來。我拉着他的手，和他說話，覺得他應對很聰明，又知道他是幼稚生，便請他唱歌。他只笑着看着亞荷，亞荷說：『你唱罷，姑姑很愛聽的』。他便唱了一首，聲音很響亮，字句也很清楚。他唱完了。我們一齊拉手。

隨後我又同亞荷去參觀他們的家庭。覺得處處都很潔淨規則，在我目中，可以算是第一了。

兩點鐘的時候，三哥出門去訪朋友。小峻也自去睡午覺。我們便出來，坐在廊子上，微微的風，隨着一陣一陣的花香，亞荷一面織着小峻的襪子，一面和我談話，一會兒三哥回來了，小峻也醒了，我們又在一處遊玩。夕陽西下，一抹的晚霞，映着那燦爛的花，青綠的草，這院子裏，好像一個小樂園。

晚餐的看菜，是亞荷整治的，很是可口，我們一面用飯，一面望着窗戶，小峻已經先吃過了，就在廊下撚那沙土，堆起幾座小塔。

門鈴響幾聲，一會子老媽子進來說：『陳先生來見』。三哥看了名片，便對亞荷說：『我還沒有吃完飯，請我們的小招待員去領他進來罷』。亞荷站起來喚道：『小招待員！有客來了』。小峻抬起頭來說：『媽媽？我不去，我正蓋塔呢』。亞荷笑着說，『這樣，我們往後就不請你當招待員了』。小峻立刻站起來說：『我去，我去。』一面抖去手上的塵土，一面跑了出去。

陳先生和小峻連說帶笑的一同進入客室。原來這位就是住在舅母隔壁的陳先生。這時三哥出去了。小

峻便進來，天色漸漸的黑暗。亞荷捻亮了電燈，對我說：『請你替我說幾段故事給小峻聽，我要去寫了』。說完了便出去。

我便說「三隻熊」的故事，小峻聽得很高興。以後我覺得他有一點倦意，一看手表，已經八點半了。我說：『小峻！睡覺去罷』。他揉一揉眼睛，站了起來，我便拉着他的手，一同進入臥室，

他的臥房實在有趣，一色的小床小傢具，小玻璃櫃子裏排着各種的玩具，牆上掛着各種的圖畫，和他自己所畫的剪的花鳥人物。

他換了睡衣，上了小牀，便說：『姑姑，出去罷。明天見』我說：『是的，你要燈不要？』他搖一搖頭，我把燈捻下去，自己就出來了。

亞荷獨坐在台階上。看見我出來，便說着點一點頭。我說：『小峻真是膽子大，一個人在屋裏也不害怕，並且也不怕黑』。亞荷笑說：『我從來不說那些神怪悲慘的故事，去刺激他的嬌嫩的腦筋，就是天黑，他也知道那黑暗的原因，自然不懂什麼叫做害怕了』。

同時我也坐下。看看對面客室裡的燈光很亮，談話的聲音很高。這時亞荷又被老媽子叫去，我不知不覺的就注意到他們的笑話上面去。

只聽得三哥說：『我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不覺得是很不是自暴自棄的一個人。爲何現在有了這好聞

縱酒的習慣。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希望是什麼，你難道都忘了麼？」陳先生的聲音很低說：「這個時勢不遊玩不拚酒，還要做什麼，難道英雄有用武之地麼？」三哥嘆了一口氣說：「這話自是有理，這個時勢。就有滿腔的熱血，也沒處去灑，實在使人灰心。但是大英雄。當以赤手挽時勢，不可爲時勢所挽。你自己先把根基弄壞了，將來就有用武之地，也不能做個大英雄，豈不是自暴自棄」。

這時陳先生似乎是站起來，那高大的影子。不住的在窗前搖漾，過了一會說：「也難怪你說這樣的話因爲你有快樂，就有希望。不像我沒有快樂，所以就覺得前途非常的黑暗了」。這時陳先生的聲音裡：滿含着憤激悲慘。

三哥說「這又奇怪了，我們一同畢業，一同留學，一同回國。要論職位。你還比我高些。薪俸也比我多些，至於素志不償，都是彼此一樣的。爲何我就有快樂，你就沒有快樂呢？」陳先生就問道：「你的家庭什麼樣？我的家庭什麼樣？」三哥便不言語。陳先生冷笑說：「大概你也明白……我回國以前的目的和希望，都受了大打擊，已經灰了一半的心。並且在公事房終日閒坐，已經十分不耐煩。好容易回到家裏，又看見那凌亂無章的家政，兒啼女哭的聲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內人是個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應酬宴會。孩子們也沒有教育。下人們更是無所不至，我屢次的勸他，他總是不聽，並且說我。」「不尊重女權」「不平等」「不放任」種種誤會的話。我也曾決意的

不去難爲他，只自己獨力要整理改良。無奈我連米鹽的價錢都不知道，并且也不能終日在家裏，只得聽其自然。所以經濟便一天比一天困難，兒女也一天比一天放縱，更逼得我不得出去了，既出去了。又不得不尋那劇場酒館熱鬧喧囂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去撥散這心中的煩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不知不覺的就成了習慣。每回到酒館的燈滅了，劇場的人散了，更深夜靜，蹣跚歸來的時候，何嘗不覺得這些事不是我陳華民所應當做的，然而……：……：咳！峻哥呵！你要救救我纔好。這時候已經聽見陳先生嗚咽的聲音。三哥站起來走到他面前。

門鈴又響了，老媽進來說我的車子來接我了，便進去告辭了亞荷，坐車回家。

兩個月的暑假又過了，頭一天上學從舅母家經過的時候，忽然看見陳家門口，貼着「吉房招租」的招貼。放學回來剛到門口，三哥也來了，衣襟上帶着一朵白紙花，臉上滿含着悽惶的顏色，我很覺得驚訝也不敢問。彼此招呼一同進去。

母親不住的問三哥，「亞荷和峻都好麼？爲什麼不來玩玩？」這時三哥臉上纔轉了笑容，一面把那朵白紙花摘下來，扔在字紙籃裏。母親說「亞荷太過於精明強幹了，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親手去做，我看他實在太忙，但是他從來沒有看見他有一毫勉強慌急的態度，和憂倦的神色。總是喜喜歡歡從容容的。這個孩子，實在可愛。」三哥說：「現在用了一個老媽，有了帮手了，本來亞荷的意思還不要用！

我想一切的粗活，和小峻上學放學路上的照應，亞喬一個人是決然做不到的，並且我們中國下等社會人的生活程度很低，雇用一個下人，於經濟上沒有什麼出入，因此就雇了這個老媽，不過在粗活上，受亞喬的指揮，並且亞喬每天晚上還教他念『字片』和『百家姓』現在名片上的姓名和賬上的字，也差不多認得多一半了』。

這時我想起一件事，就笑說：『是了，那一天陳先生來見。給他名片，他就知道是姓陳，我很覺得奇怪。却不知是亞喬的學生』。

三哥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陳華民死了。今天開弔，我剛從那裏回來』我纔曉得那朵白紙花的來歷，和三哥臉色不好的緣故！母親說：『是不是留學的那個陳華民？』三哥說：『是』，母親說：『真是奇怪，像他那麼一個英武的青年，也會死了。莫非是時症』三哥說：『那裏是時症，不過因為他這個人，太聰明了，他的目的希望，也太過於遠大。在英國留學的時候，養精蓄銳的，滿想着一回國，立刻要把中國旋轉過來。誰知回國以後，政府只給他一名差遣員的缺，受了一月二百塊錢無功的俸祿，他已經灰了一大半的心了。他的家庭又不能使他快樂，他就天天的貪樂拼酒，那一天他到我家裏去，嚇了我一大跳。從前那種可敬可愛的精神態度，都不知丟在那裏去了，頭也垂了，眼光也散了，身體也虛弱了，我十分的傷心，就恐怕不大好。因此勸他常常到我家裏來談談解悶，不要再拚酒了，他也不聽。並且說

『感謝你的盛意，不過我一到你家，看見你的兒女和你的家庭生活，相形之下，更使我心中難過。不如……』以下也沒說甚麼，只有哭泣。我也陪了許多的眼淚，以後我覺得他的身子，一天一天的軟弱下去。便勉強他一同去到一个德國大夫那裡去察驗身體，大夫說他已得了肺炎症，恐怕不容易治好，我更是擔心，就勉強他在醫院裏住下，慢慢的治療，我也天天去看望他。誰知上禮拜一晚上，我去看他就是末一次了，……說到這裏，三哥的聲音顫動的很利害。也就不往下說了。母親嘆了一口氣說：『可惜可惜！聽說他的才幹和學問，連英國的學生都很妬羨的』三哥點一點頭。也沒有說什麼。這時我想起陳太太來了。我就問道：『陳先生的家眷呢？』三哥說：『要回到南邊去了，聽說因經濟很拮据，債務也不能清理，孩子又小，將來不知怎麼過活』。母親說：『總是他沒有受過學校的教育，否則也可以自立。不過他的娘家很有錢，他總不至於十分吃苦』。三哥微笑說：『靠弟兄總不如靠自己』。

三哥坐一會子便回去了，我送他到門口自己回來。心中很有感慨，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看看，原來便是上學期的筆記，第末一頁便是李博士的演說，內中的話就是論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

愛的實現

詩人靜伯到這裏來消夏已經是好幾次了，這起伏不斷的遠山。和澄藍的海水，是最幽雅的不過的，他每年夏日帶了一年中積蓄的資料來。在此完成他的傑作。

現在他所要開始著作的一篇長文，題目是「愛的實現。」他每日早起坐在藤蘿垂拂的廊子上，握着筆，伸着紙，濃陽之下，不時的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紙上，他從沉思裏微笑着用筆尖挑開去。矮牆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驕陽下的蟬聲，一陣一陣的叫着。這些聲音，都緩緩的引出他的思潮，催他慢慢的往下寫。

沙地上索索的脚步聲音，無意中使他抬起頭來。只見矮牆邊一堆濃黑的頭髮，繫着粉紅色的綾結兒，走着跳着的就過去了，後面跟着的，却只聽見笑聲，看不見人影。

他又低下頭。去寫他的字，筆尖兒移動得很快，他似乎覺得思想加倍的活潑，寫字也加倍的有力，能以表現出自己心裏無限的愛的意思。——

一段寫完了。還只管沉默的微笑着想。——海波中，微風裡，漾着隱現的濃黑的髮兒，歡笑的人影。金色的夕陽，照得山頭一片的深紫。沙上却蓋着矗立的山影。潮水下去了，石子還是潤明的。詩人從

屋裏出來，拂了拂桌子，又要做他下半的功課。

笑聲又來了，詩人拿着筆站了起來。牆外走着兩個孩子，那女孩子挽着他弟弟的頸兒，兩個人的頭髮和腮頰，一般的濃黑緋紅，笑渦兒也一般的深淺，脚步細碎的走着。走得遠了，還看得見那女孩子雪白的臂兒。和他弟弟背在頸後的帽子，從白石道上斜刺裏穿到樹陰中去了。

詩人又坐下，很輕快的寫下去，他寫了一段筆歌墨舞的「愛的實現。」

晚風裡，天色模糊了。詩人捲起紙來，走下廊子，站在牆兒外。沙上還留着餘熱，石道盡處的樹陰中。似乎還隱現著雪白的臂兒和飄揚的帽帶。

他天天清早和黃昏，必要看見這兩個孩子。他們走到這裏，也不停留，只跳着走着的過去。詩人也不叫喚他，只寂默的望着他們，來了，過去了，再低下頭去，蘊含着無限的活潑歡欣，去寫他的「愛的實現。」

時候將到了。他就不知不覺的傾耳等候那細碎的足音，活潑的笑聲。從偶然到了願望——熱烈的願望。四五天過去了，他覺得沒有這兩個孩子，他的文思便遲滯了，有時竟寫不下去。

他們是海潮般的進退。有恒的，按時的，也在她們不知不覺之中，指引了這作家的思路。

這篇著作要脫稿了，只剩下末尾的一段收束。

早晨是微陰的天。陽光從雲隙裡漏將出來，他今天不想寫了，只坐在廊下休息。漸漸的天又陰了，兩個孩子舉着傘，從牆外過去。

傍晚忽然黑雲堆積起來，風起了。一閃一閃的電光，穿透濃雲。接着雷聲隆隆的在空中鼓盪。海波兒小山般彼此推擁着。白沫幾乎侵到欄邊來。他便進到屋裏去。關上門。捻亮了燈。無聊中打開了稿紙，從頭看了看，便坐下了，要在今晚完全這篇「愛的實現。」——剎那頃忽然想起了那兩個活潑玲瓏的孩子。

他站起來了，皺着眉在屋裏走來走去。又扶着椅背站着。「早晨他們是過去了，難道這風雨的晚上，還看得見他們回來麼？他們和「愛的實現」有什麼……難道終竟寫不下去？」他轉過去，果決的坐下伸好了紙，拿起筆來——他只用筆微微的敲着墨盒出神。

窗外的雨聲，越發大了。簷上好似走馬一般。雨珠兒雜繁的打着窗上的玻璃。風吹着濕透的樹枝兒，帶着密葉。橫掃廊外的闌干，簌簌亂響。他遲疑着看一看表，時候還沒有到。他覺得似乎還有一線的希望。便站起來披上雨衣，開了門，走將出去。

雨點迎面打來，風脚迎面吹來，門也關不上了。他低下頭，便走入風雨裏。濕軟的泥濘。沒過了他的脚面。他一直走去，靠着牆兒站着。從沉黑中望着他們的去路。風是冷的。雨是寒的。然而他心中熱烈

的願望，竟能抵抗一切，使他堅凝的立在風雨之下。

一陣的大雨過去了，樹兒也穩定了，那電光還不住的在漆黑的天空中，畫出光明的符咒，一閃一閃的映得樹葉兒上新綠照眼——忽然聽得後面笑聲來了。回過頭來，電光裏，矮矮的一團黑影，轉過牆隔來。再看時又隱過去了。他依舊背着風站着。

第二陣大雨來了。海波濛濛。他手足淋得冰冷。不能再等候了。只得繞進牆兒，跳下台階來，拭乾了臉上的水珠兒。——只見自己的門開着，門外張着一把濕透的傘。

往裏看時。燈光之下，書棹對面的搖椅上，睡着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女孩兒雪白的左臂，垂在椅外，右臂却作了小弟弟的枕頭。散拂的髮兒。也罩在小弟弟的臉上，綾花已經落在椅邊。她弟弟斜靠着她的肩。短衣下露出肥白的小腿。在這驚風暴雨的聲中，安穩的睡着。屋裏一切如故，只是桌上那一捲稿紙，却被風吹得散亂着落在地下。

他迷惘失神裏，一聲兒不響。脫下了雨衣，擦了擦鞋，躡着腳走進來。拾起地上的稿紙，捲着握在手裏。背着臂兒，凝注着這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

這時他思潮裏復奔湧，略不遲凝的回到桌上，檢出最後的那一張紙來，筆不停揮的寫下去。

雨聲又漸漸的住了，燈影下兩個孩子欠伸着醒了過來。滿屋的書。一個寫字的人。怎麼到這裏來了？

避着雨怎樣就睡着了？惺忪的星眼對看着。怔了一會。慢慢的下了椅子，走出門外。拿起傘來從滴瀝的
雨聲中，並肩走了。

外邊却是泥濘黑暗，涼氣逼人。——詩人看着他們自來自去。却依舊一聲兒不響。只無意識的在已經
完成的稿子後面，縱橫着寫了無數的「愛的實現。」

別後

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車站去，他心中常常摹擬着的離別。今天已臨到了。然而舅舅和姊姊上車之後，他和姊姊隔着車窗，只流下幾點泛泛的眼淚。

回去的車上，他已經很坦然的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門走入東屋，本是他和姊姊兩個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妹一走，她的東西都帶了去。顯得寬綽多了。她四下裏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簾的，被爐烟熏得焦黃的紙撕了去，窗外便射進陽光來。平日放在窗前的幾個用藍布蒙着的箱子，已不在了，正好放一張書桌。他一面想着，一面把窗臺許多的空瓶子都檢了出去。——這原是他姊姊當初盛生髮油，雪花膏之類的——自己掃了地，端進一盆水來，挽起袖子，正要抹桌子。王媽進來說：『大少爺，外邊有電話找你呢，』他便放下抹布，跑到客室裏去。

『誰呀？』

『我是永明，我姊姊走了麼？』

『走了，今天早車走的。』

『得想請你今天下午來玩玩。你姊姊走了，你必是很悶的，我們這裡很熱鬧……』他想了會子。

『怎麼樣？你怎麼不言語？』

『好罷，我吃完飯就去。』

『別忘了，就是這樣。再見。』

他掛上耳機，走入上房，飯已擺好了，舅母和兩個表弟都已坐下。他和舅母說下午要到永明家裏去，舅母只說，『早些回來。』此外，飯桌上就沒有聲響。

飯後待了一會子。搭訕着向舅母要了車錢，便回到自己屜裏來。想換一件乾淨的長衫，開了櫃子，卻找不着，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長的馬褂，戴上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每天上學，是要從永明門口走過去，紅漆的大門，牆上露出灰色右片的樓瓦，但他從來沒有進去過。

到了門口，因為他太矮，按不着門鈴，只得用手拍了幾下，半天沒有聲息，他又拍了幾下，便聽得汪汪的小狗吠聲，接着就是永明的笑聲。和急促的皮鞋聲到了門前了。

開了門。僕人倒退站在後面，永明穿着一套棕色絨繩的短衣服，抱着一隻花白的小哈巴狗。看見他笑說。『你可來了，我等你半天！』他說，『那有半天？我吃過飯就來的』一面說，兩個人拉着便進去。

院子裏砌着幾個花臺，上面都覆着茅草。牆根一行的樹，只因冬天葉子落了，看不出是什麼樹來。樓

前的葡萄架也空了。到了架下，走上臺階，先進到長廊式的甬道裏。牆上嵌着一面大鏡子，旁邊放着幾個衣架。永明站住了。替他脫下帽子，掛在鈎上，便和他進到屋裏去。

這一間似乎是客室，壁爐裏生着很旺的火。爐臺上放着一對大磁花瓶，插滿了梅花，靠牆一行紫檀木的椅桌。回過頭來，那邊窗下一個女子，十七八歲光景，穿着淺灰色的布衫，青色裙兒，正低頭畫那鋼琴上擺着的一盆水仙。旁邊一個帶着輪子的搖籃正背着他。永明帶他上前去，說，「這是我的三姊瀾姑。」他欠了欠身，瀾姑看着他，略一點頭，仍去畫她的畫。永明笑道，「你等一等，我去知會我們那位了。」說着便開了左方的門，向後走了。

他只站着。看着壁上的字畫，又看瀾姑。側面看去，覺得她很美。橢圓的臉，秋水似的眼睛，作畫的姿勢，極其閒散，左手放在膝上，一筆一筆慢慢的描，精神蕭然。

他看着忽然覺得奇怪，她畫的那盆水仙，卻是已經枯殘了的，他不覺注意起來，——瀾姑如同不知道屋裏有人似的，仍舊蕭然的畫她的畫。

後面聽見笑裏，永明端着一碗漿糊，先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女子。穿着青蓮紫的綢子長袍，襟前繫着一條雪白的圍裙，手裏握着一大捲的五色紙。永明放下碗，便道，「這是我的二姊宜姑。」他忙鞠躬。宜姑笑着讓他坐下，一面挽起袍袖，走到窗前，取了一把裁紙刀，一面笑着，「我們要預備些新年

的點綴品，你也來幫幫我的忙罷。」她自己便拉過一張椅子來，坐在中間長圓桌的旁邊。

他忸怩的走過去。站在桌前，永明便將宜姑裁好了的紙條兒，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很長的練子。他也便照樣的做着。

宜姑閒閒的和他談話。他覺得她那紫衣，正襯她嫩白的臉。頰上很深的兩個笑渦兒。濃黑的頭髮，很隨便的挽一個家常髻。她和瀾姑相似處，就是那雙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完全是兩樣的。——他覺得從來不會見過像宜姑這樣美麗溫柔的姐姐。

永明喚道。『瀾小姐不要儘着畫了，也來幫我們！』瀾姑只管低着頭，說，『你黏你的罷，我沒有工夫。』宜姑看着永明道，『你讓她畫罷。我們三個人做，就穀了。』回頭便問他，『聽說你姐如走了。誰送她去了？』他連忙答應說，『是我舅舅送她去，等她結婚以後，舅舅就回來的。』永明笑問，『早晨你哭了麼？』他紅了臉只笑着。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微微的一笑，笑裏含着禁止的意思。

他不覺感激起來。但永明這一句話，在他並沒有什麼大刺激，他便依舊黏着紙練子。

搖籃裏的嬰兒，忽然的哭了，宜姑連忙去挪了過來，放在自己足旁。他看見裏面臥着的孩子，用水紅色的小被裹着，頭上戴一頂白絨帶纓的小帽，露出了很白的小臉。永明笑道，『這是娃娃，你看他胖不胖？』他笑着點一點頭。——宜姑口裏輕輕唱着，手裏只管裁紙花足却踏着搖籃，使他微微動搖。

他忽然想起，便低低的問道，『你的大姐呢？』永明道。『我沒有大姊』。他看了宜姑又看瀾姑，正要說話，永明會意，便說：『我們弟兄姊妹在一塊兒排的，所以我有大哥，二姊，三姊，我是四弟——娃娃是哥哥的女兒。』

娃娃的頭轉側了幾下。便又睡着了。他注目看着，覺那小樣兒非常的可愛，便伸手去摩她嫩紅的面頰。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動。他連忙縮回手去，宜姑看着他溫柔的一笑。

一個僕婦從外面進來，說，『二小姐，老太太那邊來了電話了，』宜姑便站起，走了出去。

永明笑道『我們這位二小姐，就是一位宰相，上上下下的事，都是她一手經理，母親又寵她……』瀾姑正洗着筆，聽見便說：『別怪母親寵她，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除了她，別人是辦不來的！』永明笑道，『你又向着她了！我不信我就不接電話，更不信我們一家子捧鳳凰似的，只捧着她一個！』瀾姑抬頭看着永明說：『別說昧心話了。難道你就不捧她？去年她病在醫院裏，是誰哭的一夜沒有睡覺來着？』永明笑道，『我不知道——不要提那個了，我看除了她之外，也沒有一個人能得你的心誠悅服……』

宜姑進來了，笑向瀾姑說：『外婆來了電話，說要接母親和我們兩個今晚去吃飯，我說嫂嫂不在家，娃娃沒人照顧，母親說叫你跟着去呢，』瀾姑皺眉道：『我不喜歡去！外婆倒罷了，那些小姐派的表姊

妹們，我實在跟她們說不到一塊兒！」宜姑笑道：「左右是應個景兒，誰請你去演說？一會兒琴姊和琴姊要親自來接的，」永明忙問，「請我了沒有？」宜姑道，「沒有。」永明笑道：「我一定問問外婆去，一到了請吃飯。就忘了我；到了我們學校裏開遊藝會，運動會，怎麼不忘了問我要入場券？……」瀾姑道：「既如此，你去罷。」永明道：「人家沒有請我，怎好意思的！就是請我，我也不去。今晚我自己還請人吃飯呢！」說着便看他一笑。

宜姑又問：「妹妹，你到底去不去？」瀾姑放下筆，伸伸懶腰，抱膝微笑道，「忙什麼的，她們還沒來呢。」宜姑道：「等到她們來，豈不晚了，母親又要着急的。瀾姑慢慢的說：『那你爲什麼不去？』宜姑坐下，仍舊剪着紙，一面說『我何會不想去？娃娃的奶媽子又是新來的，交給她不放心，而且這兩天往往的送年禮，哪一家的該收下，你自己想如能了這些事，我就樂得去，你就留在家裏，享你的清福。』瀾姑想了一想，道：『這樣還是我去罷。』宜姑笑道：『是不是！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還是穿上衣服，在母親身旁一坐，比甚麼都舒服……』

娃娃又哭了，這回眼睛張得很大，哭得也很急促。宜姑看一看手表，俯下去親一親她，說：『真的，忘了叫娃娃吃奶了，別哭，抱你找媽去。』一面輕輕的將娃娃連連被抱起。這時奶媽子已經進來，宜姑將娃娃遞給她，替她開了門，說：『到娃娃屋裏去罷，別讓她爹吃了』奶媽子連聲答應着，就帶上門出

去。

話說未了，外面人來報道：「老太太那邊兩位小姐來了，」宜姑連忙脫下圍裙，迎了出去，——他十分瑟縮，要想躲開，永明答道，「你怕什麼？我們坐琴後，不理她們就是了，」說着兩個人到長椅上提過兩個靠枕，忙跑到琴後抱膝坐下。

她們一邊說笑着進來，琴後望去不甚真切，只彷彿是兩個頭髮燙得很卷曲，衣服極華麗的女子。又聽得瀾姑起來招呼了。她們走到爐邊，伸手向火，一面笑說：「宜妹今天真俏皮呵！怎麼想開了穿起這紫色的衣服！」宜姑笑道，「可不是，母親替我做的，因為她喜歡這顏色，去年做的，這還是頭一次上身呢。」一面忙着按鈴叫人倒茶。

那個叫翠姊的走到琴前，——永明搖手叫他不要作聲，——拿起瀾姑的畫來看，回頭笑道，「瀾姑，你怎麼專愛畫那些頹敗的東西？」瀾姑只管收拾着畫具，一面說，「是呢，人家都畫，我就不畫了，人家都不畫的，我才畫呢！」琴姊也走過來，說，「你的脾氣還是不改——上次在我們家裏，那位會小姐見你，你爲什麼不見她？」瀾姑道：「但至終也見了呵！」琴姊笑說，「她以後對我們評論你了，」瀾姑抬頭道，「她評論我什麼？」琴姊過來倚在琴姊肩上，笑說「說了你別生氣！——她說你真是滿可愛的，只是太刁傲一點」琴姊道，「論她的地位，她又是生客，你還是應酬她一點。」瀾姑冷笑

道：「猶做可惜我就是這樣的猶做麼！她說我可愛，謝謝她！人說我不好，不能貶損我的價值；人說我好，更不能增加我的身分！我生來又不曾說話，我更犯不着爲她的地位去應酬她……」

琴和翠相視而笑，宜姑端過茶來，笑說，「姊姊們不要理她，那孩子太矯癡了，母親在樓上等着你們呢，」她們端起杯來，喝了一口，就都上樓去。

永明和他從琴後出來，永明笑道：「瀾小姐真能辯論呵！連我聽着都覺得痛快！那位會小姐我可看見了，這種妖妖調調的樣子，我要有三個眼睛，也要挖出一個去！」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回頭便對瀾姑說，「妹妹，不要太立崖岸了，同在人家作客，何苦來……」瀾姑起了來說，「我不怪別人？只是翠琴二位太氣人了，好好的又提起那天的事作什麼？那天我也沒有得罪她，她們以爲我聽說人批評我驕傲，我就必得應酬她們，豈知我更得意！」宜姑笑道，「得了，上去打扮罷。母親等着呢，」瀾姑出去，又回來，右手握着門紐，說，「今天熱得很，我不穿皮襖，穿絨絨的罷」宜姑一面坐下，拿起疊好的五色紙來，用針縫起，一面說，「可別凍着玩，穿你的皮襖去是正經！」瀾姑說，「不，」外婆屋裏永遠是燠的。只是一件事，我不穿我那件藕合色的，把你的那件魚肚白的給我罷。」宜姑想了一想道，「在我窗前的第二層抽屜裡呢，你要就拿去罷——只是太素一點了，外婆不喜歡，」說完又笑道：「只要你樂意就好，否則你今天又不痛快。」永明笑道，「你要盼望她顧念別人，就不對了！是「拔一毛利天下而

不爲」的！」瀾姑冷笑道，「我便是楊朱的徒弟，你要做楊朱的徒弟，他還不要你呢？」說着便自己開門出去了。

宜姑自送着她出去，回頭對永明說，「她脾氣又急，你又愛逗她……，永明連忙接過來說，「說得是呢！她脾氣又急，你又總順着她，慣得她菩薩似的，只拿我這小鬼出氣！」宜姑笑道：「罷了！成天爲着給你們勸架，落了多少不是！」一面拿起剪刀來，在那些已縫好的紙上，曲折的剪着，慢慢的伸開來，便是一朵朵很燦爛的大繡球花。

這時桌上的紙已盡，永明說，「都完了，我該登山爬高的去張羅了！」一面說便搬過一張高椅來，放在屋角，自己站上。又回頭對他說，「你也別閒着，就給我傳遞罷！」他連忙答應着，將那些紙練子，都拿起掛在臂上，走近椅前。宜姑過來扶着椅子，一面仰着臉指點着，椅子漸漸的挪過四壁，紙練子都裝點完了。然後宜姑將那十幾個花球，都懸在紙練的交結處，和電燈的底下。

永明下來，他手叉着看着，笑道，「真輝煌，電燈一亮，一定更好，……」道時聽得笑語雜沓，從樓上到了廊下，宜姑向永明道，「你們將這些零碎東西收拾了罷，我去送她們上車去。說着又走出來。

他們兩個忙着將棹上一切都挪開了，從琴後提過那兩個靠枕來，坐在爐旁，剛坐好，宜姑已抱着小狗進來，永明又起來，替她拉過一張大沙發。說，「事情都完了，你也該安詳的坐一會子了。」宜姑笑着

坐下，她似乎倦了，只懶懶的低頭撫着小狗，暫時不言語。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爐火光裏，他和永明相對坐着，談得很快樂，他猶甚覺得這閃閃的光焰之中，映照著紫衣絳頰，這屋裏一切都極其甜蜜而溫柔。這時宜姑笑着問他。『永明在學校裏淘氣罷？你看他在家裡跳盪的樣子！』他笑着看着永明說，『他不淘氣，只是活潑，我們都和他好。』永名將頭在宜姑膝上一倚，笑道。『你看如何？你只要找我的錯兒，可惜找不出來！』宜姑摩撫着永明的頭髮，說。『別得意了！人家客氣，你就居之不疑起來。』

這時有人推門進來。隨手便將幾盞電燈都捻亮了。燈光之下一個極年輕的婦人，身長玉立，身上是一套淺藍天鵝絨的衣裙，項下一串珠練，手裏拿着一個白狐手籠，開了燈便笑道，『這屋裏真好看，你們怎麼這樣安靜？——還有客人。』一面說着已走到爐旁，永明和他都站起來。永明笑說，『這是我大哥永琦的夫人，琦夫人今天省親去了一天。』他又忸怩的欠一欠身。

宜姑仍舊坐着，拉住琦夫人的手，笑說，『夫人省親怎麼這早就回來？你們這位千金今天真好，除了吃就是睡。這會子奶媽伴着，在你的屋裏呢。』琦夫人放下手籠，一面也笑說，『我原是打電話打聽娃娃來着，他們告訴我，娘和瀾妹都到老太太那邊去了，我怕你悶，就回來了。』

那邊右方一個門開了，一個僕人垂手站在門邊，說，『二小姐：晚飯開好了，』永明先站起來，說，

『做了半天工，也該吃飯了』又向他說，『只是家常便飯，不配說請，不過總比學校的飯菜好些。』大家說笑着便進入餐堂。

餐桌中擺着兩盆水仙花，旁邊四付匙箸，靠牆一個大玻璃櫃子，裏面錯亂的排着掛着精緻的杯盤。壁上幾幅玻璃框嵌着的圖畫，都是小孩子，或睡或醒，或啼或笑，永明指給他看，說。『這都是我三妹給娃娃描的影神兒，你看像不像？』他抬頭仔細端詳說，『真像！』永明又關上門，指着門後用圖釘釘着的，一張白橡皮紙，寫着碗大的「靠天吃飯」四個八分大字，說，『這是我寫的。』他不覺笑了，就說，『前幾天習字課的李老師還對我們誇你來着，說你的天分高，學那一體的字都行。』這時宜姑也走過來，一看笑說，『我今天早起才摘下來，你怎麼又釘上了？永明道『你摘下來什麼作？難道只有瀾姑畫的胖孩子配張掛？誰不是靠天吃飯？』假如現在忽然地震，管保你吃飯不成！』琦夫人正在餐桌邊，推移着盥聽着見笑道。『什麼地震，過來吃飯是正經。』一邊拉出椅子來，讓他在右首坐下。他再三不肯。永明說，『客氣什麼？你不坐我坐。』說着便走上去。宜姑笑着推永明說，『你怎麼越大越沒有禮了！』一面也只管讓着他，只得坐了。永明和他並肩。琦夫人和宜姑在他們對面坐下。

只是家常便飯，兩湯四肴，還有兩碟子小菜，刻十分的潔淨異香，桌上隨便的談笑，大家都覺得快樂，只是中間連三接四的僕人進來回有人送年禮，宜姑便時時停箸出去，寫回片，開發賞錢，永明笑

說，『這不是靠天吃飯麼？天若可憐你，這些人就不這時候來，讓你吃一頓飯！』琦夫人笑說：『人家忙得這樣，你還拿人開心！』又向宜姑道。『好好的我吃完了，你用你的飯，等我來罷，』末後的兩次，宜姑便坐着不動。

飯後，淨了手，又到客室裏，宜姑給他們端過了兩碟子糖果，自己開了琴蓋，便去彈琴。琦夫人和他們談了幾句，便也過去站在琴邊，永明忽然想起。便問說，『大哥寄回的那本風景畫呢？』琦夫人道：『在我外間屋裏的書架上呢。你要麼？』永明起身道，『我自己拿去，』說着便要走。宜姑說，『真是我也忘了請客人看畫本，你小心不要攪醒了娃娃。』永明道，『他在裏間，又不碍我的事，你放心！』一面便走了。

琴側的一個光影裏，宜姑只悠暇的彈着極低柔的調子。手腕輕盈的移動之間。目光沉然，如有所思，琦夫人很嬌慵地，左手支頤倚在琴上。右手弄着項下的珠練，兩個人低低的談話，時時微笑。

他在一邊默然的看着，覺得琦夫人明眸皓齒，也十分的美，只是她又另是一種的神情，——等到她們偶然回過頭來，他便連忙抬頭看着壁上的綵結。

永明抱着一個大本子進來，放在桌上說，『這是我大哥從瑞士寄回來的風景畫真好』說着便拉他過去，一齊俯在桌上，一版一版的往下翻，他見着每版旁都註着中國字。永明說，『這是我大哥翻譯給我母親

看的，他今年夏天去的，過年秋，就回來了，你如要什麼畫本，告訴我一聲，我打算開個單子，寄給他，請他替我採辦些東西呢。」他笑着，只說，「這些風景真美，給你三姊作圖畫的藍本也很訂。」

聽見那邊餐室的鐘。噹噹的敲了八下，他忽然驚覺，該回去了！這溫暖甜適的所在，原不是他的家，這時那湫湫黯黯的屋子，以及舅母冷淡的臉，都突現眼前。姊姊又走了。使他實在沒有回去的勇氣，他躊躇片晌，只無心的跟着永明翻着畫本……至終他只得微微的歎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我該走了，太晚了家裏不放心。」永明拉住他的臂兒，說，「怕什麼？看完了再走，才八點鐘呢？」他說，「不能了，我舅母吩咐過的。」宜姑站了起來，說，「倒是別強留，寧可請他明天再來。」又對他說，「你先坐下，我吩咐我們家裏的車送你回去。他連忙說不必。」宜姑笑說。「自然是這樣。太晚了，坐街上的車，你家裏更不放心了，說着便按了鈴，自己又走出甬道去。」

琦夫人笑對他說，「明天再來玩，永明在家裏也悶得慌，橫豎你們年假裏都沒有事。」他答應着，永明笑道，「你肯再坐半點鐘，就請你明天來。否則明天你自己來了，我也不開門！」他笑了

宜姑提着兩個蒲包進來，笑對他說，「車預備下了，這兩包果點，送你帶回去。」他忙道謝，又說不必，永明笑道，「她拿母親沒過目的年禮做人情，你還謝她呢，趁早兒給我帶走！」琦夫人笑道，「你真是張飛請客，大呼大喊的！」大家笑着，已走到廊下。

琦夫人和宜姑只站在階邊，笑着點頭和他說，『再見』，永明替他提了一個蒲包。一哈巴狗也搖着尾跳着跟着。門外車上的兩盞燈已點上了，永明看着放好了蒲包，圍上氈子。便說『明天再來，可不能放你早走！』他笑道，『明天來了，一輩子不回去如何？』這時車已拉起，永明還在後面推了幾步，才喚着小狗回去。

他在車上聽見掩門的聲音，忽然起了一個寒噤，樂園的門關了，將可憐的他，關在門外，他覺得很恍惚，很悵惘，心想：怪不得永明在學校裏，成天那種活潑笑樂的樣子，原來他有這麼一個和美的家庭！他冥然的回味着這半天的經過，事事都極新穎，都極溫馨……

車已停在他家的門外，木板的黑漆的門，橫在眼前，他下了車，車夫替他提下兩個蒲包，放在門邊，又替他敲了門，便一面拭着汗，拉起車要走，他忽然想應當給他賞錢，按一下長衫袋子，一個銅子都沒有，躊躇着便不言語。

裏面開了門，他自己提了兩個蒲包，走過黑漆的門洞，到了院子裏，略一思索，便到上房來，舅母正抽着水煙，看見他有意無意的問，『付了車錢麼？』他說，『是永明家裏的車送我來的。』舅母忙叫王媽送出賞錢去。王媽出去時車夫已去遠了，——舅母收了錢說他糊塗。

他沒有言語，過了一會，說道，『兩包果點是永明的姊姊給我的，留一包這裏給表弟們吃罷。』他兩個

表弟聽說，便上前要打開包兒，舅母攔住說，『你帶下去罷，他們都已有了。』他只得提着又到廂房。王媽端進一盞油燈，又拿進些碎布和一碗漿糊，坐在桌子對面，給他表弟們黏鞋底；一邊和他作伴。他呆呆的坐着，望着這盞黯黯的燈，和王媽困倦的臉，只覺得心緒潮湧，轉身取過紙筆，想寫信寄他姊姊，他沒有思索，便寫：

『親愛的姊姊：

你撇下我去了，我真是無聊，我真是傷心！世界上只剩了我，四圍都不是相干冷淡的人！姊姊呵，家庭中沒有姊姊，如同花園裏沒有香花，一點生趣都沒有了！親愛的姊姊，紫衣的姊姊呵！……』

這時他忽然憶起他姊姊是沒有穿過紫衣的，他的筆兒不覺頹然的放下了！他目前突然湧現了他姊姊的黃瘦的臉，顴骨高起，無表情的近視的眼睛，行前兩三個月，忽忽的趕自己的嫁衣，只如同替人作女工似的，不見煩惱，也沒有喜歡，她的舉止，都如幽靈浮動在夢中。她對於任何人都很漠然，對他也極隨便，難得牽着手說一兩句；問寒燠的話。今早在車上，呆呆的望着他的那雙眼睛，很昏然，很木然，似乎不解什麼是別離，也不推想自己此別後的命運……

他更呆然了，眼珠一轉，看見了紫衣的姊姊！雪白的臂兒，粲然的笑頰，澄深如水的雙眸之中，流泛着溫柔和愛……這紫衣的姊姊，不是他的，原是永明的呵！

他從來所絕未覺得的，母親的早逝，父親的遠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這時都兜上心來了！——就是這一切，這一切，深密縱橫的織成了他十三年灰色的生命。

他慢慢將筆兒靠放在墨盒蓋上，呆呆的從潤濕眼裏。凝望着燈光。覺得燄彩都爆出三四重，不住的凄顫——至終他淚落在紙上。

王媽偶然抬起頭來看見，一面仍舊理着碎布，一面說，『你想你姊姊了，別難過早些睡覺去罷，要不然就找些東西玩玩。』他搖着頭歎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將那張紙揉了，便用來擦了眼淚，無聊的站了一會，看見桌上的那碗漿糊，忽然也要糊些紙練子掛在屋裏，他想和舅母要錢買五色紙，便開了門出去。剛走到上房窗外聽舅母在屋裏，排斥着兩個表弟，說：『那裏這許多錢，買這個買那個？一天只是吃不够玩不够的！』接着聽見兩個表弟咕咕唧唧的聲音，他不覺站住了，想了一想，無精打采的低頭回來。

一眼望見椅上的兩個蒲包——他無言的走過去。兩手接着，片晌，取下那上面兩張果店的招牌紙回到桌上，拿起王媽的剪子，剪下四邊來，又勻成極仄的條兒，也紅綠相間……黏成一條紙練子。

不到三尺長，紙便沒有了，他提着四顧，一轉身躊躇着便掛在帳鉤子上，自己也慢慢的臥了下去。

王媽不會理會他，只睜着困乏的眼睛，疲緩的黏着鞋底，他右手托腮歪在枕上，看着那黯舊的灰色帳

旁。懸着那條細長的無人讚賞的紙練子，自己似乎有一種淒涼的怡悅。

林中散步歸來，偶然打開詩經的布函，發見了一篇未竟的舊稿，百無聊賴之中，頓生歡喜心！前半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寫的，不知怎麼便擱下了，重看一遍之後，決定把他續完，筆意也許不連貫，但似乎不能顧及了。

六，二，一九二四。沙穰

一篇小說的結局

明媚的夕陽，返照在一所綠滿藤蘿的樓舍上，一陣一陣的涼風，吹着那綠葉子，好似波浪一般的動搖，凭窗坐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窗台上放着一捲的稿紙，他手裏拿着一桿筆，微微的笑着，看着樓下的繁花細草，聽着樹底的鳥聲，他沉靜的目光裏，似乎思索什麼事情一般。

這位俊如女士，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女學生，這一天他下課以後，回到宿舍，放下了書，走到窗前，對着這滿佈着詩情畫意的光景，他便凝立了一會，好像他的心靈，完全的濡浸在這優美潔靜的世界裏，變時間他的心中充滿了美感，覺得十分快樂，無意中回頭走到棹邊，拿了紙筆，拉過一張椅子，便坐在窗前。

他拿起筆來，想做一篇很快樂的小說，思索了一會，抬起頭來，對着壁上的鏡子，掠了一掠鬢髮，忽然自己笑道：『有了，從少女想到老嫗，從春光想到秋色，向着對面下筆，倒也有趣呵！』這時他略不遲疑，只憑着他的感想的驅使颯颯的寫下去：

『幾株枯秀的老樹，和遍地的黃葉，圍住了一間很矮小的屋子，那紙窗被秋風吹得嗚嗚的響着，屋子裏生了一爐微微的火，却十分的和煖，棹上排着許多盤盃，滿盛着肴菜，都用盞蓋蓋着，一個老太太

坐在爐邊，那枯皺的臉上，充滿了喜氣，眼睛不住的向四下裏看着，有時便站了起來，這裏桌子抹一抹。那裏的花瓶啊鐘啊，又挪一挪，左右的看了好幾次，便微微的笑着，點了一點頭，又走到桌邊用手去試那酒和茶還熱一熱，自己微嘆道「濤兒在軍中，那裏吃得着這樣又熱又香的酒菜呵！」說着又坐下，望了望窗外，看一看鐘，一面從衣袋裏拿出一封破裂不堪的信來，戴上眼鏡，移過椅子，挨近窗戶，便將這信打開看着，這封信在這老太太的衣袋裏，存了有半年多了，他念了幾百遍了，幾乎顛倒着也背得過來」

俊如女士寫到這裏，不禁笑了，便又往下寫道：

這時老太太笑容滿面，那戰兢的手，拿着這封信喃喃的念道：

「親愛的母親呵！我以前寫的幾封信，已經收到了麼？我現在已經到了前敵了，槍聲呵，砲火呵，也都看慣聽慣了，並沒有一毫的懼怕。殺人的事也做慣了，不覺得是怎樣殘忍的事。有好幾次我也幾乎被人家殺了。罷戰回來的時候，一一的追憶，好像做夢一般，但是有兩件事，我心中永遠不至於模糊的，就是愛我的祖國，我愛我的母親。母親呵！世界爲什麼要有戰爭？我你要愛國，爲什麼就要戰爭就要殺人呢？母親呵，喇叭響了。我又要上陣了！

希和表兄現在也撥到我們隊上來了，他常和我在一處，他也問你老人家好，你的兒子夢濤二月十八

日

老太太念完了，那眼淚却滴在他的笑臉上。自己說道：「濤兒呵，到底殺人是個殘忍的事情呵！」忽然又疑惑起來說「爲什麼從這封信以後總沒有信來？莫非……」他不敢想，他心裏有一點戰慄。

這時那鐘噹噹響了五下，老太太驚醒過來，又轉了笑容道：「他們那一隊不是四點半的快車回來麼？現在他快到家了。」接着聽見大門開了，又聽見皮靴和腰刀的聲音一陣響着。老太太心裏一跳，便放下信，站了起來。

這時俊如女士覺得寫的乏了，便放下筆。向桌背上靠着。心中還是不住的思索。一會兒晚餐鈴響了，他便收拾了昏筆，下了樓去。

以後一天——兩天——三天——他總沒得工夫，再接着去做。

第四天的下午。他又坐在窗前，窗外却很是昏暗，那雨點滴在藤蘿葉上，響個不住，滿園的花都垂了頭，籠在那漠漠的淡煙裏，一羣的雀鳥都棲在樹葉深處，抖刷他的翎毛，俊如女士看着這淒黯可憐的景色，覺得有些愁悶，忽然想起那篇小說來，便又將那捲稿紙拿了來。放在窗台上，慢慢的往下寫：

「屋門開了，老太太呆了一呆，原來進來的不是夢濤，却是希和。老太太急着問說：「希和！濤兒呢？」希和也不作聲，只走近一步，懇摯的看着老太太說「姑姑！濤弟還沒有……」到這裏便不說了。老

太太看着希和吞吐的言辭，淒惶的神色，心裏都明白了。只覺得眼前一陣昏黑了？

一會兒老太太醒了。睜開眼看見希和跪在他膝前。老太太也不言語，便掙扎着從棹上拿過那封信來，用力的看着，只覺那……「鎗聲」……「炮火」……「戰爭」……「殺人」……這幾個字，那漸漸的浮到紙面上來，又漸漸的大了，好似惡魔一般，在空中跳舞，又似乎耳中也聽得他們歡喜猙笑的聲

音」

俊如女士寫完了，便從頭看了一遍，看到末後一段，不禁驚的站起來說：「我不是要寫他們母子團聚的樂境麼？爲什麼成了這樣的結局？」便立刻將這張稿拈撕了，換了一張帋，拿起筆來要再做。——但是他再也寫不下去，只手裏拿着筆，呆呆的看着窗台上的一片碎紙。

莊鴻的姊姊

我和弟弟坐在爐旁的小圓棹旁邊，桌上擺着一大盤的果子和糕點，盤子中間放着一個大木瓜，香氣很濃。四壁的梅花瘦影。交互橫斜，爐火熊熊，燈火燦然。這屋裏寂靜已極。弟弟一邊剝着栗子皮。一邊和我談到別後半年的事情。

他在唐山工業學校肄業，離家既遠，只有年假暑假，我們纔能聚首，所以我們見面加倍的喜歡親密，今天晚上，母親和兩個小弟弟，到舅母家去，他却要在家裏和我作伴。這時弟弟笑問道：「姊姊！我聽見二弟說。你近來做了幾篇小說，可否讓我看？」。我說：「稿子都撕去了。但是二弟會從報紙上裁下我的小說來留看，我去找一找看」。一面便去找了來遞給他，他接過來便一篇一篇的往下看，我自己又慢慢的坐下。

忽然弟弟抬起頭來，四下裏看了看，笑對我說：「我們現在又走到小說裏去了，這屋裏的光景，和你做的那一篇『秋雨秋風愁殺人』頭一段的光景，是一樣的，不過窗外沒有秋風秋雨，窗內却添了爐火，桂花也換了梅花了」。我也笑道：「窗外還有一件美景，是這篇小說裏所沒有的」他便走到窗下，掀起窗帘看了一眼，回頭笑說：「是不是庭院裏的玉樹瓊枝？」我道「是了」弟弟又挨次將小說看完

了。便說：『倒也有點意思』，我笑了一笑說：『這不過我悶來借此消遣就是了，我那裏配作小說』弟弟說：『你現在有工夫爲什麼不做？』我一頭站起來一面說道：『年假裏也應該休息休息，而且你回來了，我們一塊兒談話遊玩，何等熱鬧。更不願意……』

這時候僕人進來，遞給弟弟一張名片，弟弟看了便說：『恐怕客廳裏爐火已經滅了，請他到這屋裏坐罷』僕人答應出去了，弟弟回頭對我說：『莊鴻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他別號就叫做秋鴻，品學都很好，我最喜歡和他談話，但不知道他有什麼要緊的事情，今天夜裏來找我』，正說着莊君已經跟僕人進來。燈光之下，看見他穿着灰色布長袍！手裏拿着一頂絨帽子。年紀也和弟弟相彷彿。只有十四五歲光景，態度很是活潑可愛。他和弟弟拉過手，回頭看見我。也笑着鞠了一躬。我便讓他坐下，又將桌上的報指收起來。自己走到梅花盆後對着爐火坐着。

弟弟一面端過茶杯，又將果碟推到他面前，一面笑道『秋鴻！你今天夜裏來找我作什麼？』，秋鴻說『我在家裏悶了，所以要來和你談談』，弟弟說，『在學校裏你又盼着回家，回到家你又嫌悶。你看我……』秋鴻接着說『我那裏比得上你，你又有姊姊，又有弟弟，成天裏談話遊玩，自然不得寂靜，我在這裏沒有人和我玩，自然是悶的』。弟弟道『你不是也有一個姊姊麼。爲什麼說沒有伴侶？』秋鴻便不言語，過了一會，用很低的聲音說『我姊姊麼？我姊姊已經在今年九月裏去世了』

這時我抬起頭來，只見秋鴻的眼裏，射出瑩瑩的淚光，弟弟沒了主意，便說「爲什麼我沒有聽見你提過？秋鴻說『連我都是昨天到家纔知道的，我家裏的人怕我要難過，信裏也不敢提到這事。昨天我到家一進門來，見過了祖母和叔叔，就找姊姊。他們纔吞吞吐吐的告訴我姊姊死了，我聽見了，一陣急痛，如同下到昏黑地獄一般，悲慘之中，却盼望這是個夢境，可憐呵！我姊姊真……』說到這裏，哽咽住了，只低着頭弄那個茶杯，前襟已經濕了一大片。急得弟弟直推他說『秋鴻！你不要哭了』底下便不知道說什麼好了，只一面拉着他，一面回頭看着我。我只得站起來說『秋鴻！你又何必難過，「人生如影世事如夢」以哲學的眼光看去，早死晚死，都是一樣的』，秋鴻哽咽着應了一聲，便道『我姊姊是因着抑鬱失意而死的，否則我也不至于這樣的難過。自從我四歲的時候，我的父母便都亡過了，只撇下姊姊和我，跟着祖母和叔叔過活。姊姊只比我大兩歲，從前也在一個高等小學念書，他們學校裏的教員，沒有一個不誇他的。都說『像他這樣的材質，這樣的志氣，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姊姊也自負不凡，私下裏對我說「我們兩個人將來必要做點事業，替社會謀幸福，替祖國爭光榮，你不要看我是個女子，我想我將來的成就，未必在你之下」，因此每天我們放學回家，多半在一塊研究學問談論時事。我覺得他不但我的愛姊，並且是我的良友。我的學問和志氣，可以說都是我姊姊幫助我立好了根基。咳！從前的快樂光陰，現在追想起來。恨不得使他「年光倒流」了。」

這時候他略一頓。弟弟說『秋鴻！你喝一口茶再說』，他端起茶杯來却又坐下，接着說『我叔叔是一個小學校的教員，薪水僅供家用，不想自中交票跌落以來，教員的薪水又月月的拖欠，經濟上受了大大的損失，便覺得支持不住，家裏用的一個僕婦，也辭退了，我的祖母年紀衰老，家務沒有人帮他料理，便叫我姊姊不必念書去了，一來帮着做點事情，二來也節省下這份學費。我姊姊素來是極肯聽話的，並沒有說什麼，我心裏覺得不安。便對叔叔說：『像我姊姊這樣的材質，拋棄了學業，是十分可惜的，若爲節省學費的話，我也可以不去；』叔叔嘆一口氣方要說話，祖母便接着說：『你姊姊一個姑娘家，要那麼大的學問做什麼，又不像你們男孩子，將來可以做官，自然必須念書的，并且家裏又實在沒有餘款，你願意叫他念書，你去變出錢來。』我那時年紀還小，當下也無言可答，再者我叔叔都沒說有什麼我也不必多說了。自那時起，我姊姊便不上學去了，只在家裏幫做家事，燒茶弄飯，十分忙碌，將文墨的事情，都撇在一邊了，我看他的神情，很帶着失望的。但是他從來沒有說出。每天我放學回來，他總是笑臉相迎，詢問寒暖，晚上我在燈下溫課，他也坐在一旁做着活計伴着我，起先他還能指教我一二，以後我的程度又深了些，他便不能幫助我了，只在旁邊相伴，看着我用功，似乎很覺得有興味，也有羨慕的樣子，有時我和他談到祖母所說的話，我說：『爲何女子便可以不用念書，便不應當要大學問？』姊姊只微微笑說：『不必說祖母了，這也是景況所逼。你只盼中交票能以恢復原狀，教育費能不拖欠，經

濟上從容一點，我便可以仍舊上學了。」我姊姊的身子本來的單弱，加以終日勞碌，未免乏累一點，又因他失了希望，精神上又抑鬱一點，我覺得他似乎漸漸的瘦了下去，有時我不忍使他久坐，便勸他早去歇息，不必和我作伴了，他說：「不要緊的，我自己不能享受這學問的樂處，看着別人念書，精神上也很得愉快的。」又說：「雖然不能得學問，將來也不至沒有什麼希望，却盼望你能努力前途，克償素志，也就……」我姊姊說到這裡，眼眶裏似乎有了淚痕。

去年我畢業了高等小學，我姊姊便勸我去投考唐山工業專門學校。考取了之後，姊姊十分的喜歡，便對我說，「從今以後，你更應當努力了！」但是唐山學校學費很貴，我想如我不去了，只在城裏的中學肄業，省下一半的學費，叫我姊姊也去求學，豈不是好，便將這意思對家裏的人說了，祖母說：「自然是你要緊，並且你姊姊也荒廢了好幾年了，也念不出什麼書來」，姊姊也說：「我近來的腦力體力不如從前了，恐怕不能再用功，你只管去罷。不必惦念着我了」，我聽了這話，只覺得感激和傷心都到了極處，便含着淚答應了。我想我姊姊犧牲了自己的前途來栽培我，現在我的學業還沒有完畢，我的……我姊姊却看不見了」。

我聽到這裏，心中覺得一陣悲酸，爐火也似乎失了熱氣，只寂寞的看着弟弟，弟弟却也寂寞看着我。秋鴻又說，「去年年假和今年暑假，我回來的時候，總是姊姊先迎出來，那種喜歡溫和的樣子，以及

他和我所說的「弟弟」我所最喜歡的就是你每次回來，不但身量高了，而且學問也高了，志氣也高了，」這些事，也確不能忘記，他每次給我寫信，也都是了一篇懇懇慰勉的話，每逢我有什麼失意或是精神頹喪的時候，一想起姊姊的話，便覺得如同清晨的曉鐘一般，使我驚醒，又如同爐火一般，增加我的熱氣，但是從今年九月起，便沒有得着姊姊的信，我寫信問了好幾次，我叔叔總說他的事情太忙。或是說他病着，我雖然有一點怪訝，也不想到是有什麼意外的事。所以昨天我在火車上，心中非常的快樂，滿想着回家又見了我姊姊了，誰知道……今夜我一個人坐在燈下，越想越難過，平日這燈下，便是我們的天堂，今日却成了地獄了，沒有一個地方一件事情，不是使我觸目傷心的，將要痛哭一場，稍洩我心中悲痛，但恐怕又增加祖母和叔叔的難受，只得走出來疏散，走到街上，路燈明滅，天冷人靜，我似乎無家可歸了，忽然想起你來，所以就來找你談話，却打攪了你們兄弟怡怡的樂境，只請你原諒罷」。這時秋鴻也說不出話來，弟弟連忙說「得了！你歇一歇罷」秋鴻還斷斷續續的說道「我不明白爲什麼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費爲什麼要拖欠？女子爲什麼就不必受教育？」

忽然聽得外面敲門的聲音，弟弟對我說「一定是媽媽回來了」秋鴻連忙站起來對弟弟說「我走了」。弟弟說：「你快擦乾了眼淚罷」。他一面擦了擦眼睛，一面和我鞠躬說「再見」，便拉着弟弟的手跑了出來。我仍舊坐下，拿着鈎撥着爐灰，心裏想着秋鴻最後所說的三個問題，不禁起了無限的感慨。母親

和幾個弟弟一同走了進來，我也沒有看見。低聲得二弟問道：『哥哥！姊姊一個人坐在那裏作什麼？』弟弟笑說：『姊姊又在那裏想做小說了。』

可憐的鄉女

惠姑在城裏整整住了十二年，便是自從他有生以來，沒有領略過野外的景色，這一年夏天，他父親的別墅。剛剛蓋好，他們便搬到城外來消夏。惠姑喜歡得什麼似的。有時他獨自一人坐在門口的大樹底下，靜靜的聽着農夫唱着秧歌。野花上的蝴蝶，栩栩的飛過他的頭上。萬綠叢中的土屋，櫛比鱗次的排列着，遠遠地又看見驢背上坐着綠衣紅裳的婦女，在小路上慢慢的走，他覺得這些光景，十分的新鮮有趣，好像是另換了一個世界。

這一天的下午，他午夢初回。自己走下樓來，院子裏靜悄悄的。沒有一點的消息。他在廊子上徘徊了片刻，忽然想起他的自行車來，他想好些日子沒有騎坐了，今天閒着沒事，何不拿出來玩一玩。便進去將自行車扶到門外，一面騎上去，順着那條小路慢慢的走着，轉過了坡，只見有一道小溪，夾岸都是桃柳樹，風景極其幽雅，一面賞玩，不知不覺的走了好遠。不想溪水盡處，地勢欹斜了許多，那車便滑了下去，不住的飛走，惠姑害了怕，急忙想起挽轉回來，却來不及了，只覺得兩旁樹木，飛也似的往兩邊退去，眼看着便要落在水裏。嚇得惠姑只管喊叫，忽然覺得好像有人在後面拉着，那車便往傍倒了，惠姑也跌在地下，起來看時，原來是一個鄉下女子，在後面攀着車輪子。惠姑定了神，拂去身上的塵土，便

向他道謝，只見他也只有十三四歲光景，臉色很黑，衣服也極其襤褸。但是另有一種樸厚可愛的態度。他笑嘻嘻的說：『姑娘！剛纔差一點沒有滑下去，掉在水裏，可不是玩的。』惠姑笑說：『可不是呢，只爲我路徑不熟，幸虧你在後面拉着，要不然，就滾下去了，』她看了惠姑一會兒說：『姑娘想是在山後那座洋樓上住着罷？』惠姑也笑說：『你怎麼知道？』他道：『前些日子聽見人說山後洋樓的主人搬來了。我看姑娘不是我們鄉下的打扮，所以我想……』，惠姑點頭笑道：『是了，你叫什麼名字，家裏還有誰？』他說：『我名叫翠兒，家裏有我媽，還有兩個弟弟三個妹妹。我自從四歲上我爹媽死去，以後就上這邊來的，』惠姑說：『你這個媽是你的大媽還是嬸娘？』翠兒搖頭道：『都不是』，惠姑遲疑了一會，忽然想道：『他一定是一個童養媳了』便道：『你媽待你好不好？』翠兒便不言語。眼圈紅了。抬頭看了一眼日影說：『天不早了，我要走了，要是回去的晚，我媽又要……』，說着便用力挽着水桶要走，惠姑一看那水桶很高，內裏盛着滿滿的水，便說：『你一個人那裏搬得動，等我來幫助你抬罷。』翠兒說：『不用了，姑娘更搬不動，回頭把衣服濺濕了，等我自己來罷』。一面又掙扎着提起水桶，一步一步的挪着，還自去了。

惠姑凝立在溪岸上，看着他，心裏想：『看他那種委屈的樣子。不定他媽是怎樣苦待他呢。可憐他也只比我略大兩歲，難爲他成天裏作這些苦工，上天生人也有輕重厚薄啊！』這時只聽得何媽在後面叫道，

姑娘原來在這裏叫我好找』惠姑回頭一看，便笑着扶着自行車，慢慢的轉回去，何媽接過自行車，便說『姑娘幾時出來的，也不叫我跟着，剛纔太太下樓，找不見姑娘。急得什麼似的，以後千萬不要獨自出來，要是……』惠姑笑着說『得了，我偶然出來一次，就招出你兩車的話來。』何媽也笑了，一邊拉着惠姑的手，一同走回家去，道上惠姑就告訴何媽說他自己遇見翠兒的事情，只把自行車幾乎失險的事瞞過了，何媽嘆口氣說『我也聽見那村裏的大嫂們說了。他婆婆真是利害，待他極其不好，因為他過來不到兩個月，他公公就病死了，他婆婆成天裏咒罵他，說他命硬，把公公尅死了，就百般的凌虐他，每天裏挨餓，是免不了的事情，聽說那孩子倒是溫柔 and 氣，很得人心的，』這時已經到家，他父親母親都倚在樓頭欄杆上，看見惠姑回來了，雖是喜歡，也不免說了幾句，惠姑只陪笑答應着，心裏却不住的想着翠兒所處的景象，替他可憐。

第二天早晨，惠姑又到溪邊去找翠兒。却沒有遇見，自己站了一會兒，又想這個時候或者翠兒不得出來，要多等一等，又恐怕母親惦着，只得悶悶的回來。

下午的時候，惠姑就下樓告訴何媽說『我出去一會兒，太太要找我的話，你說我在山前玩耍就是了，』何媽答應了，他便慢慢的走到山前。遠遠的就看見翠兒低着头在溪邊洗衣服，惠姑便過去喚道『翠兒！』他抬起頭一看，惠姑看見他眼睛紅腫，臉上也有一縷一縷的爪痕。不禁吃了一驚，走近前來問道『

翠兒！你怎麼了？」翠兒勉強說：『沒有什麼，說這話的時候，却帶着哽咽的聲音，一面仍用力洗他的衣服。惠姑也不便問。揀一塊乾淨的石頭坐下。凝神望着他。過了一會兒：『翠兒！還有那些衣服』等我替你洗了罷，你歇一歇好不好？』這滿含着慈憐溫藹的言語，忽然使翠兒心中動了大大的感動——

可憐翠兒生在世上十四年了。從來沒有人用着憐憫的心腸，溫柔的言語，來對待她。她腦中所充滿的只有悲苦恐怖。軀殼上所感受的，也只有鞭笞凍餓。他也不明白世界上還有什麼叫做愛？什麼叫做快樂，只昏昏沉沉的度那凄苦黑暗的日子。要是偶然有人和他說了一句稍為和善的話，他都覺得很特別，却也不覺得歡喜，似乎不信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好人，所以昨天惠姑雖然很懇摯的慰問他的疾苦，他也只拿着疑信參半的態度，自己走開了。

今天早晨，他一清早起來。忙着生火做飯。他的兩個弟弟也不知道爲什麼拌起嘴來，在院子裏對吵，他恐將他媽鬧醒了。又是他的不是，連忙出來解勸。他們便都拿翠兒來出氣，抓了他一臉的血痕。一邊罵道：『你也配出來勸我們，趁早躲在廚房裏罷，回頭我媽起來了，又得挨一頓打，』翠兒看着不得開交，連忙又走進廚房，他們還追了進來，翠兒一面躲，一面哭着說：『得了，你們不要鬧，鍋要乾了，』他們便掀開鍋蓋一看，喊道：『媽媽！你看翠兒做飯，連鍋都熬乾了，他還躲在一邊哭呢，』他媽便從那邊屋裏出來，蓬着頭，掩着衣服，跑進廚房端起半鍋的開水，望翠兒臉上潑去，又罵道：『你整天裏哭什

麼，多會兒把我哭死了！你就趁願了」，這時翠兒臉上手上，都盪得起了大泡，剛哭着要說話，他弟弟們又用力推出他去。他媽氣忿忿的自己做了飯，同自己兒女們吃了。翠兒只躲在院子裏推磨，也不敢進去。午後他媽睡了，他纔悄悄的把屋裏的污穢衣服，檢了出來，坐在溪邊去洗，手腕上的盪傷，一着了水。一陣一陣麻木疼痛，他一面洗着衣服，也只有哭泣。

惠姑來了，又叫了他一聲，那時還以為惠姑不過是來閒玩。又恐怕惠姑要拿他取笑，只淡淡的應了一聲，不想惠姑却在一旁坐着不走，只拿着憐憫的目光看着他，又對他說要幫他的話，他抬頭看了片晌，忽然覺得如同有一線靈光，衝開了他心中的黑暗，這時他腦孔裏充滿了新意，只覺得感激和痛苦都怒潮似的，奔湧在一處，更哽咽着拿前襟掩着臉，漸漸的大哭起來，手邊的濕衣服，也落在水裏，惠姑走近他的面前，拾起了衣服，便挨着他站着，一面將他焦黃蓬鬆的頭髮，向後掠了掠，輕輕的撫着他。這時惠姑的眼裡，充滿了淚珠，只低頭看看翠兒，一片慈祥和的光氣，籠蓋在翠兒身上，這時他們兩個的影兒。倒映在溪水裏，雖然外面是貧富智愚，差得天懸地隔，却從他們天真裏發出來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將他們的精神，連合在一處，造成了一個和愛神妙的世界。

從此以後，惠姑的活潑憨嬉的腦子裏，却添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思想，他覺得翠兒是一個最可愛最可憐的人，而且又連想到世上無數的苦人，便拿翠兒當作苦人的代表，去撫卹他，安慰他。又常常和他談到

一切的事情，每天出去的時候，必是帶些餅乾糖菓。或是他自己玩過的東西，送給翠兒，但是翠兒總不敢帶回家去，恐怕他弟妹們要奪了去。也恐怕他媽知道了。看惠姑這裏的好待他，以後是一定不許他出來的。因此玩完了，便由惠姑收起，明天再帶出來，那糖餅當時也就都吃了，他們每天有一點鐘的工夫，在一塊兒玩，現在翠兒也不攔阻惠姑來幫助他，有時他們一同洗着衣服，汲着水，一面談話。惠姑覺得他在學堂裏，和同學遊玩的時候，也不能如此的親切有味。翠兒的心中更漸漸的從黑暗趨到光明，他覺得世上不是只有悲苦恐怖和鞭笞凍餓，雖然他媽依舊的打罵磨折他。他心中的苦樂，和從前大不相同了。

快樂的夏天，將要過了，那天午後，惠姑站在樓窗前，看着窗外的大雨。對面山峰上，雲氣濛濛，草色越發的青綠了，樓前的樹葉，被雨點打得不住顫動，他忽然想起暑假要滿了，學校又要開課了，又能會着先生和同學們了，心裏很覺得歡喜。正在癡神的時候，他母親從後面喚道，「惠姑！你今天覺得悶了，是不是？」惠姑笑着回頭走近他母親跟前坐下，將頭靠在母親的膝上，何媽在一旁笑道：「姑娘今天不能出去和翠兒玩，所以又悶悶的了」，惠姑猛然想起來，如若回去，也須告訴翠兒一聲兒。這時他母親笑道：「到底翠兒是一個怎樣可愛的孩子，你便和他這樣的好，我看你兩天以後，還肯不肯回去」。何媽說：「太太不知道還有可笑的事，那一天我給姑娘送糖餅去了，他們兩個都坐在溪邊，又洗衣，又汲

水：說說笑笑的，十分有趣，我想姑娘在家裏，那裏做過這樣的粗活，偏和翠兒在一起，就喜歡做，」他母親笑道：「也好，倒學了幾樣能耐，以後……」他父親正在那窗前看報，聽到這裏，便放下報說：「惠姑娘這孩子是真有慈愛的心腸，他會和我說過翠兒的苦況，也提到他要怎樣的設法救助。所以我任憑他每天出去，我想鄉下人沒有受過教育，自然就會生出像翠兒他婆婆那種頑固殘忍的婦人，也就有像翠兒那樣無告可憐的女子。我想惠姑知道了這裡苦痛，將來一定能以想法救助的，惠姑！你心裏是這樣想麼？」這時惠姑一面聽着，眼裏却滿了晶瑩的眼淚，便站了起來走，到父親面前，將膝上的報紙拿開了，挨着椅旁站着。默默的想了一會。便說：「我回去了，不能常常出來的，翠兒豈不是更加吃苦，爹爹，我們將翠兒帶回去。好不好？」他父親笑了說：「傻孩子！你想人家的童養媳。我們可以隨隨便便的帶着走麼？惠姑說：可否買了他來」，何媽搖頭說：「那有人家將童養媳賣出去的，他媽也一定不肯呵」。他母親說：「橫豎我們過年還來呢，又不是以後就見不着了，也許他往後的光景，會好一些，你放心罷」，惠姑也不說什麼，只靠在父親臂上，過了一會，便道：「媽媽！我們什麼時候回去？」他母親說：「等到晴了天，我們就該走了」。惠姑笑說：「我玩的日子多了，也想回去上學了。」何媽笑說：「不要忙，有姑娘膩煩念書的日子在後頭呢，」說得大家都笑了。

又過了兩天，這雨才漸漸的小了，只有微塵似的雨點，不住的飛着。惠姑便想出去看看翠兒，走到院

子裏，只覺得一陣一陣的輕寒，地下也滑得好，便又進去套上一件衣服，換了鞋帶上草帽，又慢慢的去到溪邊，溪水也漲了，不住的潺潺流着，往常他們坐的那幾塊石頭，也被水沒過去了。却不見翠兒，他站了一會，覺得太涼，剛要轉身回家；翠兒却從那邊提着水桶，走了過來，忽然看見惠姑，連忙放下水桶笑道：「姑娘好幾天沒有出來」，惠姑道：「都是這雨給關住了，你這兩天好麼？」翠兒搖頭說：「也只是如此，那裏就好了，」說着話的時候，惠姑看見他頭髮上。都是水珠兒，便道：「我們去樹下躲一躲罷，省得淋着」，他們便一齊走到樹底下。翠兒笑說：「前兩天姑娘教給我的那幾個字，我都用樹枝子輕輕的畫在牆上，念了幾天，都認得了，姑娘再教給我新的罷」，惠姑笑說：「好了。我再教給你罷。本來我自己認得的字，也不算多，你又學得快，恐怕過些日子，你便要趕上我了」，翠兒十分的喜歡說：「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我纔能够趕上呢，姑娘每天多教給我幾個字，或者到一兩年就可以……」。這時惠姑忽然皺眉說：「我忘了告訴你了，我們！我們過兩天就要回到城裏去了，那裏能够天天教你，」翠兒聽着不覺呆了，似乎他從前沒有想到這個，便連忙問道：「是真的麼？姑娘不要哄我玩」，惠姑道：「怎麼不真，我母親說了，晴了天我們就該走了，」，翠兒說：「姑娘的家不是在這裏麼？」，惠姑道：「我們在城裏還有房子呢，到這兒來不過是歇夏，那裏住得長久，而且也須我回去上學的」。翠兒說：「姑娘什麼時候再來呢？」惠姑說：「大概是等過年夏天再來，你好好的在家裏等着。過年我們再一塊兒玩罷」這時翠

兒也顧不得汲水了，站在那裏怔了半天，惠姑也只靜靜的望着他。過了一會兒，他忽然說「娘姑去了，我更苦了，姑娘能設法帶我走麼？」惠姑沒有想到他說到這話，一時回答不出，便勉強說，「你家裏還有人呢，我們怎能帶你走」，翠兒這時不禁哭了，嗚嗚咽咽的說「我家裏的人，不拿我當人看待，姑娘也曉得的，我活着一天，是一天的事，那裏還能等到過年，姑娘總要救我纔好」，惠姑看他這樣，心中十分難過，便勸他說「你不要傷心，橫豎我還要來的，要說我帶你去，這事一定不我。你不如……」翠兒的媽，看翠兒出去汲水，半天還不見回來，心想翠兒又是躲懶去了，就自己跑了出來。走到溪邊。看見翠兒背着臉，和一個白衣女郎一同站着。他便輕輕的走過來。他們的談話，都聽得明白，登時大怒起來，就一直跑了過去，翠兒和惠姑嚇了一跳，惠姑還不認得他是誰。一看翠兒面如白紙，不住的向後退縮，那婦人拉着翠兒的衣領，一面打一面罵道「死丫頭！你倒會背地裏褒貶人，還怪我不拿你當人看待」，翠兒痛的只管哭叫，惠姑不覺又怕又急，便走過來說「你住了手罷，他也並沒有說……」婦人冷笑說「我們婆婆管教媳婦，也用不着姑娘可憐，姑娘要把他帶走，拐帶人口可是有罪呵！」一面將翠兒拖了走。可憐惠姑那裏受過這樣的話，不禁雙頻漲紅，酸淚欲滴，兩手緊緊的握着，看着翠兒走了，自己跑了回來，又覺得委曲，又替翠兒可憐，自己哭了半天，也不敢叫他父母知道，恐怕要說他和村婦拌嘴，失了體統。第二天雨便晴了，惠姑想起昨天的事，十分的替翠兒擔心，也不敢去看。下午果然

不見翠兒出來，自己只悶悶的在家裏，看着僕人們收拾物件，預備明天要走，晚飯以後，坐了一會，便去找何媽和他作伴睡覺，只見何媽和幾個莊裏的婦女，坐在門口說着話兒，猛聽得有一個婦人說：「翠兒這一回真是死了，也不知道他媽爲什麼說他要跑，打得不成樣子，昨夜我們還聽見他哭，今天却沒有聲息，許是……」惠姑吃了一驚，連忙上前要問時。何媽回頭看見惠姑來了，便對他們擺手，他們一時都不言語了，這時惠姑的母親在樓上喚道：「何媽！姑娘的自行車呢？」何媽便站了起來答應了，一面拉着惠姑說：「我們上去罷，天不早了」，惠姑說：「你先走罷，太太叫你呢，我再等一會兒」，何媽只得自己去了。惠姑便問道：「你們剛纔說翠兒怎麼了？」他們笑說：「沒有說翠兒怎麼呵」惠姑急着說：「告訴我也不要緊的」，他們說：「不過昨天他媽打了他幾下，也沒有什麼大事情」，惠姑道：「你們知道他的家在那裏？」他們說：「就在山前土地廟隔壁朝南的門，門口有幾株大樹」。這時何媽又出來，和他們略談了幾句，便帶惠姑進去。

一晚上，惠姑只覺得睡不穩，天色剛剛破曉，便悄悄的自己起來，輕輕走下樓去，開了院門，向山前走去，草地上滿了露珠，涼風吹袂，地平線邊的朝霞，照耀得一片通紅，太陽還沒有上來，樹頭的雀鳥鳴個不住，走到土地廟旁邊，果然有一個朝南的門，往裏一看，有兩個女孩，在院子裡玩，忽然看見惠姑，站在門口，便笑嘻嘻的走出來。惠姑問道：「你們這裏有一個翠兒麼？」他們說：「有，姑娘有什麼

事情？」惠姑道「我看一看他」，他們聽了便要叫媽，惠姑連忙擺手說「不用了，你們帶我去看罷」，一面握出一把銅元，給了他們，他們歡天喜地的接了，便帶惠姑進去，惠姑低聲問道「你媽呢？」他們說「我媽還睡着呢」。惠姑說「好了，你們不必叫醒他，我來一會就走的」，一面說着便到了一間極其破損污穢的小房子，他們說「翠兒在裏面呢」，惠姑說「你們去罷，謝謝你」自己便走了進去，只覺得這屋裏很是黑暗，一陣一陣的臭味觸鼻，也看不見翠兒在什麼地方，便輕輕的喚了一聲，只聽見房角有微弱的聲音應着，惠姑走進來低下頭仔細一看，只見翠兒蜷曲着臥在一個小土坑上，臉上血痕模糊，腳邊放着一堆爛棉花，惠姑心裡一酸，便坐在坑邊，輕輕的拍着他說「翠兒我來了！」翠兒的眼睛，慢慢的睜開了。猛然看是惠姑，也說不出話來，只顯出欲言無聲欲哭無淚的樣子。惠姑却不禁滴下淚來。便拉着他的手，悄悄的坐着，翠兒也不言語，氣息很微，似乎是睡着了，一會兒只聽得他微微的說「姑娘……這些字我……我都認……」，忽然又驚醒了說「姑娘！你聽這溪水的聲音……」惠姑只勉強微笑着點了點頭，他也笑着合上眼，慢慢的將惠姑的手，拉到胸前。惠姑只覺得他的手愈握愈牢，似乎迸出冷汗。過了一會，他微微的轉側口裏，似乎是唱着歌，却是聽不清楚，以後便渺無聲息，……坐了好久，想他是睡着了，輕輕的站了起來，向他臉上一看，好像他憔悴鱗傷的面龐上，滿了微笑的樣子，爛爛的朝陽，穿進黑暗的窗櫺，正照在他的臉上，好像接他去到極樂的世界去了。

往 事

她是翩翩的乳燕，

橫海飄遊，

月光風緊

不敢停留——

在她頻頻回顧的飛翔裏

總帶着鄉愁！

一

那天大雪鬱鬱黃昏之中。送一個朋友出山而去。絨絨的雪上。極整齊分明的鑄着我們借行的足印。獨自歸來的路上，偶然低首，看見潔白勻整的雪花，只這一瞬間；已又輕輕的掩蓋了我們去時的縱跡。

——白茫茫的大地上，還有誰知道這一片雪下，一剎那前，有個同行，有個送別？

我的心因覺悟而沉沉的侵入悲哀！蘇東坡的：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不復計東西！

.....」

那幾句還未曾說到盡頭處。豈但鴻飛不復計東西？連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而留的……於是人生到處都是渺茫了！

生命何其實在？又何其飄忽？他如迎面吹來的朔風，撲到臉上時，明明覺得砭骨勁寒；他又忽忽吹過，颯颯的散到林子裏，到天空中，渺無來因去果，縱騎着快馬，也無處追尋。

原也是無聊，而薄倖存留的時候，或者比天晴的白雪長久些——今日不樂，松濤細響之中，四面風來的山亭上，又提筆來寫「往事，」生命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下去，漸漸翻近中葉，頁頁佳妙，圖畫的色采也加倍的鮮明，動搖了我的心靈與眼目。這幾幅是造物者的手跡。他輕描淡寫，展開在我眼前；我瞻仰之下，加上一兩筆點綴。

點綴完了，自己看着，似乎起了感慨，人生經得起追寫幾次的往事？生命刻刻消磨於把筆之頃……這時青山的春雨已灑到松梢了！——

二

那有心腸？然而竟被友人約去話別——

回來已是暮色沉沉。今夜沒有電光，中堂燃着兩隻臘燭，閃閃的光影，從竹簾裏透出覺得淒清。

走到院子裏，已聽見母親和涵傑斷斷續續的說話。等我進去時，簾子處響，聲音都寂，母親只低着頭做針線，涵和傑惘然的站了起來，却沒有說話，只扶着椅背，對着閃閃的燭光呆望。

我懷疑着，一面向母親說着今天餞別的光景，他們兩個竟不來答話，我也不問。

母親進去了，我纔問他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涵不言語，傑歎了一口氣，半……响說，『母親說……她捨不得你走，你走了她如同……但她又不願意讓你知道……』

幾個月來，我們原是彼此心下雪亮，只是手軟心酸，不敢穿破這一層紙，仍而今夜我聽到了這意中的言語，我竟呆了——

忽然涵望着傑，沈重的說，『母親吩咐不對瑩哥說，你又來多事做什麼！』暫時沉默——這時電燈燦然的亮了，明光裏照見他們兩個的臉都紅着。

傑喘喘着說，『我想……我想不要緊的……』

「攔截住他，『不，我不許你說』聲音更嚴厲了。

這時傑真急了，覺得過分的受哥哥的訶斥，他也大聲的說，『瞞別人，難道要瞞自己的姊姊？』他頑固的抵抗着。

我已喪失了裁判的能力，茫然的。無心的吹滅了蠟燭，正要勉強的說一兩句話——

涵的聲音淒然了，『正是不瞞別人，只瞞自己的姊姊呢！』

兩對辛酸的隈光相觸，如同剛卸下的琴絃一般，兩個人同時無力的低下頭去，我神魂失據的站在他們中間——

電燈又滅了——感謝這一霎時消失的光明！我們只覺得溫熱顫動的，手緊緊的互握着，卻看不見彼此盈盈的淚眼！

三

今夜林中月下下的青山，無可比擬！彷彿萬一，只能說是似娟娟的靜女，雖是照人的明豔，却不飛揚妖冶：是低眉垂袖。瓔珞矜嚴。

流動的光輝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濃黑的，天空是瑩白的，無邊的雪地，竟是淺藍色的

——七，二，三夜，一九二三，北京——

了。這三色繅成的宇宙，充滿了凝靜，超逸與莊嚴；中間流溢着滿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詞文字都喪失了。幾乎不容凝視，不容把握！

今夜的林中，決不宜於將軍夜獵——那從騎雜沓。傳叫風生，會踏毀了這平整勻織的雪地；朶朶的火燎，和生寒的鐵甲，會繚亂了靜冷的月光。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將軍野餐——火光中的喧嘩歡笑，林盤狼藉。會驚起樹上穩棲的禽鳥；踏雪歸去，數里相和的歌聲，會叫破了這如怨如慕的詩的世界。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有愛友話別，叮嚀細語——淒意已足，語音已微；而抑鬱纏綿，作繭自縛的情緒，總是太「人間的」了，對不上這晶瑩的雪月，空闊的山林。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高士徘徊，美人掩映——縱使林中月下，有佳句可尋，有佳音可賞；而一片光霧淒迷之中，只容意念迴旋，不容人物點綴。

我倚枕百般迴腸癡想，忽然一念回轉，黯然神傷……

今夜的青山，只宜於這些女孩子，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孩子！

假如我能飛身月中中視：依山上下曲折的長廊，雪色侵圍闌外，月光浸着雪淨的衾稠，逼着玲瓏的眉宇。這一帶長廊之中：萬籟俱絕，萬籟俱斷，有如水的客愁，有如絲的鄉夢，有幽感，有澈悟，有懺

悔，有祈禱。有萬千種話……

山中的千百日，山光松影重疊到千百回，世事從頭減去，感悟逐漸侵來，已濾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懷。這時縱是頑石鈍根，也要思量萬事，以況這些思深善懷的女子？

往者如觀流水——月下的鄉魂旅思：或在羅馬故宮，頹垣廢柱之旁；或在萬里長城，缺堞斷階之上；或在約但河邊，或在麥加城裏；或超渡萊因河，或飛越落磯山：有多少魂銷目斷，是耶非耶？只她知道！

來者如仰高山——久久的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也許明白，也許今年，就揭仰病的細網輕輕的試叩死的鐵門！

天國泥犁，任她幻擬：是泛入七寶蓮池？是參謁白玉帝坐？是歡悅？是驚怯？有天上的重逢，有人間的留戀：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有將實而仍虛的願望：豈但爲我？牽及衆生，大哉生命！

這一切，融合着無限之生一刹那頃，此時此地的，宇宙中流動的光輝：是幽憂，是澈悟，都已宛宛氤氳，超凡入聖——

萬能的上帝，我誠何福？我又何辜……

二，二〇夜，一九二四。沙穰。

四

心血來潮，如聽精靈呼喚，從昏迷的睡中，旋風般翻身起坐——

鈴聲響後，屋門開了，接着床前一陣慘黯的忙亂。

狂潮漸退——醫生凝立視我無語，看護捧着磁盤，眼光中帶着未盡的驚惶，我精神全墮，心裏是徹底的死去般的空虛。頰上流着的清淚，只是眼眶裏的一種壓迫，不是從七情中的任一情來的。

最後彷彿的尋見了我自己是坐着，半縛半圍的擁倚在牀欄上，胸前繫着一個大冰囊。注射過的右臂，麻木隱痛到不能轉動，然而我也沒有轉動的意思。

心血果然凝而不流。飄忽的靈魂，覺出了軀殼的重量，這重量層層下沉，軀殼壓在牀欄上，牀欄壓在樓屋上，樓屋又壓在大地上。

凝結沉重之中，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人們已退盡。牀側的燈光，是調節到只能看見室內一切的模糊輪廓為止，——其實這時我自己也只剩一個輪廓！

我連閉目的力量都沒有——然而我竟極無端的見了一個夢。

我在層層的殿閣中緩緩行走，却總不得踏着實地，軟綿綿的在雲霧中行。

不知走了多遠，到了最末層；猛抬頭看見四個大字的金匾，是「得大自在」，似乎因此覺悟了這是京西

臥佛寺的大殿。

不由自主的還是往上走，兩廊下忽然加深於黑沉沉的，兩邊忽然奏起音樂，卻看不見一個樂人。那聲音如敲繁鐘，如吹急管，天風吹送着，十分的錯落淒緊！我夢中停足傾耳，自然讚歎，「這是「十番，」究竟還是東方的古樂動人！」

更向裏走，殿中更加沉黑，如漆如墨，摸索着愈走愈深！忽然如同揭開殿頂，射下一道光明來，殿中洞然，不見了那臥佛的大像，後壁上却高高的掛着一幅大白綾帳子，綴着青絨的大字，明白的是；「只因天上最高枝，開向人」光梢只閃到「人」字，便愕然的掣了回去。如鷲退，如霧如電，不斷的樂音中，我倏然的墜下無底深淵去……

無限的下墜之中，靈魂又尋到了一個軀殼，耳中還聽見十番，室中仍只是幾堆模糊的輪廓，星辰在窗外清冷灰白色的天空中閃耀着——

我定一定神，我又微笑，週身仍是重冰結，心靈中却來了一縷涼意，是知識來復的第一個感覺——

天還未明，剛在右臂樂方消散之後，我掙扎着探身取了鉛筆，將夢中所見的十個字，欹斜的寫在一張小紙上，塞在浴衆的袋裏。

病到不知西東的時候，凍結的心魂，還有能力飛揚！——光影又只眇然的一閃，「開向人……」之下，竟不知是些什麼，無論何時回憶起，都覺得有些惋惜，原也只是許多字形在夢中的觀念的再現，而上句「只因天上最高枝」這七個字，連綴得已似乎不錯。

一一，三六夜，一九二三。聖卜生療養院——

五

「風浪要來了，這一段水程照例是不平穩！」

這兩語不知甚時，也不知是從那一個侍者口中說出來的，一瞬時便在幾百個青年中間傳播開了，大家不住的紀念着，又報告佳音似的彼此談說着。在這好奇而活潑的心緒裏，與其說是防備着，不如說是希望着罷。

於是大家心裏先暈眩了，分外的凝注着海洋，依然的無邊閃爍的波濤，似乎漸漸的搖蕩起來，定神看時，却又不見得。

我——更有無名的單悅，暗地裏從容的笑着

晚餐的時候，燈光依舊燦然，廣廳上杯光衣影，盈盈語笑之中，忽然看見那些白衣的侍者，托着盤子，欹斜的從許多圓桌中；掠走了過去，海洋是在動盪了！大家暫時的停了刀叉，相顧一笑，眼珠都流

動着，好像相告說『風浪來了！』

這時都覺出了船身左右的搖擺。

我沒有言語，又滿意的一笑。

餐後回到房裏——今夜原有一個談話會——我徐徐的換着衣服，對鏡微照，看見了自己鏡中驚喜地神情。如同準備着去赴海的女神召請的，對酌的一個夜宴，又如同磨劍赴敵。對手是一個聞名的健者，而自己却有幾分勝利的把握。

預定夜深纔下艙來，便將睡前一切都安排好了。

出門一笑，廳中幾個伴女斜坐在大沙發上，燈光下嬌惰地談笑着，笑聲中已帶暈意。

一路上去，遇見許多挾着氈子，笑着下艙來的同伴，笑聲中也有些暈意。

我微笑着走上艙而去，琴旁坐着站着還圍有許多人。我拉過一張椅子，坐在玲的旁邊；她笑得倚到我的肩上，說『風浪來了！』

彈琴的人左右傾欹的雙腕仍是彈奏着，唱歌的人，手扶着琴臺笑着唱着，忽然身不自主一溜的從琴兒這端滑到那端去。

大家都笑了，笑聲裏似都不想再支持，於是漸漸的四散了。

我轉入交際室，談話會的人都已在裏面了，大家團團的坐下，屋裏似乎很鬱悶，我覺得有些人面色很無主，掩着口蹙然的坐着——大家都覺得同一的高度中，和室內一切，一齊的反覆欹斜。

似乎都很勉強，許多人的精神，却用到暈眩上了！彷彿中談起愛海來，華問我爲何愛海？如何愛海？

——我漸漸的覺得快樂充溢，怡然的笑了。並非喜歡這問題，是喜歡我這時心身上直接自得海來的感覺，我笑說『愛海是這麼一點一分的積漸的愛起來的……』

未及說完，一個同伴，掩着口顛頷的走了出去。

大家又都笑了，笑聲中，也似乎說『我們散了罷！』却又都不好意思走，斷斷續續的仍舊談着，我心神已完全的飛越，似乎水宮赴宴的時間；已一分一分的臨近，比試的對手，已一步一步仗着劍向着我走來，——但我還是一句地一句的說着『文藝批評。』

又是一個同伴，掩着口顛頷地走了出去——於是兩個，三個……

我知道是我說話的時候了，我笑說『我們散了罷，別爲着我大家拘束着！』一面先站了起來。

大家笑着散開了，出到船外，燈影下竟無一人，欄外只聽得濤聲全船想都睡下了，我一笑走上最高層去。

迎着海風，掠一掠鬢髮，模糊搖撼之中，我走到欄房，放倒一個救生圈，抱膝坐在上面，遙對着高豎

的烟囪與桅檣。我看見船尾的闌干，與暗灰色的末末的水平線。互相重疊起落，高度相去有五六尺。

我凝神聽着四面的海潮音，仰望高空，桅尖指處，只一兩顆大星露見。——我的心魂由激揚而寧靜，由快樂而感到莊嚴，海的母親，在洪濤上輕輕的簸動這大搖籃。幾百個嬰兒之中，我也許是個獨醒者……我想到母親，我想到父親，憶起行前父親會笑對我說。『這番橫渡太平洋，你若暈船，不配作我的女子！』

我寄父親的信中，會說了這幾句：『我已受了一回風浪的試探。爲着要報告父親，我在海風中，最高層上，坐到中夜。海已證明了我確是父親的女兒』

其實這又何足道？這次的航程，海平如鏡，天天是輕風習習，那夜僅是五六尺上下的震盪。侍者口中誇說的風浪，和青年心中希冀驚笑的風浪，比海洋中的實況，大得多了！

——八，二〇夜，一九三二，太平洋舟中——

六

從來未曾感到的，這三夜來感到了，尤其是今夜！——與其說「感」不如說「刺」——今夜感到的，我懇願的希望這一生再也不感到！

陰歷八月十四夜，晚餐後同一位朋友上樓來，從塔窗中，她忽然讚賞地喚我看月。擦開幔子，我看見

一輪明月，高懸在遠遠的塔尖。地上是水銀瀉地般的月光。我心上如同着了一鞭，但感覺還散漫模糊，只惘然地也讚美了一句，便回到屋裏，放下兩重簾子來睡了。

早起一邊理髮，忽有悵惘的憶起昨夜的印象。我想起「……看月多歸思，曉起開開簾放白鷗。」這兩句來，如有白鷗可放，我昨夜一定開籠了，然而她縱有雙飛翼，也怎生飛渡這浩浩萬里的太平洋？我連替白鷗設想的希望都絕了的時候，我覺得到最無可奈何的境界！

中秋日，居然晴明，我已是心懽，儀如歡笑的告訴我，今夜是在湖上泛舟，我尤其黯然！但這是沿例，舊同學年年此夜論新同學盪舟賞月，我如何敢言語？

黃昏來召喚我是，天竟陰了，我一邊和她走着，說不出心裏的感謝。

我們七人，坐了三隻小舟，一窩兒點開，緩緩從橋下穿過，已到湖上。

四顧廓然。湖光滿眼。環湖的山黯青着，湖水也黯得很凄然。水底看見黑雲浮動湖岸上秋葉，一叢叢的紅意迎人，幾座樓臺在遠處。旋轉的次第入望。

我們盪到湖心，又轉入木枝低樞處，錯落的談着，不時的仰望雲翳的天空，雲彩只嚴遮着月意杳然——『千金也買不了她這一刻的隱藏！』我說不出的心裏的感謝。

雲影只嚴遮着，月意杳然，夜色漸漸逼人，湖光漸隱，幾片黑雲，又橫洩過湖東的叢樹上，大家都悵

惘，說，「無望了！我們回去罷！」

歸棹中我看着舟尾的秋，她在槳聲裡，似吟似歎的說，「月呵！怎麼不做美呵！」她很輕巧的又笑了，我也報她一笑，——這是「釋然」，她那兒知道我的心緒？

到岸後，還在隄邊留連仰望了片晌。——我想「真可憐——中秋夜居然逃過了！」人人悵惘歸途中，我有說不盡的心裏的感謝。

十六夜便不防備。心中很坦然。似乎忘却了。

不知如何！偶然敲了樓東一個朋友的室門，她正滅了燈在窗前坐着。月光滿室！我一驚，要縮回來不及了，只能聽她起身拉着我的手，到窗前來。

沒有一點缺憾！月兒圓滿光明到十二分：我默然的咬起唇兒，我幾乎要迸出一兩句詛咒的話！

假如她知道我這時心中的感傷，是到了如何程度，她也必不忍這般的用雙臂圍住我，逼我站在窗前，我慘默無聲，我已拚着鼓勇去領略，正如立近萬丈的懸崖，下臨無際的酸水的海。與其徘徊着驚悸亡魂，不如索性縱身一躍。死心的去感覺那沒頂切膚的辛酸的感覺。

我神搖目奪的凝望着：近如方院，遠如天文臺。以及周圍的高高下下的樹，都逼射得看出了，紅藍黃的顏色。三個綠半球針竿高指的圓頂下，不斷的白色穹門，一圈一圈的在地的月影，如墨綫畫的一般的

清晰。十字道四角的青草，青得四片綠絨似的。光天化日之下，也沒有這樣的分明呵，何況這一切都浸透在萬里迷濛的光影裏……

我開始的詛咒了！

鄉愁麻痺到全身，我掠着頭髮，髮上掠到了鄉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鄉愁。是實實在在軀殼上感着的苦痛，不是靈魂上浮泛流動的悲哀！

我一翻身匆匆的辭了她，回到屋裏來。桌上匆匆的用手絹蒙起了嵌着父親和母親相片的銀框。匆匆的拿起一本很厚的書來，扶着頭苦讀——茫然的翻了幾十頁，我實在沒有氣力再敷衍了，推開書。退到牀上，萬念俱灰的起了嗚咽。

我病了——

那夜的驚和感，如夏空的急電，奔騰閃掣到了最高尖。過後回思，使我歎異，而且不自信！如今反覆的感着鄉愁的心，已不能再騷起，無數的月夜都過去了，有時竟是整夜的看着，情感方面，却至多也不過「惘然。」

痛定思痛，我覺悟了明月爲何千萬年來，傷了無數的客心！靜夜的無限光明之中，將四圍襯映得清晰浮動。使他澈底的知道，一身不是夢，是明明白白的去國客游。一切離愁別恨，都不是淡蕩的，猶疑

的：分明的，真切的，急如束溼的。

對於這事，我守了半年的緘默：只在今春與友人通訊之間，引了古人月夜的名句之後，我寫：「嗚呼！賞鑒好文學，領略人生，竟須付若大代價耶？」

至於代價如何，「嗚呼」兩字之後，藏有若干的傷感，我竟沒有提，我的朋友因而也不會問起。

——九，二六夜，一九二三。閉壁樓——

七

我當然喜愛花草！

在國內時，我的屋裏雖然不斷的供養着香花，而剪葉添水的事，我却不常做。父親或母親走了進來，用手指按一按盆土就嘖嘖的說，「我看花草供到你的屋裏來，就是他們的末日到了！」

假如他二位老人家，說完這話就算了時，我自然不能再懶惰；至少也須敷衍：然而他們說完之後，提水瓶的提水瓶，拿剪刀的拿剪刀；若供的是水仙花，更是不但花根，連盆連石子都洗了，我樂得笑着站在一旁看。

我決不是不愛花，也決不是懶惰。一來我知道我收拾的萬不及他們的齊整。——我十分的信收拾花卉是一種藝術——二來我每每喜歡得個題目，引得父親和母親和我糾纏。但自去國後，我從未忘了替屋裏

的花添水！我案頭的水仙花，在別人和我同時養起的，還未萌芽的時候。就已怒放。一剪一剪繁密的花朵。將花管帶得沉沉下垂，我用細繩將他們輕輕的束起。

花未開盡，我已病到醫院裏去，自此便隔絕了！只在一個朋友的小啓中，提了一句。『你的花，我已替你澆水了。』以後再無人提，我也不好意思再問。但是我在病榻上時時想起人去樓空，他自己在室中當然寂靜。閉壁樓夜間整齊燦爛的光明中，缺了一點，便是我黑暗的窗戶，暗室中再無人看她在光影下的丰神！

入山之後一日，開了朋友們替我收拾了送來的箱子，水仙花的綠盆赫然在內我知道在我臥病二十日之中殘落已盡，更無從『託微波以通詢』我悵然——良久！

第三天，得了一個匣子，剪開束繩，白紙外一張片子，寫着

『無盡的愛安娜』

紙內包捲一束猩紅的玫瑰，珍重插在瓶裏黃昏時濃香襲人。

只過了一夜，我早起進來，看見花朵都低垂了，瓣兒憔悴得黑絨剪成的一般，才驚悟到這屋太冷，後面瑛的小樓上是有煖爐的，她需要花的慰安，他也配受香花供養，我連忙託人帶去贈了她。——聽說一夜的工夫，花魂又回轉了過去。

此後陸續又得了許多花，玫瑰也有，水仙也有，我都不忍留住，送客走後，便自己捧到瑛的樓裏。想起聖卜生醫院室中不斷的香花，我不勝神往。然而到了花我不能兩全的時候，我寧可刻苦了自己，我寂寞清寒的過了六十天，不會犧牲一個花朵！

二月十六日，又有友人贈我六朵石竹花，三朵紅的，三朵白的，間以幾枝鳳尾草。那天稍暖，送花的友人又站在一旁看我安插，我不好意思就把花送走，插好便放在屋裏的玻璃几上。

夜中見着瑛，我說：『又有一瓶送你了！』她笑着謝了我。

回來臥在枕上，等着出到廊外之時，忽然看見了几上的幾朵石竹花，那三朵白的，倒不覺得怎樣，只那三朵紅的，紅得異樣可憐！

燦然的燈下，紅絨般的瓣兒，重疊細碎的光盞照眼，加以花旁幾枝鳳尾草地細綠的葉圍繞着，交輝中竟有些驚人的意味！

這時不知是『花』可憐，還是『紅』可憐，我心中所起的愛的感覺，很模糊而濃烈……

『我不想再做傻子！周圍都是白的。周圍都是冷的，看不見一點紅豔與生意，這般的過了六十天，何自苦如此？』

我決定留下她！

第二天早起，瑛問我『花呢？』我笑而不答。

今日風雪。我擁氈坐在廊上。回頭看見這幾朶花，在門窗洞開的室中，玻璃几上，迎着朔風，瑟瑟而動，我不語。

進去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書來，又到廊上。翻開書頁，覺得連紙張都是冰凍的。我抬起頭來看着那幾朶寒顫的花——我又不語。

晚上，這幾朶已憔悴損傷，瓣邊已焦黃了！悼惜已來不及，我已犧牲了他。

偶然拿起筆來，不知是弔慰她，還是爲自己文過，寫了幾行：

.....

.....

幾會願揮灑開去：

雪冷風寒——

不免挽柔弱的花枝，

來陪我禁受。

願惜了她們

逼得我忘了自己。

真是何苦來？

石竹花！

無情的朋友，又打發了

濃豔的你們

來依傍冷幽的我！

掙卻瓶碎花凝，

也做一回殘忍的事罷，

山中兩月

澈骨的清寒，

不能再……

到此意盡，筆兒自然的放下，只扶頭看着殘花出神。

以後也曾重寫了三五次，祇是整湊不起來，花已死去，過也不必文，至今那張稿紙。還隨便的夾在一本書裏。

——二·二〇，一九二四。沙襪

八

是除夜的酒後，在父親的書室裏。父親看書，我也坐近書几，已是久久的沉默——

我站起，雙手支頤，半倚在几上，我喚『爹爹！』父親抬起頭來，『我想看守燈塔去。』

父親笑了一笑，說，『也好，整年整月的守着海——只是太冷寂一些。』說完仍看他的書。

我又說，『我不怕冷寂，真的，爹爹！』

父親放下書。說『真的便怎樣！』

這時我反無從說起了！我聳一聳肩，我說，『看燈塔是一種最偉大，最高尚，而且又最有詩意的生活……』

父親點頭說，『這個自然！』他往後靠着椅背，是預備長談的姿勢。這時我們都感着興味了。

我仍舊站着，我說，『只要是一樣的爲人群服務，不是獨善其身；我們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們也不必「避世！」』

父親笑着點首，

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奈何以青年有爲之身，受十分供養？」

父親只笑着。

我勇敢的說：「燈臺守的別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拋離田里，犧牲了家人骨肉的團聚，一切種種世上耳目粉華的娛樂，來整年整月的對着渺茫無際的海天。除卻海上的飛鷗片帆，天上的雲湧風起，不能有新的接觸。除了隨蕩的海風，和島上涯旁轉青的小草，他不知春至。他拋卻『樂羣，』只知『敬業』……」

父親說，「和人羣大陸隔絕，是怎樣的一種犧牲，這情緒，我們航海人真是透澈中的了！」言次，他微歎。

我連忙說：「否，這在我並不是犧牲！我晚上舉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覺得有無上的倨傲與光榮。幾多好男子，輕侮別離，弄潮破浪，狎習了海上的腥風，驅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爲不可一世，而在狂飈濃霧，海上山立之頃，他們却蹙眉低首，捧盤屏息，凝注着這一點高懸閃爍的光明！這一點是警覺，是慰安，是導引，然而這一點是由我燃着！」

父親沉靜的光中，似乎忽的起了回憶。

晴明之日，海不揚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升。風雨之日，我倚窗觀濤，聽浪花怒撼崖石。我閉門讀書，以洋海爲師，以星月爲友，這一切都是不變與永久。

『三五日一來的小艇上，我不斷的得着世外的消息，到來的朋友的書函；似暫離又似永別的景象，使我們永駐在『的的如水』的情誼之中，我可讀一切的新書籍，在文化上，我並不會與世界隔絕。』

父親笑說，『燈塔生活，固然極其超脫。而你的幻像，也未免過於美麗。倘若病起來，海水拍天之間你可怎麼辦？』

我也笑道，『這個容易——一時慮不到這些！』

父親道，『病只關你一身，誤了燃燈，却是關於衆生的光明……』

我連忙說，『所以我說這生活是偉大的！』

父親看我一笑，笑我詞支，說，『我知道你會登梯燃燈；但倘若有大風濃霧，觸石沉舟的事，你須鳴槍，你須放艇……』

我珍重的說，『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愛的，爲着自己，爲着衆生，我都願學！』
父親無言，久久，笑說：『你是男兒，是我的好兒子！』

我走近一步。說，「假如我要得這種位置，東南沿海一帶，爹爹總可爲力？」

父親看着我說，「或者……但你爲何說得這般的珍重？」

我肅然道，「我處心積慮已經三年了」

父親斂容，沉思地撫着書角，半天，說：「我無有不贊成，我無有不爲力。爲着去國離家，吸受海上腥風的航海者，我忍心捨遣我唯一的弱女，到島山上點起光明，但是，唯一的條件，燈台守不要女孩子」

我木然勉強一笑，退坐了下去。

又是久久的沉默——

父親站起來，慰我似的，「清靜偉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燈台守，人生寬廣的很！」

我言語，坐了一會，便掀開簾子出去。

弟弟們站在院子的四隅，燃着了小爆竹，彼此拋擲，歡呼聲中，偶然有一兩支擲到我身上來，我只笑避——實在沒有同他們追逐的心緒。

回到臥室，黑沉沉的歪在牀上，除夕的夢縱使不靈驗，萬一能見夢，也是慰情聊勝無。我一念至誠的要入夢，幻想中畫出環境，暗灰色的波濤，巋然的白塔……

一夜寂寞——奈何連個夢都不能做！

這是兩年前的事了。從自此後，禁絕思慮，又有十年不見燈塔，我心不亂，這半個月來，海上瞥見了六七次，過眼時只悄然微歎。失望的心情，不願他再興起。而今夜濃霧中的獨立，我竟極奮迅的起了悲哀！

絲雨濛濛裏，我走上最高層，倚着船欄，忽然看見天幕下，四塞的霧點之中，夾岸兩嶂淡墨畫成似的島山上，各有一點星光閃爍——

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這兩點星光，也徐徐的在兩旁隱的起伏，光線穿過霧層，瑩然，燦然，直射到我的心上來，如招呼，如接引，我無言久——久，悲哀的心絃，開始的策策而動！

有多少無情有恨之淚，趁今夜都向這兩點星光揮灑！憑吟嘯的海風，帶這兩年前已死的密愿，直到塔前的光下。

從茲了結！拈得起，放得下，愿不再爲燈塔動心也永不作燈塔的夢，無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無悲哀！

願上帝祝福這兩個塔中的燃燈者！——願上帝祝福有海水處，無數塔中的燃燈者！愿海水向他長綠，願海上向他長青！願他們知道自己是這一隅島國上無冠的帝王，只對他們，我願致無上的頌揚與羨慕。

九

只這般昏昏地，匆匆地別去，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白擔了這許多日子的心了！

頭一天午時，我就沒有上桌吃飯，弟弟們喚我，躺我在牀上裝睡，聽見母親在外間說。『罷了。不要惹她。』

傷了一會子的心——下午弟弟們的幾個小朋友來了，玩得鬧烘烘的。大家環着院子裏一個大蓮花缸跑彼此澆水爲戲，連我也弄溼了衣襟。母親半天不在家，到西院舅母那邊去了，却吩咐廚房裏替我煮了一碗麪。

黃昏時又靜了下來，我開了琴旁的燈彈琴。好幾年不學琴了，指法都錯亂，我只心不在焉的反覆的按着，最後不知何時已停了彈，只倚在琴臺上，看起琴譜來。

父親走到琴邊，說：『今晚請你們的幾個朋友來談談也好，就請她們來晚餐。』我答應着，想了一想許多朋友假期中都走了，星雖遠些，還在西城，我就走到電話匣旁，摘下耳機來，找到她，請她多帶幾個姊妹。今夜是越人多越好。她說晚了，如來不及，不必等着晚餐也罷。那在已入夜，平常是星從我家歸去的時候了。

舅母走過來，潛也從家裏來了。我們都很歡喜，今夜最怕是只有家人相對；潛說着海舟上的故事，知識和笑話，我們聽得很熱鬧。

廚丁在兩個院子之間，不住的走來走去，又自言自語的說，『九點了！』我從簾子裏聽見，便笑對母親說，『簡直叫他們閒飯罷，廚師父在院子裏急得轉磨呢？——星一時未必來得了。』母親說，『你既請了她，何妨再等一會？』和我說着，眼却看着父親，父親說，『開來也好，就請舅母和潛在這里吃罷。我們家裏按時慣了。偶然一兩次晚些，就這樣的雞犬不寧！』

我知道父親和母親只怕的是我今夜又不吃飯。如今有舅母和潛在這里，和星來一樣，於是大家都說好——紛紜語笑之中，我好好吃了一頓晚飯。

飯後好一會，星纔來到，還向着憲和宜，我同楫迎了出去。就進入客室。

話別最好在行前八九天，臨時是「話」說不出來的。不是輕重顛倒，就是無話可說，所以我們只是東拉西扯，比平時的更淡漠，更無頭緒，我一句也記不得了。

只記得一句，還不是我們說。

我和星宜在內間，楫陪着憲在外間，只隔一層窗紗。小孩子談得更熱鬧。

星忽然搖手，聽了一會，笑對我說，『你聽你大弟弟和憲說的什麼？』我問，『是什麼？』她笑道『

他說，「我姊姊走了，我們家裏，如同丟了一顆明珠一般！」他說着又笑了，宜也笑了，我不覺臉紅起來。

——我們姊弟平日互相封贈的徽號多極了！什麼劍客，詩人，哲學家，女神等等，彼此混論着，那里是好意，三分親愛，七分嘲笑，有時竟等於怨謗，一點經緯都沒有的！比如說父親或母親偶然吩咐傳遞一件東西。我們爭着答應，自然有一個捷足先得，偶然得了誇獎，其餘三個怎肯干休？便大家站在遠處點頭讚歎的說。『孝子！真孝順！』『二十四孝』加上你，二十五孝了！』結果又引起一番爭論。

這些事只好在家裏通行。而童子無知，每每在大庭廣衆之間，也弄假成真的說着，總使我不好意思——

我也只好一笑，遮掩過去。

舅母和潛都走了，我們便移到中堂來，時已夜半，我覺得心中煩熱，竟剖開了一隻大西瓜。

弟弟們零零落落的都進去了，再也不出來。憲沒有人陪，也有了倦意，星說，『走罷，遠得很呢，明天車站上送你！』說着有些淒然。——豈知明天車站上並沒有送着，反是半個月後送到海舟上來，這已是我大夢中的事了！

送走了她們，定入中間，弟弟們都睡了。進了內室，只父親一人在燈下。我問媽媽呢，父親說睡下了

然而我聽見母親在床上轉側，又輕輕的咳嗽，我知道她不願意和我說話，也就不去揭帳。

默然片晌，——父親先說些閒語，以後慢慢的說，『我十七歲離家的時候，祖父囑咐我說，一出外只守着三個字：勤；慎；儉：』

沒有說完我低頭按着胸口——父親皺眉看着我，問『怎麼了？』我說，『沒有什麼有點心痛……』
父親嘆了一口氣，站起來，說，『不早了，你睡去吧，已是一點鐘了。』回到屋裏，撫着枕頭起了戀戀，然而一夜睡得很好。

早飯是獨自吃的。告訴過母親到佟府和女青年會幾個朋友那里辭行，便出門去了。又似匆匆，又似挨延的，近午纔回來。

入門已覺得淒切！在院子裏，弟弟們攔住我，替我攝了幾張快影，照完我逕入已室，扶着書架。淚如雨下。

舅母抱着小因來了。說：『小因來請姑娘了，到我們那邊吃餃子去！』我連忙強笑着出來，接過小因偎着她，就她的肩上。印我的淚眼——便跟着舅母過來。

也沒有吃得好：我心中的酸辛，千萬倍於蘸餃子的薑醋！父親踱了過來，一面逗小因說笑，却注意我吃了多少，我更支持不住，淚落在碗裏，便放下筷子，舅母和嫂嫂含着淚只管讓我，我不顧地站了起

來……

回家去，中堂裏正撤着午餐，母親坐在中間屋裡，看見我，眼淚便滾了下來。我那時方寸已亂！一會兒恐怕有人來送我，與其左右是禁制不住，有在人前哭的，不如現在哭，我叫了一聲『媽媽，』挨坐了下去。我們冰涼顫動的手。緊緊的互握着臂腕，嗚咽不成聲！——半年來的自欺自慰，相欺相慰，無數的忍淚吞聲，都積攢了來，有今日恻情的一慟！

鴉雀無聲，沒有一個人來勸，恐怕是要勸的人也禁制不住了！

我釋了手，臥在牀上，淚已流盡，閉目躺了半晌，心中倒覺得廓然。外面人報潛來了，母親便走了出去。小朋友們也陸續的來了，我起來洗了臉，也出去和他們從容的談起話來。

外面門環響，說『馬車來了，』小朋友們都手忙腳亂的先推出自行車去，潛拿着帽子，站在在堂門邊。

我竟微笑了！我說，『走了！』向空發言似的，這語聲又似是從空中來。入耳使我驚懾，我不看着任一個人，便掀開簾子出去。

極迅疾的！我只一轉身，看見涵站在窗前，只在我這一轉身之頃，他極酸惻的瞥了我一眼，便回過頭去！可憐的孩子！他從昨日起未曾和我說話，他今天連出大門來送我的勇氣都沒有！這一瞥眼中有送行

有抱歉，有慰藉，有無限的別話，我都領會了！別離造成了今日異樣懂事的一個他！今天還是他的生日呢，無情的姊姊連壽麪都不吃，就走了！……

走到門外，只覺得車前人山人海，似乎家中大小上下都出來了，我卻不會看見母親。不知是我不敢看她，或是他隱在人後，或是她沒有出家。我看見舅母，嫂嫂，都含着淚。連站在後面的白和張，說了一聲『一路平安！』聲音都哽咽着，眼圈兒也紅了。

坐車，騎車的小孩子，都啓行了，我帶着兩個弟弟，兩個妹妹，上了車，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馬一揚鬣，車輪已經轉動，只幾個轉動，街角的牆影，便將我親愛的人們和我的，相互的視線隔斷了……

我又微笑着向後一倚。自此入夢！此後的就是夢境了！

只這般昏昏地匆攝地一別，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白擔了這許多日子的心了！

然而只這昏昏地匆忽地一別，便把我別到如雲的夢中來！九個月來懸在雲霧裏，眼前飛掠的只是夢幻泡影，一切色，聲，香，味，觸，法；都很異樣，很麻木，很飄浮，我掙扎把握，也撮不到一點真實！

這種感覺不是全然於我無益的，九個月來，不免有時遇到支持不住的事。到了悲哀宛轉。無可奈何的時節我就茫然四顧的說，『不管他罷，這一切原都在夢中呢！』

就是此刻的突起的鄉愁，也這樣迷迷糊糊地讓他過去了！

十

只是這般昏昏匆匆地一別，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然而前天我追寫的時候，我的眼淚流的比筆尖移動得還快！亭中寂寂，濃密的松枝外，好鳥時鳴，嫣紅姹紫開遍：而我除了膝上紙筆，和一方溼透的紗巾外，看不見別的！

我寫時不須思索，沒有着力，而回憶如大河泛決，奔越四流。我恨不能百管齊下，同時描述了，每一段時間，每一個人，每一端思念！

我寫時因嗚咽而中斷了好幾次，歸結只寫了顧一失百的那一篇，而那一篇中的一小段都是無盡，每一小段能演繹到千萬言！

文藝既憑着主觀的欣賞，我寫時如雨的眼淚，未必能普遍的感動了世間一切有情。但因着字字真切的本地風光，在那篇中提名的人，決不能不起一番真切的回憶，而終於墜淚，第一個人就是我的母親！

我遠道寄回這幾篇去，我不能伴她同讀，引動她的感傷後，不能有即時笑語的慰藉，我誠何心？

然而不必傷感，我至愛的母親！我靈魂是軀殼的主宰，別離之前，雖不知離，愁深刻到如斯，而未嘗不知別離之苦。我要推却別離，沒有別離敢來挽我。爲着人生，我會自願不住的揮着別淚，作此「弱

遊！」

別的不說。只這昏昏地匆匆地一別，先在世界上絕對的承認了一個「我」的存在，爲幸已多！鄉愁每深一分，「我」的存在就證實了一分。——何以故？因我確有感受痛苦的心靈與軀殼故！

既承認了「我，」以及生命中的一切。

一切的「生命，」以及生命中的一切。

我既絕對承認了生命，我便願低頭去領略。我便願遍嘗了人生中之各趣，人生中之各趣我便願遍嘗！——我甘心樂意以別後的淚與病的血爲贖，推道了生命的宮門。

我會說：

別離碎我爲微塵，和愛和愁，病又把我圍抱起來，還敷上一層智慧。等到病又手退立，仔細端詳，灰心先去之後：我已另是一個人！

他已漸遠漸杳，我雖沒有留她的意想，望着她的背影，却也覺得有些淒戀。我要來試走，我的軀體輕健，我學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長着淒淒的芳草，我起從此走上遠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謝病與別離。二十餘年來，我第一次認識了生命！」

所以，不須傷感，我至愛的母親！憑着血與淚，我已推開了生命神秘的宮門。因着鉅大的代價，我從此

許領受人生，享樂人生。

不須傷感，我至愛的母親！悲哀只是一霎時，我的青春活潑的心決不作悲哀的留滯，日來漸慣了單寒羈旅，離愁已淺，病緣已斷；只往事匆匆追憶，難得當日哀樂縱橫，貽我以抒寫時的灑落與回味！

不須傷感，我至愛的母親往事的追寫，決不會摧耗了我的精神，有把筆的可能總未到悲哀的極致，母親寄我的信中會有：

「除夕我因你不在，十分難過，就想寫信，提起筆來，心中一陣難受又放下了筆不能再寫……」可知道了悲極，決無能力把筆！我只灑灑落落寫來，寫完心釋，投筆之後，就讓他從此成爲「往事，」不予以多一刻的留連！

往事都願撇在一邊！——現在我收了紙筆，要在斜陽中下了山亭。春光真明媚，芊芊無際的山坡上，開了萬樹不知名的黃的，白的，紅的，紫的花，內中我只認得櫻花已開，丁香已含苞，楊柳已嫩黃，與松枝的深綠，襯以知更雀的紅胸，真是異樣的鮮明！此行循着紫蘭路，也許採些野花去。

願上帝祝福母親！

願上帝祝福母親！

——五，一九一九，二四。青山

詩 新

著 士 女 心 冰

春 水

春水！

又是一年了，

還這般的微微吹動，

可以再照一個影兒罷？

春水溫靜的答謝我說：

『是的朋友！

我從來未曾留上一個影子，

不但對你是如此。』

四時緩緩的過去——

百花互相耳語說：

『我們都只是弱者！

甜香的夢

輪流着做罷，

憔悴的杯

也輪流着飲罷，

上帝原是這麼安排的呵！

青年人！

你不能像風般飛揚，

更應當像山般靜止

浮雲似的

無力的生涯，

只做了詩人的資料呵！

蘆荻，

只伴着這黃波浪麼？

趁風兒吹到江南去罷！

一道小河

平平蕩蕩的流將下去，

只經過平沙萬里——

自由的

沉寂的，

他沒有快樂的聲音，

一這小河

曲曲折折的流將下去，

只經過高山深谷

險阻的，

挫折的，

他也沒有快樂的聲音，

我的朋友！

感謝你解答了

我久悶的問題

平蕩而曲折的水流裏，

青年的快樂

在其中蕩漾着了！

詩人！

不要委屈了自然罷，

「美」的圖畫，

要淡淡的描呵！

一步一步的扶走——

半隱的青紫的山峰

怎的這般高遠呢？

月呵！

什麼做成了你的尊嚴呢？

深遠的天空裏，

只有你獨往獨來了。

倘若我能以達到，

上帝呵！

何處是你心的盡頭，

可能容我知道？

遠了！

遠了！

我真是太微小了呵，

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

白日的心情呵！

不要侵到這境界裏來罷，

南風吹了，

將春的微笑

從水國裏帶來了！

絃聲近了，

瞽目者來了，

絃聲遠了，

無知的人的命運，

也跟了去麼？

白蓮花！

清潔拘束了你了——

但也何妨讓同在水裏的紅蓮

來參禮呢？

自然喚着說：

『將你的筆尖兒

侵在我的海裏罷！

人類的心懷太枯燥了，』

沉默裏，

充滿了勝利者的凱歌！

心呵！

什麼時候值得煩亂呢？

爲着宇宙，

爲着衆生，

紅牆衰草上的夕陽呵！

快些落下去罷，

你使許多的青年頹老了！

冰雪裏的梅花呵！

你占了春光了，

看遍地的小花

隨着你零星開放。

詩人！

筆下珍重罷！

衆生的煩悶

要你來慰安呢，

山頭獨立，

宇宙只一人占有了麼？

只能提着壺兒

看他憔悴！

同情的水

從何灌溉呢？

池原是欄內的花呵！

先驅者！

你要爲衆生開闢別途呵。

束緊了你的心帶罷！

平凡的池水——

臨照了夕陽，

便成金海！

小島呵！

何處顯出你的挺拔呢？

無數的山峰

沉淪在海底了。

吹就雪花朵朵

朔風也是溫柔的呵！

我只是一个弱者！

光明的十字架

容我背上罷，

我要拋棄了性天裏

暗淡的星辰；

大風起了！

秋蟲的鳴聲都息了！

影兒欺咽了衆生了

天以外！

月兒何會圓缺？

一般的碧綠，

只多些溫柔

西湖呵，

你是海的小妹妹麼？

天高了，

星辰落了。

曉風又與睡人爲難了！

詩人！

自然命令着你呢，

靜下心潮

聽他呼喚！

漁舟歸來了，

看江上點點的紅燈呵！

牆角的花！

你孤芳自賞時，

天地便小了，

青年人！

從白茫茫的地上

找出同情來罷，

嫩綠的葉兒

也是詩情麼？

顏色一番一番的濃了，

老年人的，「過去」，

青年人的，「將來」，

在沉思裏

都是一樣呵！

太空！

揭開你的星網，

家我瞻仰你光明的臉龐。

秋深了！

樹葉兒穿上紅衣了！

水向東流

月向西落

詩人，

你的心情

能將她們牽住了麼？

黃昏——深夜

槐花下的狂風，

藤蘿上的密雨上，

可能容我禁止你！

發的弟弟

剛剛睡濃了呵

小松樹！

容我伴你罷，

山上白雪深了！

晚霞邊的孤帆，

在不自覺裏

完成了，「自然」，的圖畫，

春何會說話呢？

但他那偉大潛隱的力量，

已這般的

溫柔了世界了！

旗兒舉正了，

聰明的先驅者呵！

山有時傾了，

海有時湧了，

一個庸人的心志

却終古豎立！

不解放的行爲

造成了自由思想！

人在座上，

書在膝上，

拂面的微風裏

知是春來了。

螢兒自由的飛走了，

無力的殘荷呵！

自然的微笑裏，

融化了

人類的怨嘆。

何川寶呢？

詩人自己

便是詩了！

雞聲——

鼓舞了別人了！

他自己可曾得到慰安麼？

徵倦的沉思裏

鴿兒的絃風

將詩情吹破了！

春從微綠的小草裏

和青年說：

「我的光照臨着你了，

從枯冷的環境中

創造你有生命的人格罷！

白晝從那裏長了呢？

遠遠牆邊的樹影

都因慵得不移動了，

野地裏的百合花，

只有自然

是你的朋友罷。

狂風裏——

遠樹都模糊了

造物者塗抹了他黃昏的圖畫了！

小蜘蛛！

停住你的工作吧，

只網住些兒塵土呵！

水似山般靜寂，

山似水般流動，

詩人可以如此支配他麼？

乘客呼喚着說；

舵工！

小心霞裏的暗礁吧；

舵工審靜的微笑說：

我知道那當行的水路。

這就殼了！

流星——

只在人類的天空裏是光明的！

他從黑暗中飛來，

又向黑暗中飛去，

生命也是這般的不分明麼？

弟弟！

且喜又相見了，

我回憶中的你，

那能像這般清晰？

我要挽那『過去』的年光，

但時間的經緯裏

已織上了『現在』的絲了！

柳花飛時

燕子來了。

蘆花飛時

燕子又去了。

但她們是一樣的潔白呵！

在他顫動的啼聲中

有無限神祕的言語，

從最初的靈魂裏帶來

要告訴世界，

只是一顆孤星罷了！

在海邊的黑暗裏

已寫盡了宇宙的寂寞，

清絕——

是靜寂是清明？

只有凝立的城牆，

被雪的楊柳，

冷又何妨？

白茫茫裏走入畫圖中罷！

信仰將青年人

扶上『服從』的高塔以後，

便把『思想』的梯兒撤去了，

盡我自己在黑暗幽遠的道上

當心的慢慢走着，

我只傾聽着自己的足音，

沉寂的淵底，

却照着

永遠紅豔的春花，

玫瑰花的濃紅

在我眼前照耀，

伸手摘下來，

她却萎謝在我的襟上

我的心低低的安慰我說：

『你隔絕了她和「自然」的連結，

這濃紅便歸塵土；

青年人！

留意你枯燥的靈魂』

當我浮雲般

自來自去的時候，

真覺得宇宙太寂寞了！

鬱倦的春風

只送些『不甯』來了！

城牆——

微綠的楊柳——

都隱沒在飛揚的塵土裏

這也是人生斷片的煩悶呵！

我的朋友！

倘若春花自由的開放時。

無意中愁苦了你，

你當原諒他是受自然的指揮的，

在模糊的世界中——

我忘記了最初的一句話，
也不知道最後的一句話，

昨日遊湖，

今夜聽雨

這雨點已落到我心中的湖上

滴出無數的疊紋了！

寂寞增加鬱悶，

忙碌剷除煩惱——

我的朋友！

快樂在不停止的工作裏！

只坐在階邊說笑——

山上的樓臺

斜陽照着。

何會不想一登臨呢？

清福不要一日享盡了呵！

可曾有過？

釣磯獨坐——

滿湖柔波

看人春泛，

我願意在離開世界以前

能低低告訴他說：

『世界呵，

我澈底的了解了！』

當我看見綠葉又來的時候

我的心欣喜又感傷了，

勇敢綠葉呵！

記否去秋黯淡的離別呢？

我獨自

經過了青青的松柏，

上了層層的石階，

祈年殿

莊嚴地在黃塵裏，

我——

我只能深深的低首了！

我的朋友

不要讓春聲欺哄了你，

花色原不如花香呵！

微雨的山門下，

石階濕着——

只有獨立的我

和縷縷的遊雲，

這也是『同參密藏』麼？

燈下拔了劍兒出鞘，

細看——凝想

只有一腔豪氣，

竟忘却

血珠鮮紅

淚珠晶白，

我的朋友！

倘若你憶起這一湖春水，

要記住

他原不是溫柔，

只是這般冰冷，

談笑着走下層階，

斜陽裏——

偶然後顧紅牆

前瞻黃瓦，

霎時間我了解什麼是「舊國」了

我的心靈從此淒動了！

青年人！

只是回顧麼？

這世界是不住的前進呵，

春徘徊着來到

這莊嚴的壇上——

在無邊的清冷裏，

只能把一絲春意。

付與階隙裏

微小的草兒了，

桃花無主的開了，

小花無主的青了，

世人真痴呵！

爲何求自然的愛來慰安呢？

聰明人！

在這漠漠的世界上，

只能提着『自信』的燈兒

進行在黑暗裏，

對着幽黯的花兒凝望，

爲着將來的果子

只得留他開在枝頭了！

星兒！

世人凝注着你了，

導引他們的眼光

超出太空以外罷！

一陣風來——

湖水向後流了

石磯向前走了

迷惘裏……

我——我胸中的海嶽呵！

什麼是播種者的喜悅呢！

倚鋤望——

到處有青青之痕了！

月兒

在天下的水鏡裏，

這邊光明，

那邊黯淡，

但在天上却只有一個。

『什麼時候來賞雪呢？』

「來日罷」，

「來日」過去了，

『什麼時候來遊湖呢？』

「來年罷」，

「來年」過去了，

『什麼時候來工作呢？』

「來生麼？」

我微笑而又驚悚了！

寥廓的黃昏，

何處着一個徬徨的我？

母親呵！

我只要歸依你，

心外的湖山

容我拋棄罷！

我不會彈琴，

我只靜默的聽着；

我不會繪畫，

我只沉寂的看着；

我不會表現萬全的愛，

我只虔誠的禱告着，

「幽蘭！

未免太寂寞了，

不願意要友伴麼？」

「我正尋求着呢！

但沒有別的花兒

肯開在空谷裏，

當青年人肩上的重擔

忽然卸去時，

他勇敢的心

便要因着寂寞而悲哀了！

一 乃采白薔薇

怎麼獨自站在河邊上？這朦朧的天色。是黎明還

是黃昏？

何處尋問，只覺得眼前竟是花的世界，中間雜着

幾朵白薔薇。

你來了，她從山上下來了。靚妝着。彷彿是一身

縞白，手裏抱着一大束花。

我說「你來給你一朵白薔薇，好簪在襟上」

。她微笑說了一句話，只是聽不見，然而他我竟沒有摘，她也沒有戴，依舊抱着花兒，向前走了。

抬頭望她去路，只見得兩旁開滿了花，垂滿了花，落滿了花。

我想白花終比紅花好；然而爲何我竟沒有摘，她也竟沒有戴？

前路是什麼地方，爲何不隨她走去？

都過去了，花也隱了，夢也醒了

前路如何，便摘也何曾戴？

冰 神

白茫茫的地上，自己放着風箏，一絲風意都沒

有——

颺起來了，愈飛愈飛，却依舊是無風，抬頭望：

前面矗立着一座玲瓏照耀的冰山，峰尖上莊嚴

地站着位女神。眉目看不分明，衣裳看不分

明，只一隻手舉着風箏，一隻手指天上——

天上星繁是錯落如珠網——

一轉身忽驚西山月落涼階上，照着樹兒，射着草

兒。

這莫非是她頂上的圓光，化作清輝千縷？

是真？是夢？我只深深地記著；

是冰山，是女神，是提着天上——

一九二一，八，二十追記。

病的詩人

詩人病了——

詩人的情緒

更適合於詩了，

然而詩人寫不出，

菊花的影兒在地，

籐椅兒背着陽光，

書落在地上了——

不想拾起來，

只任他微風吹捲。

窗兒開着，

帘兒颺着，

人兒無聊；

只有

書是舊的，

花是新的，

鏡裏照着的，

是消瘦的麗兒；

手裏拿着的，

是沉重的筆兒，

凝澀的詩意，

却含着清新；

憔悴的詩人，

却感着愉快。

詩人病了——

詩人的情緒

更適合於詩了，

然而詩人寫不出！

詩的女神

她在窗外低低的叩着呢！

窸兒吹動了

窗內

窗外

在這一剎那頃，
忽地都成了無邊的靜寂。

看呵！

是這般的

滿蘊着溫柔，

微帶着憂愁，

欲語又停留。

夜已深了，

人已靜了，

屋裏只有花和我，

請進來罷！

只這般的癡立着麼？

量我怎配迎接你。

詩的女神呵！

還求你只這般的，

經過無數深思的人的窗外。

十二，九，一九二一。